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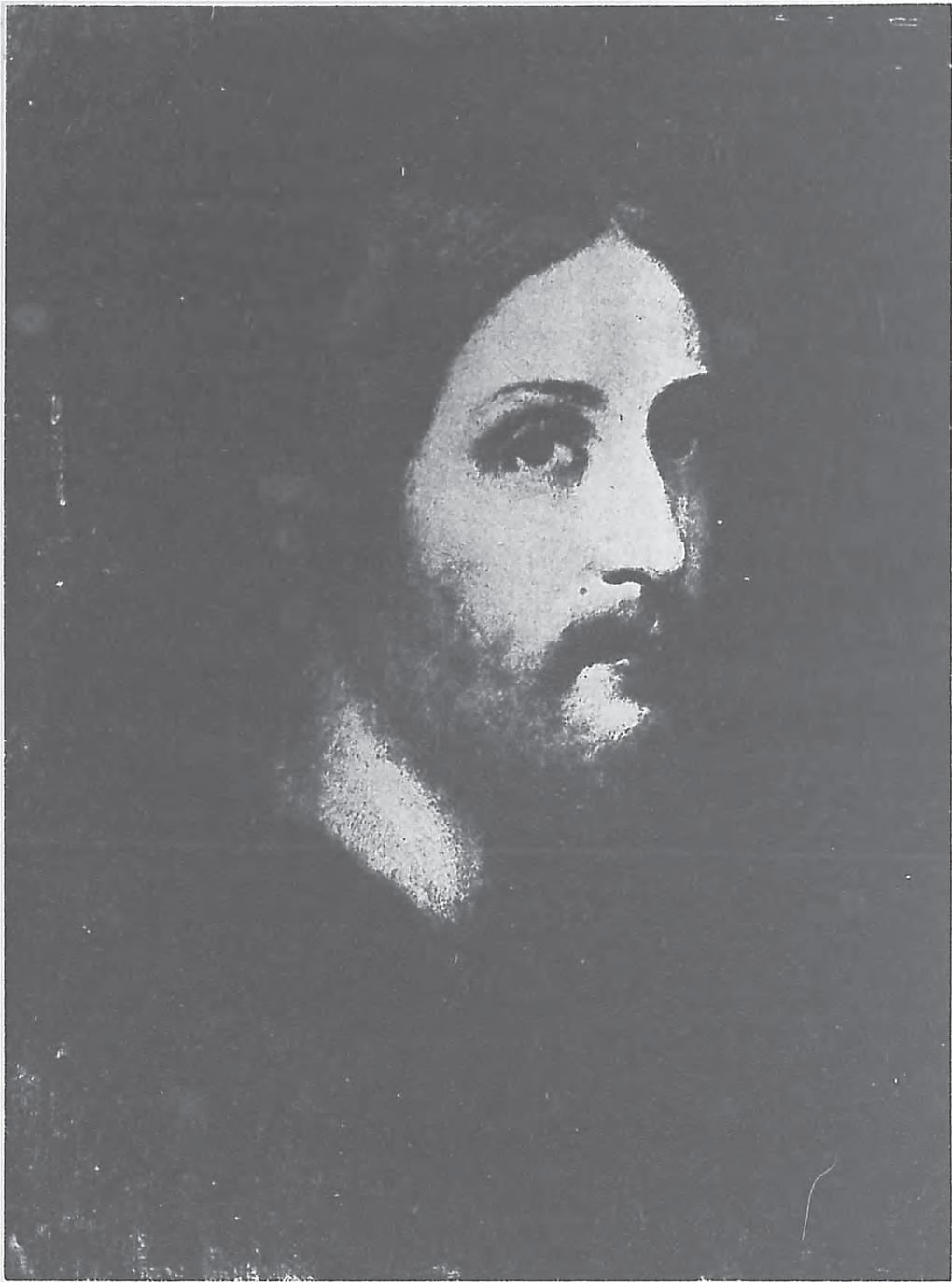


耶穌傳

中册

耶穌傳

中册



命生是我，理真是我，路道是我”

譯例

一 本書原名 *Jésus-Christ, Fils de Dieu, Sauveur*，譯名「天主子救世主耶穌基多傳」，簡稱「耶穌傳」。原著者，為法國里昂城公教大學文學院院長克利斯底亞尼 *L. Cristiani* 司鐸。原書宗旨，祇為普通信友輩，敘述吾主言行，故稱「公教家庭書籍」。上海惠大司牧選譯該書，亦因其通俗易解，適合我國信友之需要故。

二 我國信友，對於巴勒斯坦之風俗歷史，對於歐西流行之聖經問題，自然隔膜甚多。原書在歐西信友，固為通俗，然為我國人猶頗多費解之處。克司鐸時又騁筆發揮，稍感蔓蕪；其分篇斷節，或嫌參差。譯者斟酌取裁，刪削枝節，畧去徵引，改換標題，務使譯文能為我國信友，亦通俗易解。

三 本書遂譯專門名詞，以李問漁司鐸之新經譯義為根據，而旁

參新經全集，古新史畧等書；總以普遍，簡單，音切，爲標準；間有用外間報章通用名字，如巴勒斯坦，凱撒（責撒肋）等。又本書校譯者多人，中冊同上下冊譯名間有一二稍異者，例如撒殫作沙殫，熱暗，作熱黑納等，讀者不難辨明，故亦不加勘正。

四 引譯新經文字，大概依照新經全集；但該譯有嫌冗累，欠警策適勁，或未臻妥善者，畧加潤飾。聖母歌，匝加理歌，西默盎歌，則從聖母小日課，取其已經習誦也。

五 書中用聖經原文以「」，對話以「」，引用其他書籍成語等則以「」；又聖經原文中所無而中文中不得不加一二字者，則俟用七號小字標別之。

六 書中人名地名均用單豎線——至希伯來名詞則用點線……例如法利叟，拉彼，三巴，瑪日，默西亞等。

七 原書分訂三冊，譯本依之。其上下兩冊，係丁宗傑司鐸一人所譯，中冊第三編係王昌社司鐸所譯，第四編係馬士光司鐸所譯，譯

者既非一人，譯筆自難一致。

八 原書每冊前之引言，及冊末之附誌，類多駁斥歐西唯理派人妄說，或討論四聖史經文真偽，以及經文中難句難題：皆未譯。冊首附歐西名家畫耶穌像一，以資景仰。譯本末，附「救世主大事表」，及一週年主日及大瞻禮聖經目錄表一，並附以簡明醒目之巴勒斯坦及日路撒冷聖殿及日路撒冷附近地圖各一，用便讀者檢閱。

本書上冊印付時，原擬於書末再附「中西人名地名對照表」，茲因預約者多函促全書早日出版。為避免延滯見，故該表暫行取消。

九 讀者如果因本書而認識吾主言行，增加敬愛之忱，激發追隨倣效之志，則惠大司牧囑譯本書之旨趣，可謂已獲實現。倘或讀者對於聖經學發生趣味，因而嫌譯文有不詳盡處，則請閱法文原本。且克氏非聖經學專家。有志精究者，自應誦讀 *Lagarange, Prat* 等名著為是。

十 本書遂譯排印，時間偏促，倉猝成功，罣誤難免；惟希讀者原諒。如果大雅指正，不勝感謝。

目錄

參編 加里肋傳教的末期

第一章 預許聖體聖事

退居曠野 『給他們吃吧』 宗徒們遭遇風浪 步海奇蹟 啖餅者尋找耶穌 耶穌因信德而為我神糧
 耶穌因聖體聖事而為我神糧 預許聖體聖事 耶穌剴切明訓 大眾茫然不悟 宗徒堅信

第二章 伯撒達池畔起癱

羊池傍的癱子 法利叟人憤憤不平 耶穌與天主聖父 如德亞人誣疑耶穌 人子——吾主是我們的判官
 提出証據 若翰的証據 奇蹟為証 古經為証

第三章 繼續與法利叟衝突

法利叟尋事糾纏 洗手禮 宗徒未洗而食 哥爾那 眞淨真穢 宗徒請求解釋 加納婦人 吾主不肯
 顯蹟 婦人終獲所求 代加保里療愈病人 愈一狹啞 二次增餅

第四章 伯多祿明認基多……………四七

法利叟重來糾纏 求顯奇蹟 遭主拒絕 慎防法利叟的醉 伯撒意達的盲者 宗徒神目明開 耶穌親自詢問 宗徒的答話 伯多祿明白承認 『你是基多』 『活天主子』 在天大父的啓示 伯多祿明認的重要 基多教會建在磐石上 預許護佑教宗

第五章 首次預言受難 山上顯聖容……………六五

預言受難 伯多祿妄想阻止 吾主嚴加責斥 天主的計劃 棄己之訓 一個疑難 靈魂的價值 效法吾主 天國將臨 顯聖容 宗徒驚醒 雲裏神語 諭守秘密 厄利亞重來的問題 山下宗徒無法驅魔 信德大能 宗徒何以未能驅魔 二次預言受難

第六章 靈魂的寶貴美麗……………八九

天國中誰為最大 小孩般的謙遜 尊重小孩 護守天神 一個枝節問題 惡表的毒害 戒避惡表 常生與永殃 規勸昆弟 再三規勸 教會縛罪解罪之權 伯多祿問恕仇次數 討償喻 羣衆漠視吾主 聖殿收稅員 魚口取錢 申斥諸城

肆編 離鄉赴京至受難

第一章 赴京參與帳幕節……………一一三

曠幕節 耶穌和他的一弟兄們 撒瑪里人不納耶穌 入子無枕首之地 耶穌入殿 施訓退敵 罷工
律 耶穌的來源 敵方出差拘拿耶穌 活水的泉源 「耶穌是誰」的論爭

第二章 訓斥京中法利叟

一三六

耶穌留京 姦婦 耶穌為世光 警告 亞巴郎的真子 法利叟的父親 耶穌和亞巴郎 沒有亞巴郎
之前就有我

第三章 胎警者 善牧喻

一五三

耶穌出殿 胎警 奇蹟 法利叟上台了 查究 威武不能屈 耶穌安慰警者 善牧之喻 第一式比較
第二式比較 第三式比較 設喻後

第四章 遣七十二徒 慈善的撒瑪里人

一七四

聖召之一 聖召又一例 遣七十二徒 鐸曹簡章 七十二徒復命 耶穌頌謝聖父 鞭飭任輕 學士設
問 耶穌設喻 叛路和行人 撒瑪里人 耶穌的結論

第五章 祈禱方式 獻殿瞻禮

二〇一

瑪爾大姊妹 天主經 在天我等父者 前三求 後四求 禱詞典型 恒心祈禱 誠心依靠 獻殿瞻
禮 如人怒

第六章 與伯來法利叟衝突……………二二六

傳教伯來 愈二譬一瘡 法利叟造謠惑衆 耶穌辯護 壯士之喻 褻瀆聖神的罪 魔去復來 福哉耶
蘇的母親 惡黨要求顯蹟 立意中正 痛責假聖人

第七章 人生最後關頭……………二四六

勸勉宗徒 糊塗的富翁 先求天國 真寶璣 刻刻備終 神長的負担 煉獄

第八章 信仰問題……………二六二

投火 紛爭離散 神盲 悔改罷 不結果的無花果樹 僵僕癆婦 窄門 和民的成見 黑落德的恫嚇
治癒症 戒爭上座 邀請貧困者 辭席喻 背十字架

第九章 天主慈憫詠……………二八九

亡羊喻 失錢喻 蕩子喻 蕩子 慈父 長子 精明的管賬 拜金與拜主 法利叟受責 辣匝祿與某
富翁 富翁的結局 無用之僕

第十章 幾種教訓……………三一

十癩者 天國就在你們中間 基多榮降的一天 寡婦告狀喻 兩種人的祈禱

第十一章 婚姻問題 客孩近我 教友全德

三二六

休妻問題 吾主昭示婚姻正義 古教時的權宜辦法 分居不離婚 守貞殊節 客孩近我 富少年
耶穌回話 修全德的秘訣 駱駝穿針孔 棄俗從主的酬報 傍晚傭工喻

第十二章 復活辣匝祿 道經葉里谷

三四七

你所愛的病了 耶穌的淚 聖蹟 緊急會議 避居厄啡稜城 上京去 二徒覬覦尊位 開二誓目
稅吏匝蓋 授金喻 得國喻

叁編

加里肋傳教的末期

(廿九年四月至十月)

第一章

預許聖體聖事

寶，拾肆，一三一廿六·谷，陸，三〇一五六·
路，玖，一〇一七·望，陸，一一七二·

(廿九年四月)

退居曠野

『給他們吃吧』

宗徒們遭遇風浪

步海奇蹟

啖餅者尋找耶穌

耶穌因信德而為我神糧

耶穌因聖體聖事而為我神糧

預許聖體聖事

耶穌剴切明訓

大眾茫然不悟

宗徒堅信

廿九年三月，宗徒們忙着在加里肋傳教，當聖若翰保弟斯大在瑪該龍牢獄中致命的時候，宗徒們也正傳罷了教，回來再見他們的師傅。他們相遇

的地，址大約是主耶穌慣常歇足的葛法翁城。

宗徒們向耶穌報告他們的成績。

許多加里肋人擁上來圍繞着耶穌和宗徒們。他們看了宗徒們的奇事，聽了宗徒們的教訓，迫切的要來瞻仰耶穌，親近耶穌。

退居曠野 一耶穌向宗徒們說：「你們也來到曠野僻遠的處所，稍稍憩

息罷。」因為來去的人多得很，以致宗徒們忙得連麵包也沒有工夫吃。「谷，

陸，三十以下，按照瑪爾谷聖史的解釋，耶穌和宗徒們退往曠野的主要理由，是為使宗徒們在傳教時忙碌紛擾之後，有休息身體收斂心神的機會。有的歷史家猜想：耶穌聞得了若翰致命的消息，因此退往曠野暫時躲避。這也許是可能的。耶穌受苦難的時候還沒有到，所以不願意和黑落德起什麼衝突；因此暫時離去這暴君的轄地了。

羣衆眼看耶穌率領着宗徒，上小船，到若爾當河東岸，伯撒意達城去；那邊已是斐理伯封君的轄地，上岸穿過了這小城市，耶穌和宗徒們原應進入

那荒漠的曠野。

但宗徒們的寂寞，不多時即遭打破。有些人見到耶穌和徒弟們上船。他們眼看小船的行動，即猜着了小船的去處。耶穌去了，這消息霎時間傳佈各處。許多人立刻成羣結隊，繞着底伯里亞湖走去。等到耶穌的船到岸，岸上已是人頭擠擠，恭候耶穌到來了。

羣衆這樣緊隨耶穌，真如無牧之羊尋覓牧人一般。耶穌因此大發慈心，殷勤訓誨，一直講論到太陽西落的時候。

「給他們吃吧。」

「時候已很晚了。徒弟們走上前向耶穌說：『這裏是曠野，時候又已很晚。叫衆人回去罷，可到鄰近村莊上去買些東西吃。』耶穌

答應說：『你們自己給他們吃罷。』」

吾主講這話的時候，一定見到宗徒的驚奇，因而顯着微笑。但他依然轉身向斐理伯說：『那裏可以買到饅頭給這些人吃呢？』若望聖史敘述這一枝節時添寫說：『耶穌講這話是爲試探宗徒，因他知道明白他將要做的事。』

斐理伯是個辦事老練的人；他答說：「就是二百銀圓的饅頭，（當時一銀圓約可購十四公斤饅頭，）也不敷使他們各人分得些許。」不錯；當時在場的人，大約有五千多；女人小兒，還不算在內。

耶穌說：「你們有多少饅頭？去看看罷。」

安德肋回答說：「這裏一童子帶着五個饅頭二條魚；但爲這樣多人，濟得甚麼呢？」

但是耶穌吩咐宗徒們，把羣衆分開；五十個男人一隊，各各坐在草地上等候進餐。

一切都準備好了。充滿着能力和奧義的大奇蹟也出現了。

吾主耶穌一取了五個饅頭和二條魚，抬起眼睛望着天，祝了福。他分析這些饅頭，授給徒弟們去分送衆人，他又將二條魚分給衆人。衆人都吃了，且是吃得很飽。一饅頭和魚，源源不絕地分出去；整天挨餓的羣衆，都放開肚子，

各隨其意的吃，也吃不完。

這增餅奇蹟，真是喻象聖體聖事中神恩神寵的充盈洋溢。但天主的恩惠，不可作賤狼藉。耶穌向徒弟們說：「殘餘塊屑，都要收拾起來，不可任其散失。」他們即去收拾；吃過的五個饅頭的殘塊碎屑，竟充滿了十二大筐。

那時候衆人的情緒自然非常熱烈。他們想：發這樣大奇蹟的人，定然是默西亞了，定然是如德亞人所久已渴望的救主，不是那救人靈魂、給人常生的救主，但只是驅逐敵人的救國偉人。有些人竟然大聲呼喊，要催迫耶穌進入日路撒冷，要擁護他做國王。

但他們的謀劃尙未成熟，耶穌早就吩咐宗徒們先上船赴葛法翁去；他自己則遣散羣衆。宗徒們上船去了；羣衆也分頭散去；從熱烈情緒而生的妄想，也雲消煙散了。耶穌獨自一人退往僻靜處，興功祈禱。

聖史們的記載，吾主耶穌每每在舉辦大事之前，專心祈禱。這番祈禱的特別意義，想必是爲明天的大事：默啓聖體聖事的奧蹟，這一件無窮仁愛的

與蹟。增餅的奇蹟雖然偉大，也不過是預許聖體聖事的準備和機會罷了。

宗徒們遭遇風浪

宗徒們奉命開船，心中很不高興。加里肋的春天，日間

已是很暖；但傍晚天氣轉涼，湖面上風漸吹漸大，大約夜間免不來要有大風浪了。況且宗徒們在那時候，猶是俗念充心；他們的一救世主一觀念，和如德亞一般人的觀念，沒有差別。他們眼看增餅奇蹟，和衆人熱烈擁護的表示，就想他們的師傅做大皇帝的時候到了，他們自己也可有權有勢，作威作福了。不料耶穌竟然不睬羣衆的熱誠，竟然叫宗徒們開船去冒風浪；宗徒們自然覺着掃興。

這番狂風惡浪的吹來，或者也是懲戒宗徒們的沒有欣勤聽命罷。當着耶穌在山上祈禱的時候，宗徒們正在和風浪肉搏。他們用盡氣力打槳，但逆風當頭，小船老是不能前進。

耶穌在山中並未忘却宗徒，瑪爾谷聖史記載說：「耶穌見他們打槳得很疲乏了，約摸在四更時分，便步行海上，走近他們。」可見耶穌時時刻刻關

懷宗徒們。

這樣的關懷，正是吾主關懷其教會的縮影。聖教會恰像一隻小船，惡浪包圍，狂飈襲擊，顛簸搖蕩，有時竟像快要覆沒一般。駕駛這小船的宗徒，當着萬般凶險，幾乎想是遭吾主棄絕了。豈知就在這時候，吾主在天上深深地關懷着他的教會；但等試探的期限一滿，就要踏平那萬般凶險，親來援救。

步海奇蹟

四更時分，約合着早晨三下鐘。那夜又在巴斯卦瞻禮前幾日，故恰值是新月將圓了。耶穌在海上步行，幾乎將走過宗徒們的小船。月光之下，宗徒們見有人在海上行走，猜想是怪物，因此嚇得大聲喊叫。

這一點爲我們也有很好的教訓。有時耶穌像是捨棄我們了；其實他就在我們左右，只是不清楚地顯示。但我們神目不明，不認得他，甚至把他當做怪物。豈知他單等候我們心中的叫喊，他就要和我們親密談話了。

那時候耶穌向驚喊的宗徒們說：「放心！就是我。不要害怕！」

瑪竇聖史記載說：「伯多祿當時就喊說：『主，倘果真是你，請你命我踏』」

着水面走向你來。耶穌說：「你來罷！」伯多祿跳下船，走在水面上，向耶穌那邊去。但他見風勢猛烈，便害怕起來；他覺着他開始要陷溺下去了；他大叫：「說：『主，救我！』立刻耶穌伸手拖住他，向他說：『信德淺小的人！爲什麼你要疑惑呢？』」一寶，拾伍，廿八—卅一。

瑪爾谷聖史沒有記載這回事；想必因爲伯多祿不願講他自己也會在海上步行。但這裏瑪竇所描寫的一段，真能使伯多祿的性格，活躍紙上。他是一個性情躁急的人。他一遇着事情，就想冒險做去；但始初的衝動，不多時便消沉下去，無力抵抗危險了。

耶穌登了宗徒們的小船。風也停了。宗徒們心中格外害怕；因爲他們還未懂得餓頭的事情，他們的心還是茫無所知。一谷，陸，五一—五二。

這幾句瑪爾谷聖史所添的話，究竟作何解釋？大約當是指出：一則宗徒們不懂增餅奇蹟的真義，也想附和如德亞人擁戴耶穌做皇帝；二則宗徒們很不高興地上了船，如今遭着風浪，顯是應受的罰，因此心中不安，深怕耶穌

再加責備。

但耶穌的慈善，終安定了他們的心，并且堅固了他們的信德。為此瑪竇聖史記載說：「在小船內的人，都來跪伏耶穌前，說：『真的，你是天主子。』」宗徒們如今信德堅固，明認耶穌是「天主子」；這裏的「天主子」，雖然未必有與天主同體的意義，但這樣的信德，也教使宗徒們容易領受聖體聖事的預許，並那般高妙的道理了。

耶穌和宗徒們在船上，不多時就一到了岸，在日拉撒那邊。他們下了船。本地認識耶穌的人，立刻跑遍全境，把病人放在榻上，抬到耶穌所在的地方。耶穌到了一處，不論是鄉村或城市，大家把病人放在街道，求耶穌准許他們摸摸他的衣裙。那些摸着的人，病都好了。」谷，陸，五三一五六。

啖餅者尋找耶穌

耶穌在日拉撒及附近地帶，療愈病人的時候，湖的那邊的羣衆也正在忙碌着。吃過奇餅奇魚的人，大多數當然已經散去了。但昨天想擁護耶穌做國王，而被耶穌遣散的那些熱烈分子，很是躁急着尋找耶穌。

蘇。

若望聖史陸，廿二以下，講論他們說：「（增餅的）下一天，立在湖那邊的許多人，知道（昨天）那邊祇有一只小船，而且耶穌沒有和宗徒們一同上船，只是宗徒們獨自去了。」這是他們所辛苦探得的關於昨天的消息。如今一有幾只船從底伯里亞湖開來，停在相近耶穌謝上主後，而分給他們吃饅頭的地方。衆人見耶穌和宗徒們都不在場，他們也登了船，到葛法翁去尋找耶穌；在湖的那邊找到了他，他們向他說：「師傅，你什麼時候到這裏的？」

他們問得很不客氣。同時，他們也必發顯一副不耐煩的神情。耶穌看透他們的心事，也出乎尋常的，嚴厲地向他們說：「我老實告訴你們。你們尋找，並非是因爲看見了奇蹟，但是因爲吃饅頭吃得飽了。」他們心中充滿着血肉的觀念；但耶穌要他們勿挂慮着養活身體的形糧，而去尋求養活靈魂的神糧。「你們不要尋求能朽腐的糧食，但該尋求人子所要給你們的，存留着爲得常生的糧食；因爲父已經把他蓋着印號了！」這就是說：你們仔細考量

所眼見的奇蹟罷；這些奇蹟，就是天主聖父加於人子的印號，為證明他的傳教確自從天主而來。你們該領受人子的教訓；你們該懂悟他的使命，並非為人謀物質的幸福，但是為人獲得常生。

無如這些人俗見充心，竟然反駁着說：「為尋求天主的事業，我們該做什麼呢？」耶穌答說：「天主的事業，就是該相信他所遣使的人。」耶穌所要他們做的，原只是承受信德，承受這靈魂上的基本糧食。但他們更傲慢地反駁說：「你做了什麼奇事，教我們看見了而相信你呢？你幹了什麼呢？我們的祖宗在曠野中曾吃了瑪納，恰如（經上）寫着說：（上主）給他們吃從天而來的糧食。」

那時羣衆中間，定有些通達古經的人。他們只知吹毛求疵，只想要耶穌再發一新奇蹟；他們偏不肯用心體會耶穌已發的奇蹟。這五餅二魚吃飽了五千多人的大奇蹟，為他們還是不穀！

耶穌因信德而為我神糧

耶穌回答這些人說：「我老實告訴你們：並不

是梅瑟給了你們從天而來的糧食，但是我的父親給你們從天而來的真糧；因為天主的糧食，是從天而降，賜給生命於世上。

吾主向他們講靈魂的，永生的神糧；但他們老是挂念着肉身的糧食。因此他們說：「主，請你常常賜給我們這樣的糧食。」

耶穌回答說：「我就是生命之糧。誰來近我，就不會覺餓；誰信我，就終不會覺渴。」吾主曾向撒瑪里婦人，講了同樣的話；但今番的加里肋男子，却比不上她的聰明，更比不上她的謙遜受教！他們眼見耶穌的奇蹟，却還不肯相信耶穌。

耶穌接着講勸，要他們懂得：他自己從天降世，是為承行聖父的意旨。可是聖父的意旨，是要耶穌賜給人靈魂的生命，並不是賜給世界的權勢，肉身的快樂；聖父的意旨，是要人相信耶穌，才得救己。靈魂，為此看見吾主而相信吾主的人，吾主不但不拒絕他，還要賜給他永遠的生命，還要在世界末日使他復活。這樣高妙的道理，可是聽者毫不在意；他們雖看見了吾主，但總是不

肯傾心相信。

從上邊這些話看來，可知救靈的第一條件，是信仰耶穌。耶穌是我神糧；信仰耶穌，就是取用這神糧。信德養活靈魂，真如飲食養活肉身。接受耶穌的教訓，有如放食物在口內，心中把這教訓再三體味，有如食物在胃中消化。因此全心信仰耶穌，獲得信德的神光神力，有如食物消化之後，營養軀體，加增精力。這信德貫透了我們的心；我們的生命，自將全部改觀。因着信德，耶穌真成了我們的神糧！

耶穌因聖體聖事而爲我神糧 無形可見的信德，果是極要。但吾主耶穌沒有忘却我們是有軀殼血肉，能感覺形體的人；要我們的心懂得相信，最好是也有東西接觸我們的口眼身體。

說吾主因信德而是我們的糧食，還只是一種喻言。但吾主更願使喻言化爲實在，更願給我們一個久長的、實效的象徵，以表現他真是我們的神糧。這就是聖體聖事。原來增餅奇蹟，無非是聖體聖事的預象；而信德爲神糧的

講勸，也無非爲準備聽者接受聖體聖事的啟示。上智底計劃，是使人見奇蹟而發生信德，再使人抱着信德，而在聖體聖事中領受吾主。

可惜那天聽吾主妙訓的如德亞人，心地狹小，志趣卑下。他們只知藉藉私議：這木匠若瑟的兒子耶穌，大衆認識的耶穌，怎麼該是從天而降的呢！耶穌教他們提高心神，他們却只會存世俗見識。

預許聖體聖事

耶穌重新提醒他們說：『我就是生命之糧。』好像說：你們若相信了我，我就是你們的神糧，給你們常生的性命。但爲我無比的愛情，這還是不穀。我的身體，——不久就要爲你們而傾流寶血，釘死十字架上的身體，——也要在聖體聖事裏，做你們天天領受的糧食。

我們恭聽吾主自己的話罷！『從天降下的活糧，就是我。誰若吃了這糧食，就永遠生活。我將來給的糧食，就是我要爲世人的生命而捨去的肉身。』我們知道：這末句話的意義，是指在加爾瓦畧山做成的救贖工程。吾主全全祭獻了他的聖身，爲我們贖罪過，爲我們邀常生。這末句話，又和建立聖

體聖事時的話：「這是我的身體，爲你們而捨去的。」路，念貳，十九。遙遙相對。吾主此番所講的話，明明是指着他將建立的聖體聖事，明明是預許把他的真身做我們的糧食。

但那時的聽衆，並不如此。我們已知道了吾主怎樣建立聖體聖事；他們不懂得耶穌的話，原來無足怪異。但他們既然看見耶穌所顯的許多奇蹟，他們應深信他的權能，應謙恭虔誠地求吾主給他們詳細解釋。無如他們不肯虛心受教，只是一味胡鬧；他們彼此議論着：「這人怎麼能把自己的肉身，給我們吃呢？」他們的胡鬧，自然不合理；但爲我們反有好處。因爲他們使耶穌不得不懇切地講明聖體聖事。

吾主剴切明訓

耶穌給他們說：「我老老實實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飲人子的血，你們就沒有性命在你們自己裏邊。」

「誰吃我的肉，飲我的血，就享有永遠的生命；到了世界末日，我還要復活他。因爲我的肉真是食品，我的血真是飲料。」

「誰吃我的肉，飲我的血，就住在我內，我也在他內。」
「就如我的生活的父親，遣發我來，我就爲父親而生活；同樣地，那吃我
的人，也要爲我而生活。」

「這就是從天降下的糧食，不是如同你們的祖宗喫了瑪納也死了；誰
吃這糧食，就永遠生活。」

寫這些高妙的辭句的聖史，在建立聖體的晚餐時，曾安息着在吾主的
聖懷內。從此以後，他定必時常在聖體聖事之中，沉思默想吾主的無限恩情。
他牢記着吾主的聖訓，他終於把這聖訓傳給了後代。世世代代的信徒，在這
聖訓內，獲得了無數的神味神樂，並深深地瞻仰這養活人靈，並使人與主結
合的絕大奧蹟。

養活靈魂，並使人與主結合：這聖體聖事的兩大奇效，即使寫了一大部
書，也不敷發揮。聖體聖事的對於靈魂，真如飲食的對於肉身。牠使靈魂生活，
強壯；牠療治靈病；牠暢快人心；牠使人漸漸與主結合，終至實現保祿宗徒的

壯語：「我生活；不是我自己生活，却是甚多生活於我！」

大眾茫然不悟

耶穌預許這絕大奧蹟，把自己的聖身聖血做人的神糧。他說的話，不能更明白了。但是在葛法翁會堂聽他教訓的人，不肯謙心信從；因此憤憤而去，自不必說。甚至有些跟從耶穌的門徒，也不懂得：耶穌的上智和大能，自有奇妙方法，把自己隱藏在麵酒形下，使我們吃他的肉，飲他的血。相反，他們以為必須把吾主聖身，撕成萬塊，皮肉狼藉，鮮血淋漓，這般地去吃他肉，飲他血。因此他們覺得師傅的話，出乎人情之常，怎能教他們接受。

耶穌見自己的門徒，也心生疑怪；特地提醒他們：他們聽了這樣話就要奇怪，假使他們看見吾主升到原先所在之處，——即是說，回到天堂，享受天主性的光榮福樂，——他們更要怎樣奇怪呢？

耶穌又指點他們：聖體聖事，究竟和平常飲食有分別。這聖事的神效，決不單係於機械式的領受。因為使靈魂生活的是神。天主聖神的德能，在人心內賜給神光神寵，使人全心信從吾主的話而去領受他的體血，才能獲得聖

事的奇效，才能與吾主心心相合。

但是這些門徒沒有得到信德的大恩，老是疑怪不信，耶穌明白他們的心境，所以重新向他們說：「我早給你們說過，若不是我父賞賜，誰也不會來就我。」因此讓他們離去了。

宗徒堅信

大衆人走了，門徒們也走了；剩下的只有十二宗徒。吾主自然不免傷心，因此問宗徒們說：「難道你們也要去嗎？」熱血滿腔的伯多祿搶先回答說：「主，我們到誰那邊去呢？你有常生的言語。我們相信，也知道，你是天主的聖者，你是基多，天主之子。」

伯多祿代表其他宗徒，發這忠誠的表示；別人可離去耶穌，但他們十二人，完全信仰愛戴耶穌，終不會離去。

伯多祿的話，固是出於一片好心。但耶穌早就知道他們十二人中，有一魔鬼，有一將負賣師傅的惡徒，答斯！吾主預許聖體聖事，發顯他對於人類的無限恩情；這人面魔心的惡徒，却總是冥頑不化；真是使吾主怎樣傷心呢！

第二章

伯撒達池畔起癱 望，伍，一—四七。

(廿九年六月)

羊池傍的癱子 法利叟人憤憤不平 耶穌與天主聖父

如德亞人誣疑耶穌 人子——吾主是我們的判官 提出証據

若翰的証據 奇蹟爲証 古經爲証

按照聖經學家的公論，若望經記載伯撒達池傍療愈癱子的事，伍章原應在預許聖體聖事陸章的後面。不知怎麼樣，兩章文字的先後次序搗亂了。或者出自若望自己的無心誤排，也未可知。爲此我們先在上章講了預許聖體聖事；然後在本章講羊池傍療愈癱子的事。

耶穌在葛法翁會堂裏辛苦講道之後，我們可設想他和忠信的徒弟們，

不得不暫時度僻靜的生活。這廿九年的巴斯卦瞻禮，——他傳教生活進入第二年了，——他大約就在加里肋度過，等到了五旬瞻禮，他方才上日路撒冷去。但若望聖史單說是一個如德亞人的瞻禮，沒有詳細指定。

羊池傍的癱子

——在日路撒冷靠近羊門的地方，有一池子；希伯來話叫牠伯撒達。牠有五個遊廊。廊內躺着許多病人；瞎的，癩的，癱瘓的；他們等着池水動盪。因為上主的天神，按時候下池子，叫水動盪；水一動盪，先下去的那一個，就百病得痊。

耶穌和宗徒們，也來到這池傍看看。在許多擁擠着的不幸人中，有一個三十八年不得行走的癱子；他要算是比衆不同的可憐了。——耶穌見他躺着，知道他病的久了，就問他說：「你願意病好麼？」病人答說：「主，我沒有人，等水一動，就攜我到池裏去；我方才去時，別人早已先我下去了！」耶穌給他說：「起來，拿你的榻，走罷！」那人立刻就病好了；拿起他的榻來，就走。」

這癱子似乎很愚笨，沒有受過教育。他聽從耶穌的吩咐，竟不猶豫地起

來了，拿了柵走去了。他並不查問恩人的尊姓大名；他也不顧慮安息日的禁律。他只知道他病好了，他只管拿着躺了三十八年的板柵，向外走去；向他的

大恩人，恐怕連謝都沒有謝一聲！

法利叟人憤憤不平

假善的法利叟，自命爲古教教律的實行家，保護人；

他們解釋教律，極盡其繁瑣苛細的能事；他們以爲安息日不但該罷工，就是拿着物件行走，也該禁止。我們的癱子正在街走上時，自然有人攔着去路，向他說：「今天是安息日；不准你攜帶你的柵。」他回答說：「那位看好我病的人，給我說：『拿你的柵，走罷！』」

這癱子的回話似乎很自然，很平凡；但其中却有他自己想不到的深意。他拿着柵走路，並不是有意違犯安息日的禁令，況且這禁令的原意，並不涉及這般小事；他只是執行那奇人的命令。他好像說：你們不必向我這可憐人爭長論短；你們去向他講理罷；他既然做了大奇蹟，一句話就療愈了三十八年的癱瘓；我怎能不聽他話，拿着柵走呢！

這些如德亞人，自信通經明律。他們知道許多先知古聖，發了奇蹟，教人們相信他們是奉着天主的使命。如今他們聽了癱子的話，理應推究這奇蹟的真相，而叩問上主的旨意。豈知他們閉着眼不願看這奇蹟，單想尋找誰叫這人幹他們所不准的事。他們單是傲慢地問癱子說：「那一個人給你說：拿着榻走呢？」無如這癱子沒有留心着：療愈他病的是什麼人；他不能回答。如德亞人也只得暫時憤憤地走了。

吾主耶穌一句話療愈了癱子；廊下的許多人，自必格外擁擠，爭先上前看這癱子。耶穌便悄悄地退出了人羣。過不多時，耶穌在聖殿內遇着了癱子，向他說：「你現在病愈了；可別再犯罪了；否則恐怕你要遭着更大的禍患。」這人的惡病，大約當是年輕犯罪而遭致的。因此耶穌囑咐他小心，不要再犯罪，免遭更大更重的罰。

如今癱子知道了：療愈他的人就是耶穌。他老實地向衆人報告。他的愚蠢，自然覺不到法利叟的惡意，因此也向他們報告：是耶穌治好了他的病。教

他拿着柺行走呢。

法利叟們想起了和耶穌有過的種種衝突。法利叟自命聖潔，因此拒斥一般罪人；而耶穌反斥責他們的偽善，而親近罪人。法利叟趨附權貴官室；而耶穌反稱讚神貧，愛慕窮人。法利叟對於安息日的遵守，加緊他們的偽善態度；而耶穌故意相反他們的行爲。可是他們心地不光明，說話不得響亮；祇有安息日的問題，尚可借來和耶穌尋事。如今好機會來了。他們便丟却癱子，去找耶穌，以便發洩他們的怨恨。

耶穌正在等候他們到來。他們無理的質問，正是他宣講真理的好機會。**耶穌與天主聖父** 耶穌回答法利叟的話，當然是很詳很長；但聖史所記載的，只是循着慣例，撮述些大要而已。耶穌給他們說：「我父到如今常有作爲，我也有作爲。」這句簡單的話，其實有極大關係，包括了極多極深的意義。

安息日只是天主爲人所定的法律；天主自己並不受這法律的束縛。何

况天主保存宰制這世界，何曾有須與停止工作？天主聖父在安息日有所作為；聖子耶穌在安息日也有所作為。天主聖父是在安息律之上；聖子耶穌也是在安息律之上。不但無遵守的責任，並且有全權改革呢！

耶穌早已說過：『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谷，貳，二八。但這裏耶穌簡直把自己和聖父平等相比。他那天講論時，定必把這意思，詳細解釋發揮；如德亞人明白他和天主聖父的關係，並不與其他受造物一般。他是天主聖父的真子，他是與父並尊同行；然則他也是天主了！

如德亞人誣疑耶穌 這樣的宣言，真如晴天霹靂。如德亞人理應由震驚而信從了。但他們竟然不肯謙心受教。雖則明白懂得耶穌的話，但他們終是拒絕不信。不但不信，他們一因此就更想殺他，因為他不但犯安息日，還稱天主為他父親，把自己與天主同等相比。一

耶穌要如德亞人見了奇蹟，聽了奇言，認識他是天主真子，真天主而又真人，認識這降生的中心奧義，這救靈魂的根本道理。豈知他們反而立意殺

害耶穌。他日蓋法衙中定耶穌的死案，也就爲了吾主明認他是與父並尊的聖子。

按理而論，人們對於這般奇特的宣言，只能有兩種態度：或是謙遜接受，而信從承認吾主；或是頑固拒絕，而責斥發言者爲妄人，爲褻瀆天主。因爲如果不是與天主並尊，而竟胆敢與天主相比，自是絕大的侮辱天主。如德亞人既不肯信從吾主；自不得不把褻瀆的罪名，誣控吾主。

吾主答辯 這樣的誣辭，真是絕大荒謬。吾主爲駁斥他們，特舉出自己與聖父同心同德，息息相依，毫無軒輊。『我老實告訴你們，爲子的，憑自己不能做什麼；不過做那看見父所作的。凡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樣做。因爲父愛子，凡父所做的一切事，都顯示於子。還有比那些事更大的工程，足以叫你們驚訝的，也要顯示於子。如同父能復活死人，給他們生命；子也是一樣，能隨意叫人生活。』

過後在受難的時候，耶穌回答大司祭蓋法的詢問，承認自己是真天主

子；那時耶穌就警告他們，人子將要審判萬民。如今耶穌爲促發這些法利叟的覺悟，也提出他至高無上的審判權。

人子有審判全權

如德亞人看耶穌當作毫無能力，因此任意仇視誣枉，

甚至要殺害他。但他們錯誤了。他有一日要審判萬民呢！天主聖父立他做普世的審判者。他真是人心的君王。「父不審判人；他把審判的全權給了子；使衆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般。誰不尊敬子，就是不尊敬遣發子來的父。」耶穌又再三發揮這端道理，講明他復活死人，和審判萬民的權能，並講明人欲救己靈魂，必須信仰他。

我老實告訴你們：誰聽我的話，又相信遣發我來的（父），這人必獲常生，不受審判（不被定罪）；乃是脫了死亡，入於生活了。

這樣的話，可說是全部福音經中最清楚，最可奇的話了。我們信仰耶穌，和信仰天主聖父一般；我們欽敬耶穌，和欽敬天主聖父一般；總之，我們的全部宗教，是根源於吾主耶穌這樣的啓示。

提出証據。耶穌要我們信仰他；但也要我們的信德，並非盲目的，並非無根無據的，而實是超出乎人悟之上，却又完全合乎理性。爲此他提出了許多証據，以証實他的啓示。

原來吾主耶穌的道理，便是他不能說謊的証據。福音經中每一行，反映着發語者的光明正大，謙虛和平，句句入情入理，却又句句高妙非常；這爲我們研究福音經者，真是一最可動心的証據，使我們信從耶穌的道理。但執迷不返的如德亞人，自然不肯賞識這福音經內在的証據。爲此耶穌向他們說：「我若自己証自己，（你們要以爲）我的証不真。另有一位証我的，我知道他的証是真實的。」

這「另一位」是誰？從下文看來，便知是天主聖父爲聖子作証。

聖父所給的証據，可分三式。天主遣發若翰報告吾主降來；天主又賞給耶穌做異蹟的奇能，爲証耶穌的道理；況且天主早已在古經中，預報聖子救世的工程。我們按照耶穌的話，把這些証據，逐個考察罷！

若翰爲証

吾主未曾傳教之時，聖若翰已在若爾當河畔，向如德亞人講勸了。因此耶穌提醒聽衆，那時他們自己曾做的事。「你們從前遣人到若翰那邊去；他却給真理作了証。」他恰似點着的一盞明燈；你們却願在他的光下，歡樂一會兒。」

當耶穌講這番話的時候，若翰大約已經死了。他責斥無道昏君的大無畏精神，他捨身成仁，視死如歸的勇氣；定必傳遍了衆人的耳，激發了愛國義士的心。僞善的法利叟，也許會想拉攏若翰的名聲，做他們的護符。爲此耶穌譏刺他們說：你們却願在他的光下歡樂一會兒；豈知若翰的使命，只是爲引人歸向救世主呢！

按着若翰的偉大人格而論，他的証據，定是也十分偉大。但奇蹟之証，更易動人耳目。

奇蹟爲証

現代的一般胸懷成見的科學家，——卽是沒有科學精神的科學家，——以及一知半解、拾人唾餘的科學崇拜者，聽了奇蹟二字，便要掩耳而

走，或者更要惡聲詈罵。有些人只把耶穌當做一個爲人道主義而犧牲性命者；因想福音經的道理或有可取；但福音經中所講的種種奇蹟，定須掃除淨盡。這無非因爲這些奇蹟，正是證明吾主的神聖使命，聖子與聖父同尊的鐵據。又何怪他們不肯承認呢！

但是鐵據屹然峙立。請聽吾主自己的話罷。「我有的證據，比若翰的更大。因爲父所交給我，叫我做成的事，——就是我所做的那些事，——明証我是父所遣發來的。」

吾主這樣重視奇蹟的證據能力。他在末夕晚餐後，將更明白說：「我若

在他們中，沒有做過別人所未會做過的事業，他們可以沒有罪。」一 卷，拾伍，二

四 如今他們見了奇蹟，反而仇恨耶穌，謀害耶穌，真是罪無可追了！

奇蹟是天主的印號，爲証天主所遣發的人，所啓示的話：這是當時如德亞人所明認、公認的。尼各德莫訪見耶穌時，親自向他說過：「師傅，我們知道你是從天主來的一位明師，因爲人若沒有天主與他相偕，必不能行你所行

的這些奇蹟。『望，卷，二。』

天主上智的宰制世界，原是使人因着事蹟而認識天主。萬物的奇妙，使人認識天主的權能；奇蹟更是超越萬物的公律，而使人認識天主遣發聖子，救贖世人的奧秘。『遣發我來的父，自己明証了我。你們從來沒有聽到他的聲音，見過他的面。』但你們既已看了奇蹟，怎麼還不肯信從所明証的事呢！

古經爲証

吾主所做的奇蹟，如德亞人猶可推託沒有習慣看見，因此一時難悟。但他們古經上，早就預報着吾主，給吾主作証了。『天主的聖言，你們也沒有放在心內；因爲你們不信他所遣發來的。你們詳細考察聖經，因爲想在經中可以得着常生（豈知）聖經原是給我作証！你們竟不肯到我這裏爲得那生命！我不受從人來的光榮。但我知道你們心中沒有天主的聖愛。我因我父的名而來，你們不肯收納我；若有人因自己的名而來，你們反要收納他。你們不求從惟一天主來的光榮，但求（人們）彼此相加的光榮；怎能信從我呢！休想我要在父前控告你們。控告你們的，就是你們所依望的梅瑟。因

爲你們若果然信從梅瑟，也必信從我；因爲梅瑟只是記載了我。你們若不信他記載的，怎麼能信我的話呢！

如德亞人，自稱恪遵梅瑟的教訓，因此不肯信從耶穌；豈知梅瑟所訓，正只是令人信從耶穌。天下糊塗事，有如此者！但今日也有許多人，自謂服從理性、擁護理性，因此而排斥宗教，拒絕信德；豈知天主賜人理性，原爲準備人接受信德呢！

第三章

繼續與法利叟衝突

賣，拾伍，一—三九
谷，柒—捌，一—廿五。

(廿九年六月底—七月初)

法利叟尋事糾纏

洗手禮

宗徒未洗而食

哥爾那

真淨真穢

宗徒請求解釋

加納婦人

吾主不肯顯蹟

婦人終獲所求

代加保里療愈病人

愈一羣啞

二次增餅

法利叟尋事糾纏

我們已經說過：若望經伍章應在陸章的後，柒章首句

恰巧接着說：「從此以後，耶穌就遊行加里肋，不願往如德亞去，因為如德亞人打算殺他。」別的聖史，也記載日路撒冷的法利叟們，正在那時候（廿九年五旬瞻禮後，即是六月中間）窘迫磨難耶穌。

瑪爾谷聖史記載：一法利叟和幾個經學家，從日路撒冷來會見耶穌。他們並非來謙心領教。他們只想吹毛求疵，尋捉吾主或宗徒們的長短。這件事並不難。因為加里肋人，每每恪守梅瑟的法律，但毫不熟悉經學家的註疏解釋，也顧不得那許多繁文細節，——這些法利叟所稱為古人傳下的慣例。因此在法利叟眼中，加里肋人違章犯規之處，幾乎觸目皆是。

耶穌在聖京時，責斥了他們。他們懷恨更深，於是追隨着耶穌來到加里肋，和他尋事糾纏。

洗手禮

初次的糾纏，是為洗滌手指的事。瑪爾谷寫着說：「原來法利叟

和如德亞人，拘守着古人的傳授，非把手頻頻洗滌不食；從街市回來，也非先洗手不食。還有許多別的傳下規矩當守：洗杯，洗壺，洗銅器洗，牀榻。」

要知這些規矩，並非為衛生起見。當時的經學家把這種洗滌當做宗教上的職務。沒有洗手而食，——說得更準確些：沒有洗手指而食，——他們當做得罪天主。至於衛生，他們原是絕對不注重。他們煩苛偽善的傾向，更把這些規

矩，加緊到荒謬可笑的地步。譬如一個法利叟上市去了；在他不知不覺中，定必撞到了幾個異教人。他被外教弄髒了！因此他兩次沖洗手指還不敷；他竟須用大量的泉水或井水，把雙手連肘洗滌長久，才算免罪。其他類此可笑的事，很多。但這都是法利叟派的經學家，趁着私意，妄自添加出來。梅瑟的古律並不如此煩苛；勒味經拾伍章，詳論洗滌取潔諸律；但食前洗手之規，提也沒有提及。況且巴勒斯坦地方，水量很不豐富，尋常人怎能守得法利叟的規例呢！

但繁文縟禮的嚕蘇磨難，還不算是大害處。法利叟派的傾向最可害人之處：就是使如德亞人拘泥外表的規矩，而忘却內心的清潔，內心的宗教精神；就是使如德亞人自信清潔，而視其他民族，都是污穢。

宗徒未洗而食

法利叟偵察耶穌和宗徒們，不多時，便發覺了宗徒們沒有洗手而食。徒弟的犯規，自然師傅也應負責。因此，法利叟向耶穌說：「怎麼你的門徒，不遵古人的慣例，沒有洗手而食呢？」

他們問得唐突，吾主也答得嚴厲。他不屑直覆他們所問，但責斥他們說：「依撒意先知指着你們假善人，預言得真對。經上這樣記載說：『這人民以嘴唇恭敬我；他們的心，却是遠離我，他們敬我，也是徒然；因為他們互相傳授人的道理，人的戒律。』你們法利叟丟下天主的誠命，却拘守人的傳授：什麼洗杯，洗壺，又行許多別的這樣的事！」

法利叟控告宗徒們忽畧人定的慣例。吾主反控他們違犯天主的誠命，宗徒們的無罪，不辯自明了。

哥爾邦 耶穌隨即提出一件事實，爲作証自己的言語。他向法利叟說：「你們竟然廢棄天主的誠命，爲遵守你們的傳授。因爲梅瑟說過：你該孝敬你的父母；又說：誰若咒罵父母，罪該死，你們却說：誰若給父親或母親說：我所能供養你的財物，成了哥爾邦（就是獻給天主的物），你們就不許他再爲父母做什麼了。這是因着你們所講的傳授，廢棄了天主的聖言。你們所做彷彿的事還有不少。」

什麼是哥爾邦拘泥迂闊的法利叟，以為遵守所許於天主的願，較之孝敬父母的責任，更為重要。為此為子者若以供養父母的財物，許願奉獻於天主，那就不能再用以供養父母。但那財物，雖說奉獻於天主，獻者自己却仍可享用，不過死後，那財物應歸聖殿承繼，歸司祭法利叟們享用而已。於是一般不孝者，祇須說一聲哥爾邦，立刻可以脫卸供養父母的責任。這樣荒謬的不孝行為，法利叟中也有加以斥責而希圖取締的；但哥爾邦理論的不通，則他們中無人敢議。

如今耶穌正本清源，指斥法利叟的偽善，只知拘泥外表，而不知注重內心，竟敢以自己對於虛誓的曲解，廢棄天主命人孝敬父母的大誡。他們洗手而食的傳例，毫無遵守的價值，也可概見了。

真淨真穢 當時聽道的羣衆，見這班大模大樣的法利叟，進來和吾主辯論，自然恭敬地讓位退出去了。但耶穌斥責了法利叟以後，還要向羣衆講明真淨真穢的意義，免得他們常受法利叟的愚弄；因此叫衆人重新進來，向他

們說：『你們都聽我說，也要懂得。身外之物，進入身內，不能污人。只有自人而出之物，才能污人。』瑪竇聖史寫得更爽快，更透澈：『不是入於口的使人污穢，乃是出於口的使人污穢。』輕輕一語，把法利叟們種種洗滌的慣例，以及分別食物孰淨孰穢等種種謬論，一掃而空！

但食物有穢有淨，古律上不是寫得明白嗎？法利叟聽了吾主的話，就裝出怪異不服的模樣。瑪竇聖史記載：『門徒上前來，告訴耶穌說：』法利叟聽了這話，很爲怪異；你知道嗎？』

宗徒們有些胆怯，但耶穌堅決回答說：『凡非我天父所栽植的樹，必要把牠拔去。』法利叟自命爲古教的中堅份子，天主園地中的頭等樹木。豈知他們單逞私心，憑私意，解釋天主的律令，他們單求外表的偽善；爲此，他們並不是聖父所植的佳樹，他們終有一日被拔去當作柴燒。

可惜法利叟還自命爲明師，還要招徒設教。但是他們固執不化，祇有一任他們去罷！他們是瞽盲，而又爲盲者之導；以盲導盲，勢必兩人同落坑內罷。

了！一良善仁慈的耶穌，說着這話，當免不了嘆息。法利叟辜負神光的罪，真是無法挽救！這班偽善人，且將牽引如德亞人共犯釘殺吾主的大罪咧！

宗徒請求解釋

法利叟憤憤然走了，羣衆也散去了。耶穌和宗徒進了房

屋，宗徒們沒有懂得耶穌的話：不是入於口的使人污穢，乃是出於口的使人污穢。因此請求耶穌解釋。

他們淺陋的見識，或者以爲吾主的話，莫非指人所食的是好好的食物，而所排洩的是污穢的東西。因此耶穌向他們說：「你們也這樣不明白麼？你們不懂得，凡從外入內的，不能污穢人麼？因爲進不到心內，止到肚腹，待消化後，再在廁所排洩了。至於從人內出來的，才能污穢人；因爲從人內心發出種種惡念：姦淫、苟合、殺人、偷盜、貪吝、陷害、欺詐、放蕩、嫉妬、誹謗、驕傲、狂妄。這些惡事，都是從人心內生出，都能污穢人。」

法利叟拘泥着外面的事物，單講求外面的儀式。他們加重了清潔的儀式；豈知他們內心的奸詐隱惡，早弄得他們的靈魂污穢不堪。爲此吾主要人

懂得：真宗教，真德行，首先係於內心的清潔。福音經的內心生活，和法利叟的儀式主義，是絕對相反；這也是真教友和有名無實的教友的大區別哩！

加納婦人 耶穌和法利叟在葛法翁衝突之後，瑪竇和瑪爾谷隨即記載加納婦人的事。大約爲避免法利叟的糾纏，吾主出離了巴勒斯坦的境界，而到底耳西同一帶暫時居住。這次旅行，大約當在廿九年六月底；在那邊，居住了一二星期。

耶穌的一羣人，正在經過某村的時候，有一婦女跑出屋外，向耶穌喊說：「主，達味之子，矜憐我罷！我的女兒大受魔鬼的苦累！」

瑪爾谷聖史稱這婦人爲西老啡尼人，因爲他的福音經是爲羅馬人寫的，故用當時羅馬帝國內通行的稱呼。瑪竇聖史則稱她爲加納人，這就是用如德亞人慣用的稱呼。原來如德亞人把這輩亡國遺民，又是邪教信徒，看得很輕。但這婦人當早已聽到耶穌驅魔愈病的大能；瑪竇聖史也記載肆，二四。耶穌的名聲，傳遍了西里亞全境。今看她一見耶穌到來，就效法他人，呼耶穌

爲達味之子，爲如德亞仰望的救世主，而懇求他援救他的女兒。

吾主不肯顯蹟

吾主發顯異蹟，原爲使人信奉他的教訓；他療愈形病，原

爲使人類獲得神光神寵。爲此吾主非傳教，卽不發奇蹟。又按天主上智的計劃，吾主三年傳教，祇爲本邦本族的人；勸化外邦異族的工程，却留待宗徒們去成就：吾主曾屢屢提起此意。如今吾主在底耳並不傳教，也就無須發顯權能。因此，她的請求被拒絕了。她雖然追隨着苦苦哀求，吾主却一句話也不答。但上智的計劃，自非這村婦所能知悉。她愛女心切，只管緊緊跟隨，呼號求救。宗徒們被她糾纏，也有些不耐煩了；因向耶穌說：「叫她（得着所求的而）走罷！因爲她在我們後面，不停叫喊。」

耶穌只答應說：「我奉命而來，只爲救義撒厄爾家的亡羊。」

宗徒們一聽這話，該就想起從前耶穌囑咐他們的話：「你們勿上外邦的路，也勿進撒瑪里的城；你們只該親就義撒厄爾家的亡羊。」（參，拾，五）他們也不敢多語了。

婦人終獲所求

耶穌在路上終是不睬這加納婦人。他好像要避她的糾纏，急急忙忙進了屋，並且不願人們知道他在那邊。但她怎肯錯過救她女兒的唯一機會呢？宗徒們喝走她，攔住她，也沒有用；她擠入屋內了！她倒跪在耶穌腳下；她再三再四懇求說：「主，請你救我！」

這真是一幅圖畫，表現着受苦呻吟、罪有應得的人類，懇求天主的無窮仁慈，伸手援救。

耶穌回答說：「應當先讓兒女吃飽；拿兒女的餅，擲給狗吃，那是不行。」大約吾主正在命門徒用飯，故借此爲喻。

吾主的答話，可說是很不客氣的拒絕。但她不但不敗興，反更加堅信切望；她也借喻說：「是的主，但桌子下的小狗，也可吃到孩子們落下的餅屑。」她的懇切祈求，終於得勝了！吾主竟破格施恩了：「因你這句話，你去罷！魔鬼已經離去你的女兒了！」

她懂得剛才的種種磨難，莫非爲試驗她的信心。堅信切望，那就無求而

不得。只要我們耐心哀求，吾主聖心的無窮慈善，必不能拒絕怙恃他的人。這加納婦真是我們的好模範！

代加保里療愈病人

耶穌在底耳境內，大約住不多時，就回加里肋。但回時所走的路，並不取直線。他先沿海向北行，到西同，然後再由內地緩緩向着加里肋湖而行。他這樣做法，大約當是爲迴避黑落德的轄地。

耶穌在回途中，到了代加保里。代加保里譯言一十城，一因在若爾當河及加里肋湖的東邊，恰有十座小城，故卽稱該處爲代加保里。

瑪竇聖史記載說：「耶穌到了一處，相近加里肋海，上山坐下。羣衆就來會他，帶着癩子、瞎子、啞吧、殘廢，及許多別的病人。把他們放在耶穌腳前，耶穌就治好他們。衆人看見啞吧說話，癩子行走，瞎子看見，就都驚奇，而稱揚義撒厄爾天主。」

代加保里的住民，一半是如德亞人，一半是外教人。衆人見耶穌顯了許多奇蹟，因此讚頌如德亞人所敬的真神。

愈一聾啞

瑪竇聖史渾統記着耶穌在代加保里發了許多靈蹟；瑪爾谷聖史却只記載療愈一又聾又啞的人。

「有人送來一個又聾又啞的人，求耶穌給他按手（用手按放在他頭上。）耶穌領他離開羣衆，到一靜處，就用指頭探他的耳，又吐唾沫點他的舌；望着天，歎了一聲，給他說：厄：：：：：啡：：：：：大。（就是說：開了罷！）那人的耳，立刻就開通了；舌結也解開了，說話也清楚了。」從這末二句看來，可見這人不是胎子瘖啞，乃是舌結口吃，發音不能清楚。

吾主這番顯蹟，不願只用一言一摸，却用了許多舉動；大約當是爲激發這聾啞者的信德。用指探他的耳，使他覺得耳聾的苦處，因而發信心求救。再用自己的唾沫點他的舌，使他信賴吾主的德能，因而盼望已舌得愈。吾主有形的舉動，每爲借喻無形的神事。爲此聖教會在付洗禮儀中，也命司鐸把手指觸已唾沫，再觸受洗者的耳和口，同時也說：厄：：：：：啡：：：：：大。人靈受原罪本罪的危害，耳塞舌結，正須天主的聖寵，開他的心，使他能聽能講常生的言語。

這又聾又啞的人，竟然言語清楚，耳聰舌利。衆人見這靈蹟，自然十分驚訝。但耶穌叫他們不要傳揚；免得法利叟再來滋事。無如耶穌愈禁止，他們愈是傳揚；他們都驚訝說：「他做的事，件件都好；他又叫聾子聽見，又叫啞吧說話。」

二次增餅

衆人見着這許多奇蹟，熱烈地跟從耶穌，聽他講道，把其餘一切都忙掉了。來的人成羣結隊，愈來愈多，曠野變成爲一民衆學校了。那裏就在加里肋湖近傍，離首次增餅的地也不很遠。

我們應記得首次增餅後種種可惜的事。吾主願聽衆因食餅而懂悟聖體神糧的大恩；聽衆偏不理會神事，反狂妄地要擁護耶穌做國王。那些俗念充心的聽衆，終於離去了耶穌。但人心的無良，不能阻止吾主自願增餅的奇蹟。或者今番的聽衆，都是心地老實的加里肋農夫漁子，故耶穌又爲他們顯蹟。他們見了奇蹟，也並不心生妄念，祇是平安地散去了。

瑪爾谷聖史記載說：「那時候，又有衆多的人，也沒有糧食了。耶穌叫門

徒們來，給他們說：『我矜憐這些羣衆；因為他們同我在一起，已經三天，也沒有什麼吃的。我若遣散他們，挨餓回家，他們要倒斃在路上；因為他們中，有的來得很遠。』

吾主聖心的良善慈悲，常憐惜我們的困苦劣弱，全在這處流露出來。我矜憐這些羣衆：這真是何等感動人心的話呀！若望宗徒後來寫信說：『天主就是愛情。』天主雖是全能、全知；但格外是全善，是仁愛。因着他的無窮慈愛，矜憐罪人，特遣聖子降生救贖。吾主耶穌的全部生活，直至死，直至永遠在天上，莫非是天主無窮慈愛的活現咧！

增餅奧蹟與奧義 人們每每忘却天主的全能，更不懂天主的仁愛。一門徒們回答說：『在這曠野地方，那裏有許多糧食，給他們吃飽呢！』耶穌問他們有多少饅頭？他們說：有七個。耶穌就吩咐衆人，席地而坐；取過那七個饅頭，謝了恩，把饅頭分開，授給宗徒，叫他們去分送。他們就給衆人分送了。還有幾條小魚，耶穌降福了，也命給衆人分送。衆人都吃了，也都吃飽了。剩下的碎塊，收

拾攏來也有七籃。吃的人約有四千。」

聖教初時，教友術家爲避免外教人的注意，繪畫時取用象徵以表現聖教奧蹟。這番饅頭原有七個，在羅瑪地窟內，爲象徵聖體聖事，也每每繪畫七個人坐席，面前放着七隻籃；也有籃旁橫着一條魚，一瓶酒。當時教友也用魚形象徵耶穌基多。雖是因爲希拉文的一「魚」字的各字母，正是一耶穌基多。天主子救世主「各字首的併寫；但所以想到用魚做象徵，定是淵源於這番的奇蹟。

原來增餅奇蹟，真是聖體聖事的象徵。這番耶穌在曠野中，用七個饅頭幾條小魚，飽了四千多人，婦女小兒尚不算在數內，在聖體聖事內，吾主把聖身隱藏在麵餅形下，一千九百多年以來，養活了千千萬萬的靈魂！這豈不是「矜憐羣衆」的絕大表示嗎！

第四章

伯多祿明認基多

寶，拾陸，一—二〇·谷，捌，一四—三〇·路，玖，一八—二一·

(廿九年七月)

法利叟重來糾纏

求顯奇蹟

遭主拒絕

慎防法利叟的醉

伯撒意達的盲者

宗徒神目明開

耶穌親自詢問

宗徒的答語

伯多祿明白承認

「你是基多」

「活天子」

在天大父的啟示

伯多祿明認的重要

基多教會建在磐石上

預許護佑教宗

法利叟人重來糾纏

第二次增餅奇蹟，毫不惹起風波。耶穌遣散了羣衆，

自己和宗徒們渡湖去了。衆人也分頭散去，到處傳揚所見的奇蹟，並表示熱烈愛戴耶穌。

耶穌渡湖往那裏去？前日喜歡居住的葛法翁城，如今迴避不去了。法利

到：叟們正在那裏，磨拳擦掌，等候再和耶穌衝突。因此耶穌和宗徒們上了小船，到達瑪奴大和瑪日塘地方。

這二處地方，如今無從查明。大約當是湖濱的小村落，早已湮沒無遺了。爲躲避法利叟的糾纏，耶穌當是在湖的西岸，人跡稀少處下船。

但耶穌在代加保里所顯的奇蹟，以及第二次的增餅奇蹟，定必迅速傳聞各處；因此又惹動了法利叟的忿恨。他們訪尋耶穌的行蹤，終於發現了他的下落。他們趕緊出了他們的老窩，重來和耶穌糾纏。

求顯奇蹟遭主拒絕

法利叟自信尋得了一條妙計！耶穌所顯的奇蹟，不

論愈病增餅等等，都是地上的事，不足爲奇。他既要人信他從天降下，奉着天主的使命，那麼，請他顯一天上的奇蹟。他必定顯不成，衆人也必定不信他了。

只求世福、不信常生、趨炎附勢、欺弱侮良的撒杜責派人，以及昏君黑落德的走狗，也都附和了法利叟們，結成聯合陣線，來攻擊耶穌。

先知厄利亞曾叫天火降下，燒殺暴君的兵士。梅瑟曾叫天降瑪納養活

人民。如今法利叟也要求耶穌顯這般奇蹟。他們成見橫胸，不懂得要求的荒謬。天主豈應遷就人們的無理要求！耶穌在曠野嚴齋時，拒絕了魔鬼的這樣要求，如今也拒絕法利叟們的這樣要求。

吾主耶穌是極良善慈悲，也是極剛強勇毅。他在曠野中，憐憫飢餓的羣衆，而顯了增餅奇蹟。如今他慨歎法利叟的昏迷，同時也嚴厲責斥他們。瑪爾谷聖史記載：「耶穌中心傷歎。——當然是傷歎人心的這般執迷不悟，這般故意刁難；傷歎人但有肉眼辨別俗事，却沒有神目認識眞光。」

耶穌向他們說：「晚上你們說：天色發紅，必要放晴；早晨你們說：天色又紅又黑，今日必有風雨。你們知道分辨天上的景象，却不認得時候的先兆（救世主降臨的憑証）——這作奸犯科的一代人，倒要求奇蹟。沒有別的奇蹟給他看；只有先知若納的奇蹟罷了！」

我們知道耶穌所言若納的奇蹟，——葬身魚腹，三日復出的奇蹟，——是喻指吾主自己死後第三日復活。這真是最大的奇蹟；什麼地上天上的奇蹟都

比不上。但法利叟們不會領悟，故耶穌只是借喻暗指。

法利叟們正在滿腹葫蘆，莫名其妙的時候，耶穌領着宗徒轉身走開，又上船到對岸去了。

慎防法利叟的酵

宗徒們匆匆上船，無從準備一切；船到湖中，方才想起忘掉了攜帶糧食。他們搜索全船，只尋得小餅一塊。這是怎能穀用呢？他們心中不免有些焦慮。但他們雖沒有稟告，耶穌早就猜得他們的心事了。

「你們要小心，隄防法利叟的酵，和黑落德的酵。」

耶穌說這話，是要宗徒們勿過於惦念形糧。沒有一頓飯吃，還是小事；但若中了異端邪說，淫風穢俗的毒，以致喪失靈魂，這才是應當加意防備的事呢！宗徒們方才見到法利叟與黑落德徒黨，來和耶穌爭辯。耶穌的話，正合時宜。

但宗徒們單挂慮着忘帶糧食的事。他們聽了耶穌的話，不懂其中深意；就彼此議論說：「這是我們忘了攜帶饅頭，故此耶穌提醒我們。」他們或者

尙在彼此推諉責任哩！宗徒們的糊塗，正給耶穌教訓他們的好機會。

瑪爾谷接着記載：「耶穌知道他們心中所想，就給他們說：『爲什麼你們思慮沒有糧食呢？你們還不知、不懂嗎？你們的心還不開明嗎？你們有眼不看，有耳不聽，也不記得嗎？幾時我分開五個饅頭，分給五千人，你們收拾碎塊，滿了幾筐？』他們說：『十二筐。』」

耶穌又說：『又一次我把七個饅頭，分給四千人，你們收拾碎塊，滿了幾籃？』他們說：『七籃。』」

耶穌就給他們說：『怎麼你們還不明白呢？』「瑪竇聖史添載耶穌的話：『我給你們說：要防備法利叟和撒杜責派人的酵，並不是說的饅頭；怎麼你們還不懂得呢？』門徒們方才明白：他並不是說防備饅頭的酵，乃是防備法利叟和撒杜責派的道理。』」

這次耶穌的教訓，也可使我們畧悟奇蹟的真義。耶穌講起增餅奇蹟，引起我人信賴天主的慈惠。耶穌並不叫宗徒們天天等候奇蹟，爲維持性命；但

叫他們常抱着山中聖訓所叮囑的態度：『勿憂慮着吃什麼爲養活你們的性命；或是穿什麼爲遮蔽你們的身體。』
『路，拾貳，二二以下；寶，陸，二五以下。』

換句話說：基多的教義，第一是叫人全心怙恃天主。奇蹟不過是偶然的事，超軼萬物的性律，而使人畧畧窺見天主的無窮慈愛。奇蹟是爲教訓我們：宇宙的莊嚴燦爛，物性的和諧偉大，還沒有足發發揮天主的全能全知。另是對於我人的愛情。我們因着奇蹟，認得天主不但是我們的造物主，還是我們的仁慈大父哩！

伯撒意達的盲者

耶穌和宗徒們在湖的東北岸下了船，走入一村鎮名

叫伯撒意達。就有人領來一個瞎子，——一個中年喪明的瞎子，——求耶穌醫治。他們信德很大，請耶穌只摸摸他就殼了。但耶穌不願就在街上顯靈蹟。他最惡在人前誇耀，聖史們已記之屢屢了。因此他牽着瞎子的手，領他走出村外。

耶穌會用自己的唾沫療愈聾啞的人；如今也用自己的唾沫擦在這瞎子的眼上。耶穌又按手在瞎子的頭上，同時也必祈求聖父。但此番耶穌沒有

立刻治愈這瞎子，而是慢慢地做去。他並非不能立刻完全治愈，大約只是要表象：宗徒們和人類全體的接受神光籠照，也是這樣艱難遲慢罷！

耶穌用唾沫擦了瞎子的眼以後，問他看見什麼。瞎子答得很奇怪有趣：「我看見人們好像行走的樹。」他已經能看見了，只是還看不清楚。

耶穌又把雙手放在瞎子的頭上，摸摸他的雙眼。這一次，瞎子完全看見了。瑪爾谷聖史記載：「他看仔細了，他復原了；他遠近一切都看清楚了。」

這篇記載，真是一幅寫生好畫，惟妙惟肖。

謝絕聲譽的耶穌，給這已亮眼的瞎子說：「你不要走入村內；一直回家去罷！」

宗徒神目明開

瞎子的肉目，漸漸看清楚了。宗徒的神目，也經着耶穌長時期的訓練和光照，漸漸認清楚他們的師傅了。他們知道耶穌不屑做世上的君王。他們眼見耶穌做了許多奇蹟，證明他是默西亞救世主。再加上聖籠神光的潛移默化，他們的心，漸漸認識真理了。

他們所隨從的耶穌，究竟是什麼人物？這樣大問題，宗徒定必屢屢互相究問。如今耶穌要他們公然考慮；因為上智安排的時候到了。

原來信德的獲得，有賴聖寵和人工的合作。宗徒們看見了，聽到了許多事情，他們的經驗也算豐富了。他們參加了吾主和仇黨的辯論衝突。他們賞識了吾主的言語。怎樣時時處處，常是尊嚴高妙，穩妥堅強；怎樣常有奇蹟証他的神聖權威。他們捨棄一切，而隨從，而愛慕的耶穌；教訓他們，責備他們，滿腔熱腸愛護他們的耶穌，究竟是什麼人物？這真是掀天動地的大問題。牠的答案，將泐立真宗教，將改變全世界，將復新人類全體。

耶穌究竟是什麼人物？天主和他相偕，這是顯而易見的。但他和天主的關係，究竟是怎樣呢？

耶穌親自詢問

伯撒意達療愈瞎子之後，耶穌和宗徒們沿若爾當河向北走去，到了一座新城，名叫斐理伯責撒肋。約摸三十年前，黑落德的兒子斐理伯，在這外教區域，遇了一座城，就把羅馬總皇的尊號作為城名。但城名責

撒肋——凱撒——的很多；因此叫這城斐理伯責撒肋，使和別的同名之城，分別清楚。這裏風景偉大，水量充足，綠草遍野，溪流貫串，菓樹成林，當地人民都是異教，大抵信邪神名拜恩者，故該地也叫拜呢亞。這外教區域，竟成了吾主顯己身世，建立聖教的地點！

耶穌和宗徒們，爲同教同族的人所窘迫磨難，不得已來此異鄉，暫時隱藏。前日熱烈擁護的羣衆，早已雲消霧散；只剩了十幾人了。但人數愈少亦愈見親密。

吾主每每將行大事，常先退往僻處，專心祈禱。路加聖史記載着，這番也是如此。

祈禱罷後，耶穌問宗徒們說：「人們說我是誰？」

耶穌明白知道自己是誰，也明白知道人們的議論。他的詢問，並非是怕人議論，也並非是尋求稱譽。他只是用問答式，爲啓發宗徒們的考慮，爲激起宗徒們的信德。

宗徒的答話

吾主的問題，正切中宗徒的最關懷的問題。他們早把人們對於吾主的紛紛議論，都牢記在心。爲此他們不待思索，立刻答應說：「（衆人說你）是若翰保弟斯大；有的說，是厄利亞；有的說，是日肋米亞，或是古先知中的別一位。」

這真是奇怪事！衆人都承認耶穌是出奇的人物；但只願意他是一位古代的偉大人物，重來世上。耶穌是默西亞救世主；却無人承認。衆人原來想擁戴耶穌做國王；假如耶穌順從他們的願望，他們定要承認他是救世主了。但耶穌輕視世間權能的態度，使他們充滿俗念的心，莫明其妙；因此他們對於耶穌的猜想，也是摸不着頭腦了。

伯多祿明白承認

旁人只是胡思亂想，但宗徒們自己想耶穌是誰呢？耶穌自然向他們提出這個主要問題。

西滿伯多祿，代表宗徒全體，熱烈地答說：「你是基多，活天主子。」

耶穌給他說：「若納的兒子西滿，你是有福的！因爲啟示你的，不是血肉

之人，乃是我在天之父。」

耶穌的話再清楚沒有了。他不但鄭重批准伯多祿的認詞，還確切聲明：這認詞是出於天父的啓示。可見伯多祿的認詞，是表白永久神聖的真理，是超出任何人的智慧。我們仔細考察這認詞的逐句意義罷。

「你是基多」——基多是希拉話，如德亞話稱爲默西亞，卽是他們長久期待的救主。他們的希望都集中在默西亞身上。但他們漸漸失却了先知預言的真義；他們把救世主單看作報仇雪恥的救國英雄。

如今在伯多祿口中，這默西亞一字，決不夾雜這種謬見。他沒有忘記初次增餅之後，耶穌怎樣呵斥如德亞人的狂妄，怎樣拒絕他們的擁戴。增餅後關於聖體聖事的啓示，更使他懂得這精神界的救主，完全異於如德亞人所妄擬的救主。伯多祿的認詞，只在此一點，已是高出於一般人的見解了。

但「你是基多」，不過是伯多祿認詞的一部份。他的認詞真正高貴之處，他的認詞值得耶穌的讚美，出乎世人的理解，而必須天父的啓示者，還是

在下一句承認耶穌是活天主子的話。

『活天主子』

「活天主」

即是指義撒厄爾信奉的真天主。天主的忠

僕，古經上有時也稱爲「天主的兒子」，但這不過是廣泛的話法，借喻的話法而已。如今伯多祿的認詞，却認耶穌爲天主真子：原文的意義很明白，無可疑惑。

耶穌是天主真子，這樣，他自己也是天主了。伯多祿當時是一個一神教的如德亞人，還沒有知道三位一體的奧理。他怎麼竟然承認耶穌是天主真子呢？吾主耶穌自己解釋了：這不是血肉之見，乃是在天大父親自啓示的真理。反而言之，如果伯多祿的話，單指耶穌是天主的忠僕，有如梅瑟達味一般：這樣的見解，人人可以想到；何須在天大父爲之啓示？何況衆人也不是把耶穌看作重新顯現的一古代大先知嗎？伯多祿的話，將有什麼特點，可邀耶穌的大讚特讚呢？認詞的真意，從這反面考察，也就格外明顯了。

此處有一點該附帶聲明。瑪爾谷和路加二聖史，只記載伯多祿認詞的

上截，沒有記載下截。活天主子的話，也沒有記載吾主讚賞的話。記載完全的，只有瑪竇聖史一人。但此點不難解釋。路加經每每抄錄瑪爾谷經，故瑪爾谷所缺的，路加亦不提。至於瑪爾谷是伯多祿宗徒的書記，他的福音經即是筆錄伯多祿的口講。伯多祿口講吾主事蹟，對於有關自己之處，每每詳述自己的過錯，而不講自己的好處：這爲他謙遜的態度，原是很自然的。爲此關於承認耶穌的事，伯多祿講得很畧，瑪爾谷也就寫得很畧，路加隨後照樣抄了一遍。幸有那天一同在場的瑪竇聖史，記載完全；我們對這重要的事蹟，才能明白清楚。

在天大父的啟示

認識耶穌的真相，——認識耶穌是天主聖子——必須在天聖父的啟示：在福音經他處，吾主也有此語：（瑪竇記在伯多祿認詞的前

拾壹，二五—二七。路加却記在後面拾，二一—二三。）

「一切萬物，我父都交給我。除了父，沒有人認得子；除了子，及子所願意啟示的人，也沒有人認得父。」

本書下面將解釋此語。但如今他可證明：認識耶穌爲天主聖子，必須有天主聖父的啓示。伯多祿首先蒙此啓示，我們也因他而知道這基多教義的中心奧蹟。

伯多祿明認的重要

伯多祿的承認，不但在耶穌傳教生活上，抑且爲人類歷史，開一新紀元。

在伯多祿之前，雖則有人認識耶穌是真天主子，但只是天主特寵的一個小羣。這小羣的人，如今只剩下童貞聖母瑪利亞了。瑪利亞在領報之頃，首先認識天主聖子降生成人的奧蹟，且襄助這降生的奇妙工程。因着瑪利亞，她的表姊依撒伯爾和表姊夫匝加理，以及她的淨配若瑟，得悉了這絕大奧蹟。以後再沒有人知道。就是耶穌的親族昆弟，也都沒有知道；爲此聖經記載：他們在耶穌傳教之時，還不肯信從耶穌。

除這幾個人外，耶穌的本來面目，人們都不知道。如今伯多祿開頭公然承認，以後世世代代無數的人也都承認耶穌是基多活天主子。伯多祿話時，

吾主神目中矚望着這無數的信徒，因而歡忻踴躍，向伯多祿說：「若納的兒子西滿，你是有福的！」

耶穌又好像等候着這機會，為顯露他將來創辦教會的計劃。他是天主聖子；他來到這世界，並非如流星的一現即逝，實是為建立長久的事業。他是天主聖子；他有名分做普世的君王。不是如庸人妄想的世俗君王，乃是更高貴的、人心的君王。為此他要建立他的王國，建立他的教會。

基多教會建在磐石上

吾主在他聖訓裏，親自講過，「該怎樣建築房屋：

凡人來就我，聽我講話，而照着實行的，我給你們講明：他是像怎樣的人。他像一個人建築房屋，掘得深深，把屋基安放在磐石上。發了大水，河流衝擊那房屋，却不能搖動牠，因為牠是造得很好。」路，陸，四七以下；麥，染，二四以下。

如今耶穌自己要建築了。他要建築在磐石上。聽他的話罷！

「我也告訴你：你是伯多祿（譯言磐石。）我將在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會。地獄的能力，不得攻勝牠，我將給你天國的鑰匙：凡你在地上所捆縛的，

在天上也捆縛；凡你在地上所解放的，在天上也解放。」

這樣莊嚴神聖的話，真有絕大關係。胸無成見的讀者，不能不讚歎那說話的尊嚴偉大，確配「天主聖子」的無上權能，宰制萬有。那些話，豈是尋常人所能所敢；惟有耶穌可說。耶穌的教訓，常是帶有尊威權力；但此番建立教會的話，更明顯他真是天主聖子了。

預許護佑教宗 伯多祿說明了耶穌是什麼。耶穌也告訴了伯多祿，他是

什麼。伯多祿既承認耶穌是基多活天主子；耶穌就立他為聖教會的磐石。

耶穌的話，是有創造的權能。他後來要說：「這是我體，」「這是我血，」就變化了麵酒的本質。如今向伯多祿說：「你是伯多祿（磐石）；我將在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會；」他也要給伯多祿一種新生命，新能力，為做聖教會的基礎。

耶穌叫若納的兒子西滿隨從他的時候，就給他起一新名，伯多祿；那時的伯多祿，不過是個尋常人，是個「私人」。如今耶穌給他說話，却是在伯多

祿身上，指着一種長久的機構。基礎應與建築在上的物，共存同久。一天有基
多的教會，卽一天應有這磐石做教會的基礎。基多的教會既應存留至世界
窮盡，那麼，伯多祿死了，就應有繼承他的人，做教會的磐石。故耶穌的話，不但
指伯多祿個人，實是指一總接續伯多祿的羅馬教宗。伯多祿和繼承他的教
宗，真是教會的磐石了。

耶穌也預先報告，聖教會將遭遇的種種艱難攻擊。吾主在譬喻中講過
那建在石上的屋，將遭遇大水的沖撞，但因建在石上，故能屹立不搖。如今他
的教會，也要遭遇獄魔的攻擊，種種惡勢力的磨難。但他預許要保護牠，要使
牠不受搖動，要使牠終獲勝利。耶穌的目光，超越伯多祿個人，而直達到最後
的一位教宗。爲此，建立在這磐石上，以羅馬教宗爲元首的教會，常是不能錯
誤，不能墮落。

耶穌又許給伯多祿——和繼承伯多祿的教宗，——天國的鑰匙，卽留罪赦
罪的權。耶穌常是君王；伯多祿却成了耶穌國內的掌庫者、執政者。伯多祿在

世上對於教友靈魂的判斷，耶穌在天上就加以批准。還有什麼更高更廣的權，可以付給人呢！

羅瑪教宗的種種權利和權力，都根據着這裏耶穌的預許。爲此反對宗座的人，都盡力曲解這妨碍他們的文字。他們自路得以來，曲解不成，竟然想把福音經這段文字截去，斥爲後人攙入。豈知這段文字，滿帶着吾主親用的亞辣默話的色彩：其爲真而非僞，一望可知。何況逞私意而割裂經文：正見他們理屈詞窮，正見他們的反科學方法，無賴行爲罷了！

第 五 章

首 次 預 言 受 難

賢，拾陸，二二一
| 拾柒，二二二。

山 上 顯 聖 容

谷，捌，三一—玖，三一。
路，玖，二二—四五。

(廿九年八月)

預言受難

伯多祿妄想阻止

吾主嚴加責斥

天主的計劃

棄己之訓

一個疑難

靈魂的價值

效法吾主

天國將臨

顯聖容

宗徒驚醒

雲裏神語

諭守秘密

厄利亞重來的問題

山下宗徒無法驅魔

信德大能

宗徒何以未能驅魔

二次預言受難

預 言 受 難

伯多祿的認主，大約在廿九年七月底；這是吾主三年傳教生
活中的一個高峯。同時聖史們記載耶穌囑咐宗徒們，不要告訴衆人他是基

多。宗徒們當時定必急欲把耶穌的本來面目，向衆人宣傳。但耶穌不許他們聲張。這無非因為衆人所期望的救國英雄式的默西亞，和上智預定受苦受難的默西亞，實在相去太遠；要避免無謂的糾紛，還是暫時勿講。

宗徒們自己如今都明白知道：耶穌不單是義撒厄爾仰望的默西亞，并且是「活天子」。

這是大奧蹟的一面：降生。
還有一面：救贖。

宗徒們既明白了吾主耶穌是天主聖子降生；從此以後，他們應當準備認識吾主受苦受難，以救贖萬民的奧蹟了。瑪竇聖史果然記載明白：伯多祿認主之後，耶穌開始預言自己將受苦難。

「從那時候，耶穌開始告訴門徒：他該上日路撒冷去，將受長老、經師、司祭長們的許多磨難；他將被殺死；他却將於死後第三日復活。」

瑪爾谷聖史也說：從此，耶穌顯然講論這些（受難）的事。

伯多祿妄想阻止

我們應記得，這是耶穌初次預言受難。宗徒們驟聞之下，自然不免驚異。原來我人的本性，喜享福，怕吃苦，極不易懂悟苦架的寶訓。伯多祿自己不願吃苦，也不願他的師傅吃苦；因此他聽了耶穌的話，就一片天真，想阻止耶穌受難，想叫大能大知的耶穌不要妄言，不要自尋苦吃。

聖史們記載：當時伯多祿一拉着耶穌到一邊，諫責他，說：『主，你不會有這樣事！』

伯多祿方才因着聖父的默啓，而承認耶穌是基多活天主子；如今却純是血肉之見了。他這種稚態戇態，耶穌原可一笑置之。但苦架的道理，又淒涼，又偉大，是吾主聖訓的核心。伯多祿阻止耶穌甘心受難，雖是出於好心；他雖是忠僕愛徒；吾主也不能不嚴辭訓責。

吾主嚴加責斥

『滾開，魔鬼！你想阻擋我！你不明天主的事，只有血肉見解！』吾主轉着身，睜着眼，當衆斥責伯多祿的荒謬。

吾主責斥伯多祿的嚴厲，真能使我們詫異。吾主的本意，原是使深惡苦

難凌辱的人性，稍稍震驚覺悟罷！

吾主竟呼伯多祿爲撒殫，爲魔鬼。這是多麼可怕的稱呼！或者在伯多祿的無心妄語中，耶穌燭見魔鬼的狡計，借着宗徒的口，再來玩弄牠在曠野中三番試探的伎倆。魔鬼不是曾把世上的富貴尊榮來誘惑耶穌嗎？如德亞人不是夢想一個征服普世的默西亞嗎？伯多祿不知不覺，做了魔鬼和世俗的喉舌，因此吾主這樣嚴厲申斥。

天主的計劃

天主的旨意，完全相反伯多祿們血肉的見解。天主的旨意，

是這樣計劃着：基多應當先受苦難，然後復活。吾主如今給宗徒們預告了。但復活的榮福，爲什麼必須隸屬於可怕的苦難和死？這真是人悟所不懂的。爲做宇宙的君王，神生的根源，基多應先做犧牲，應先受魔鬼惡人的百般窘難侮辱！戰勝之前，先應流血。聖父的計劃如此，吾主也甘心接受，全心奉行，并且要定爲神生的公律，聖德的規範，道德生活和神秘生活的基礎。

在這公律面前，伯多祿實代表人性的厭惡吃苦，拼命掙扎，想脫出這公

律的束縛。那時，他還沒有明白神事，沒有懂得罪的凶惡和做補贖的緊要，沒有懂得吃苦的益處和克己的美德。總而言之，他沒有猜到：因愛主而自作犧牲是怎樣偉大。他只是和一般人，和他的同時人，和二千年後的現代人，作同樣的見解，他自己雖可原諒，但耶穌在他言語中，認透了是世俗魔鬼、協謀阻撓天主的計劃。

爲此耶穌不但斥責了伯多祿，還要召集衆人，講明背負苦架，以達最高勝利的寶訓。

棄己之訓

誰若願隨我，就該棄絕自己，肩負他的十字架，跟着我走。這些話，我們聽得很熟；但我們還該天天記憶、咀嚼、體味，使能稍稍領悟其中寶訓。

一棄己是什麼？

要懂悟棄己，先須記得福音經的全部意義，和當時的歷史背景。耶穌是默西亞。救世主；耶穌是活天子。他要人信仰他，隨從他。他要人棄絕血肉的

見解，世俗的明智；他要人棄絕自己的私慾偏情，棄絕尋求快樂的傾向，棄絕傲慢自尊的根性。若是我，不肯壓伏偏見，順聽主訓，浸潤主的精神，超脫自己而傾心向主；那麼，吾主雖光照我，訓誨我，愛我，將已交付於我，也能有什麼用處呢？只有棄絕我自己，才能隨從耶穌。這新道德的第一原則，原是和新宗教的根本信條，緊相連結，不能分離。

法利叟便是不肯遵守這寶訓的一個惡例。法利叟不肯棄絕自己，偏偏固執私見，抵抗基多的教訓，不認奇蹟的能力，還要和吾主爭辯，窘辱他，誣枉他，仇恨他，甚至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

宗徒便是遵守這寶訓的一個善表。宗徒們中心服從耶穌，信賴他，愛慕他；雖有時俗見未淨，致遭耶穌斥責；但大體上忠信不渝，以耶穌的心思作為自己的心思。這樣棄絕自己，就是全全奉獻自己。若沒有棄絕，怎麼能奉獻？若不肯奉獻，也斷不會棄絕。

天主聖子降生為人，我在他面前，除了把我自己全全交付之外，還有什

麼合理的態度可取嗎？

這新道德的第一原則：「棄絕我自己，」真是入情入理！

一個疑難

現代人，「就是教友，」對於「自由」「自主」的觀念，每抱

着錯謬的見解；因此聽得「棄絕」的話，就要大驚小怪。棄絕豈不是相反人性嗎？我們既能理解，既有自由，爲什麼要棄絕？棄絕我自己，豈不是甘心做奴隸嗎？

這些疑慮，都是因得沒有徹悟棄絕的真義，沒有徹悟耶穌是誰。

耶穌是活天子：聖伯多祿因着天主的啓示，向我們講過了。聖若望還要向我們說明，耶穌是物爾朋，是天主的內言，是永久的理，是光照人心的上智，是創造宇宙的能力。我們的人性，原是他所造，也是爲他而造。我們最高最大的發展成全，原是他合而爲一。爲此，耶穌要我棄絕自己而隨從他，原是我尋得自己；使我用我的智慧，用我的意志，棄絕我獸性的自由，瘋狂的自主，而發揮我的真自由，真自主，實現我精神生活的真意義。棄絕私我，方才獲

得真我：古哲原也有此明訓呢？

欲得反喪

惟棄絕，方能獲得；不棄絕，不能獲得，且有喪失的危險。爲此，吾主訓令棄絕之後，就剴切叮囑說：『誰願救己性命，却喪失了性命；誰爲我而喪失性命，反獲得了性命。』

原來我們的性命，有二面觀：在這世界上活了幾十年的性命，都要死；但死後並非萬事都休，却是真性命，永遠性命的開始進行呢！

棄絕自己，肩負苦架，而隨從耶穌，固是可怕的事，人性所厭惡的。在俗人眼裏，這樣的性命，只有苦吃，沒有福享，真如死去一般，真是喪失了自己的性命了。但是那俗見充心的人，不怕犯罪，只知求衣食，求財帛，求快樂，求權勢，他們自謂得計，可以享用性命。豈知死日臨頭，罪過滿身，幾十年的福樂霎時過去，而永遠的地獄却已無法逃脫。這真是要救暫時的性命，反而喪失永遠的性命了！相反，棄絕自己的真教友，在世上雖和耶穌同樣吃苦，甚或爲義致命，殺身成仁；但他們爲耶穌而捨棄了暫時的性命，却獲得天堂的賞報，永遠的

性命。

棄絕的寶訓，原有永死永生的關係，原是爲救靈魂的唯一秘訣呀！那些不信靈魂，不認靈魂，自列於禽獸的人們，自然不會懂得這棄絕的寶訓。他們犯罪作孽，想把污穢的快樂，填滿他們短促的性命：可憐真是得不償失呢？

靈魂的價值 暫時的性命，比較了永遠的性命，真是不足計數。換句話說，寧可使我肉身遭受千百苦難，千百死亡；而我的靈魂，決不可使他喪失，使他有喪失的危險。

『若得普世，而失己靈，有何益處！』

吾主的訓聲，真是驚醒頑心！許多聖人，因着這句話，而懂得靈魂的真價值，而棄絕一切，隨從吾主。普世萬物，都是能朽能腐，都是卽朽卽腐，斷值不得爲牠們而犧牲永久的靈魂。惟靈魂有無窮的價值，因爲惟靈魂是永存不滅，因爲惟靈魂能享受無窮的天主。

要救靈魂，就該棄絕自己而隨從吾主。隨主是善惡的判別，是義人罪人

的區分，是永福永禍的歧路。何況吾主自己，就是這常生的判官。

「誰若在這奸惡世界中，羞認我，或我的話，將來人子在父的光榮裏，偕同諸天神降來的時候，也必羞認他。」「那時候，他必要賞罰衆人，各按其行為。」

那時候，靈魂的真價值，棄絕的真關係，都明白顯露；就是今日的唯物主義、享樂主義的信徒，也不得不承認主訓的真實！

效法吾主 棄絕自己，背負苦架，隨着我走。我們講明了棄絕的真義；

但棄絕只是反面；隨從吾主，效法吾主，才是正面的事情。

「隨從吾主，」這是新道德的總匯。隨從吾主，就是和吾主同處，和吾主同思，同行，和吾主同苦，同難，和吾主同負苦架。

路加聖史寫着：「該天天背負他的十字架。而隨着我走。」苦架和我不能相離，我天天的苦架，就是我天天的職務，工作，勞心勞力；我天天的和三仇爭戰，拒絕內外的勾引；我天天的忍受艱難疾病窘辱，以至於死。凡此種種苦

架，我歡忭背負着，因為我知道非我一人獨負，乃是跟着耶穌，與主同負。我背負苦架，並非如外教人的沒奈何而硬吃苦，乃是隨從耶穌，效法耶穌。

天國將臨

吾主訓勉人們打破臉面，切勿在人前羞羞縮縮，不敢自認爲主徒，不敢奉行棄絕與隨主的寶訓；因此提起了將來審判萬民的事，爲鼓勵宗徒們的勇氣。但日日棄已，負架，隨主的神生大律，爲識見未高的宗徒，尤其爲愚昧的羣衆，真是難於領受。吾主似乎要鼓勵他們，因此報告天國將臨。他們等候一個戰勝世界的救國英雄，他們果然錯誤了。但救世主何嘗不有一日，將戰勝普世，建立神國呢？況且這神國臨格之日，快要到來呢！

瑪爾谷記載：「耶穌又屢屢向他們說：『我老實告訴你們，現在此處的人中，將有幾個，在死以前，就要見到天主國顯着能力降來。』」

但吾主所講的話，意義很不明顯。古代聖經學家，以爲天國臨到，卽是指下文山上顯聖容的事，吾主大顯其神性的權力光榮。何如見顯聖容者，只有伯多祿等三人。現代聖經學家，大概謂是指聖教會廣揚的奇蹟；三四十年之

後，已如保祿宗徒所稱，福音傳遍普世，而那時耶穌的門徒中，尚有人活着未死。也有聖經學家，謂這兩種解釋，正好互相補充：六天後的山上顯聖容，正是三十年後聖教廣揚的表象，而聖教廣揚也正是大顯吾主的權力光榮。

無論如何，聖史們把顯聖容一事，緊記在伯多祿認主和吾主預言受難的後，且記明相隔的天數，足見其中自有密切的關係。

顯聖容 一六天之後，耶穌帶着伯多祿、雅各伯、若望，領他們獨登高山僻處。

耶穌所攜帶的三徒，將來還要在山園中將做他出流汗血的見証。他們三個，真是十二宗徒中，吾主特愛的一小羣了。但他們攀登的這座山，聖經上沒有寫出名字。自古相傳，這山就是大博爾山：第四世紀時，日路撒冷主教聖濟利祿已這樣講了。大博爾山高出地中海六百六十二公尺，高出其四旁平地，約三百餘公尺；牠雖不甚高，但因四周平坦，儼如孤島矗立海中，益顯其巍峨雄壯。山頂當時有堡壘，駐紮軍隊。但山上地曠人稀，吾主和宗徒們自不難

找到清靜的處所。

路加聖史寫明：耶穌上山是爲祈禱，是爲挈宗徒和他同禱。他們行走在橡樹、榆樹、以及挂滿紅實的阿月渾子的蔭下。那時正是八月初旬的好天氣哪！

他們到山頂時，天已晚了。耶穌興功祈禱，也叫宗徒們祈禱。但他們大約走得乏了，長久的祈禱也未習慣；不多時他們已深入睡鄉了。

他們正在熟睡，吾主却做一奇蹟，稍稍顯露其和神性結合的人性的光榮。路加聖史紀載：「他的容貌改變，衣服潔白發光。忽有兩個人，就是梅瑟和厄利亞，同耶穌談論。他們也發顯光榮，同耶穌談論他將在日路撒冷受死的事情。」

宗徒驚醒 那時宗徒們驚醒了。他們聽得了些耶穌和梅瑟厄利亞談論的事情；他們睜眼一看，眼也花了。他日伯多祿講道之中，迴想那天光景，要形容耶穌的衣服怎樣潔白光耀，他說：「瑪爾谷聖史給我們記下了：——他的

衣服發光，潔白如雪，世上漂布的，沒有能漂得那麼白。『這超性的光明，使他們的肉眼，能認識吾主的容貌衣服，也使他們能認識這兩位陪侍耶穌的人，是梅瑟和厄利亞。』

爲什麼梅瑟和厄利亞也在山上顯現呢？這不難解釋。梅瑟手創古教法律；厄利亞代表先知聖人。法律和先知，這是如德亞人所最重視的，如今都來承認吾主。古教與新教，古約與新約，原是一貫。況且吾主受苦受難以救贖萬民，這是福音經的精義，也是古律和先知的預報。爲此梅瑟和厄利亞在山中同吾主談論的，就是受難的事情。

他們所談論的，是何等神聖！然而伯多祿當時所想的，却不離俗見。瑪爾谷紀載：伯多祿向耶穌說：『師傅，我們在此很好。我們可搭三個帳幕，一個爲你，一個爲梅瑟，一個爲厄利亞。』路加聖史爽快加寫着：『伯多祿當時不知所云。』想伯多祿後來講及這點時，還不免自笑那時的幼稚狀態哩！

雲裏天聲 一當伯多祿這樣談說時，忽有一團彩雲遮蔽他們。一

天主借着彩雲顯蹟的事，古經中記載得很多：彩雲遮蓋着西乃山，彩雲下降在結約聖匱上，彩雲停止在撒落滿新造的聖殿上。這回又是彩雲下降，把耶穌及二古聖遮蔽起來。可見古教新教，真是一貫。

宗徒覺得無限尊威降格在此，登時顫慄震懼，伏倒在地；但聞雲中有聲喊說：「這是我鍾愛子，你們該聽他！」

伯多祿認主之辭，如今天主親自在雲中正式宣布了。耶穌是天主聖子，世人都該聽他：這二句話，就完全包括了吾主的地位，和我們對於吾主的種種責任。

霎時間，奇蹟完結了，一切都歸常態。但宗徒們還是伏倒在地，餘驚未盡，耶穌走近他們，向他們說：「起來罷！不要怕！」他們抬頭一看，只見耶穌，其餘一切都不見了。

耶穌的神性，伯多祿在數天前承認了。如今耶穌把自己的本來面目，畧畧顯示；宗徒們更明白懂得耶穌是誰了。這真是福音經中一個高峯。

諭守秘密

耶穌和三位宗徒，徹夜在山上，直到天亮方才下山。他們恰似從天上清靜光明的境界，降到這喧鬧爭奪的塵俗。路上耶穌叮囑宗徒，嚴守秘密，切勿將山上所見所聞宣傳出去。當時宗徒們心中定必急急要把師傅顯聖容的事情，講給其他宗徒門徒聽聽。但耶穌的禁令很為嚴厲，故瑪爾谷聖史紀載：宗徒們遵守了吾主的訓諭。

但吾主並不叫他們絕對勿言，只是要他們守秘密一直至人子將自死者中復活。一吾主復活以後，三位宗徒儘可講述顯聖容的事了。但吾主的言語，又激起了宗徒的愁慮。吾主在山上大顯光榮，然而他受難的計劃，仍絲毫未變。他將要復活，那麼，他先要受難而死。這番宗徒們不敢再諫阻耶穌受難了，但他們心中的愁慮，無法消除。瑪爾谷聖史紀載：「他們互相議論：自死者中復活這句話，究竟有什麼意義。」

厄利亞重來的問題

路上正需要談話的資料。宗徒們不敢詢問耶穌受難的事情；却想起了梅瑟和厄利亞曾在山上和耶穌談論，又想起了厄利亞

再來做默西亞前驅的問題。厄利亞此次在山上來過了，但他重又去了。他對基多究竟有什麼職務呢？當時如德亞流行的意見，設想厄利亞當來預備默西亞的降臨。默西亞有這樣充滿神能的前驅，自然可很容易做如德亞王，而且戰勝普世了！

宗徒們因此問耶穌說：「爲什麼法利叟及經師們說着厄利亞必該先來呢？」

厄利亞應當再來，古經上果有所紀載；先知瑪拉基亞也曾講過。經師們舖張其事，甚至謂厄利亞該給默西亞傅油，祝聖他爲如德亞王。但古經也明預言默西亞受難，他們却不願懂得。

爲此耶穌向宗徒們說：「厄利亞來了，要重整一切。他也如經上對於人子所寫着的，應當吃多苦難，並受侮辱。但我告訴你們：厄利亞已來過了；他們任意虐待他，恰如經上爲他寫着的話。」救世主應當受苦受難，他的前驅也應當受苦受難。

宗徒們懂得了：這個前驅，就是聖若翰保弟斯大，古經所說的厄利亞，不過是若翰的預像罷了。

山下宗徒無法驅魔

耶穌和三位宗徒回到山下，只見羣衆圍住着沒有上山的宗徒們，情形很爲紊亂。其中有些經師們，得意揚揚，和宗徒爭辯。宗徒們正在垂頭喪氣、窮於應付的時候，忽見耶穌到來，急忙上前迎接。羣衆也很驚訝耶穌的猝然到來，都跑上去迎接耶穌。

原來經師們窘辱宗徒，不僅是爲理論問題，并且根據着眼前的事實，責斥宗徒們的無能。

耶穌問衆人說：「你們爭論些什麼？」

人羣中擠出一人，趨近耶穌，屈膝說：「師傅，求你垂憐我的獨子！他被啞魔作弄。這魔鬼不論在那裏，一附他，就把他推倒；他就口上吐白沫，咬牙切齒，形容枯槁。我把他領來，求你的門徒驅魔；何如他們不能！」

這人的兒子，定是患着癲癇。近代攻擊聖經的唯理派人，以爲並非負魔，

祇是患病；因此企圖推翻福音經所記載的種種負魔事實。此種理論，其實極爲幼稚。尋常人可以負魔，患癩痢者又何嘗不可負魔？這孩子的父親，或者不知分別：孰是病，孰是魔。但吾主豈有不知分別之理？何況，或愈病，或驅魔，或同時驅魔愈病，爲吾主都是毫無難處。

信德大能

耶穌在人頭擁擠，人聲嘈雜之中，早已看清楚了：經師們的狡猾，羣衆的昏昧神事，只知湊熱鬧，看新奇，以及宗徒們的信德薄弱；爲此，他不禁歎息說：『沒有信德的這輩，我要和你們同住到什麼時候呢？我要容忍你們到什麼時候呢？』

吾主作此言語，聖心中應怎樣悲傷！但吾主的仁慈，終於得勝了他的義怒和厭惡，他要拯救那不幸的孩子了。

『領你的兒子來。』

兒子領上來了。霎時間，魔鬼大肆威虐，把孩子摔倒地下，打滾吐沫，情勢極爲凶惡。

耶穌向那父親說：「他有這些事，已經多少時了？」

這可憐人回答說：「從他幼時便如此。魔鬼屢次推他在火中，在水中，爲殺害他。但你若能做什麼的，求你矜憐我們，救助我們罷！」

耶穌給他說：「你若能信，……能信，就萬事成。」

這不幸的父親，如今懂得了自己缺少信德，就流淚喊着說：「主呀！我信；求你救助我缺少信德！」

人與神的對話，這樣的迫切動心，真是少有的了！福音經中的史實，每每爲我們是一篇教訓，這回事也是如此，吾主耶穌不能更顯然宣佈信德的大能了！

羣衆擁擠在耶穌身旁，不幸的父親，勉強牽着他發狂似的孩子。人們屏息靜聽，等候耶穌顯蹟。耶穌振起神威，高聲叱斥那穢魔說：「聾啞的魔鬼，我命你出離此人，不准再來！」

耶穌的話立刻發生奇效。魔鬼大喊一聲，又用力把孩子掙扎了一番，就

出去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有許多人說他是死了。

魔鬼已是趕去了，但癩痢尙未痊愈。衆人見孩子奄奄一息，正在紛紛議論。耶穌牽着孩子的手，拉他起來；孩子挺立着，他已愈了。耶穌把孩子交給他父親。路加聖史紀載：衆人皆萬分驚異天主的大能。方才宗徒的無能，更顯出吾主的權威。

宗徒何以未能驅魔

宗徒們自己未能驅此惡魔，致受經師的揶揄，羣衆的譏誚，自然不免心生羞愧。衆人散盡了，耶穌進了屋，他們才上前問說：「爲什麼我們驅不去這魔鬼呢？」

耶穌的答語，真應仔細體味。

「這類的魔鬼，非祈禱不能驅逐。」瑪竇聖史於祈禱之外，又加上守齋。耶穌在山上的時候，山下的宗徒們大約不祈禱，也不守齋，只想輕容易驅逐魔鬼；又何怪驅逐不成呢？聖教歷史上紀載的顯蹟大聖，都是祈禱刻苦出等的人。他們時常祈禱，深深和天主契合；他們又嚴密克己，屏除一切罪過的染

污。自然魔鬼見了他們，就要遠遠逃避了。

原來守齋祈禱，無非顯示我們誠切的信德。瑪竇聖史紀載，耶穌明明向宗徒們說：「你們不能驅魔，只因為你們缺少信德。我老實告訴你們，若你們有的信德，像芥子（極微小的東西）一般大，你們向這山說：從這裏移到那裏去！牠就要移去。你們就沒有做不成的事了。」

信德的能力真是偉大，因為牠有天主的全能做牠的後盾。耶穌移山的話，原是如此。亞通行的話。若伯聖人曾說過：他要搬移山嶺，依撒意先知也有彷彿的話。

天主知道我們的真正需要。我們祇須一心信賴；就是移山般的大事，我們也不必遲疑。凡是為我們靈魂有益的事，我們懇切祈求，天主定必賞賜。

二次預言受難

這番驅魔之後，吾主又和宗徒們往別處去了。他想一直

經過加里肋，毫不滯留，并且躲避城市熱鬧的場所。吾主的意思，按瑪爾谷聖史記載，是為在清靜的環境中，用心栽培宗徒。

路加聖史紀載：衆人見着耶穌所做的事，皆非常驚奇。

耶穌趁着這機會，又預言受難的事情。

我們已在傳教的第二期了。耶穌必須再三預報自己將受的種種苦難；因爲宗徒們的俗心，極難領受這可怕的教訓。

門徒們正圍繞着耶穌。耶穌向他們說：『你們把我的話，牢記在心：人子要被交付於人手。人們要把他殺害，但殺害以後，第三日，他要復活。』

這次預言受難，提起三件大事，耶穌將隱藏他的權能，而自願交付於仇人手中，任他們虐待侮辱。仇人還要謀害耶穌，非殺死不罷休。但耶穌終獲最後勝利，將於死後第三日復活。瑪竇、瑪爾谷、路加三位聖史，把這三點都記得很清楚。

但三位聖史也都紀載：宗徒們依然不悟受難的預言。瑪竇聖史說他們都愁腸滿腹。瑪爾谷及路加更詳細記着：『宗徒們不懂吾主的話。這話好似遮蔽着，以致他們不能懂得，他們也不敢詢問耶穌。』

宗徒們見着吾主發顯奇蹟，便洋洋得意，滿心盼望吾主得勝仇人，榮做如德亞王。及到吾主預言受難，將隱藏權能，甘心任仇人施虐，宗徒們便不喜，也不懂。他們毫不領悟「自作犧牲」的高超觀念。即是在今日，基多教義中最難使人領受，也只有志趣高尚的靈魂，才能領受的道理，豈不是一甘心隨主，自作犧牲」的寶訓嗎？

第六章

靈魂的寶貴美麗

寶，拾捌，一—三五·谷，玖，三
二—四九·路，玖，四六—五〇·

(廿九年九月)

天國中誰為最大

小孩般的謙遜

尊重小孩

護守天神

一個枝節問題

惡表的毒害

戒避惡表

常生與永殃

規勸昆弟

再三規勸

教會釋罪解罪之權

伯多祿問恕仇次數

討債喻

羣衆漠視吾主

聖殿收稅員

魚口取錢

申斥諸城

天國中誰為最大

耶穌退下了大博爾山，和宗徒們回葛法翁城的老寓。

按照瑪竇聖史的記載，我們可設想宗徒們行路時，分爲數小隊；耶穌或與此隊或與彼隊談話，或獨自一人行走祈禱。這回在路上，想必耶穌獨行祈禱；因此宗徒們互相藉藉私議，像有大事一般。

他們議論的什麼？耶穌果然立了伯多祿為宗徒之長。但伯多祿阻止耶穌受難，因此吾主大加申斥，似乎不再親信他了。上大博爾山時，耶穌却又帶他同去，顯示特別看待。究竟伯多祿是否仍為宗徒之長，當然可成問題。另一方面，宗徒們雖已二次聽得耶穌預言受難，無如老是俗見滿心，只盼望在師傅榮做皇帝之後，他們可以分疆裂土，各享尊榮；他們還要彼此爭勝，預先攘奪將來最顯赫的一把交椅。他們愈爭愈高興，說話也愈響，以致耶穌也聞到他們的爭辯聲音了。

瑪爾谷記載：「他們到了葛法翁，進了屋，耶穌就問說：『你們在路上爭論些什麼？』他們默不做聲，因為他們在路上，彼此爭論誰是最大。」

宗徒們自知方才爭論的狂妄，無顏自訟自承。但耶穌問得很緊，他們又不敢直答，因此瞞半句，話半句，向耶穌說：『師傅，天國中誰是最大？』

耶穌早已洞悉他們的心事。他們要知道的，只是他們中誰是最大，誰將是最富最貴。

小孩般的謙遜

耶穌乘這機會，教訓宗徒們謙遜的緊要，瑪爾谷記載：「耶穌就坐下，叫十二宗徒來，給他們說：『誰願意是第一，必須在衆人之下，做衆人的僕役。』」

耶穌單說了還不彀；他要宗徒深深懂得謙遜，因此取實物作教訓。「他接過一個小孩子來，把他放在門徒中間；又抱起他來。」

瑪竇聖史記載耶穌的話，更爲詳細：『我老實告訴你們：你們若不改變自己，做成小孩，不能入天國。任何人，若自謙自下像這小孩一般，這個人在天國，才是最大。』

古代相傳，這幸福的小孩，被耶穌舉出作活表樣的，便是七十年後勇敢致命的安底奧基主教聖依納爵。

貪求尊崇高位，原是深入人性。奢望、虛榮、驕傲等情，幾乎潛布於我們的任何舉動之內。只有一時期，這些惡情還沒有發動，或發動得尙極微弱，這就是小兒時期。小兒在大人面前，自己覺得小得不算甚麼，因此自然而然，自居

於謙卑的地位。

吾主向我們說：「你們若不改變自己，……好像說：你們若不割絕虛榮的妄念，若不離開傲慢自尊，尋求榮譽的惡俗，若不成爲小孩，自認劣弱無能，冥頑不靈，若不在至尊天主台前，自卑自賤，消滅自己，你們不能進入天國。爲此，謙遜是進入天國的緊要條件，要救己靈，先該變化自己成爲小孩，好兒女的心思，實是基多徒對於天主的根本態度。」

謙遜並不是外面矯揉造作，實是淵源於我人的本來面目，從心中自然發生。爲此，謙遜是真正宗教情緒的基礎。因爲人對神，有限對無窮，受造物對造物主：自然在人方面，該全全屈服自己，承認己之虛無，與神之無限尊威。吾主耶穌講謙遜，叫我們謙遜自己如同小孩：原是合情合理，原是宇宙間絕對真理。爲此，驕傲也可說是狂妄，是撒謊。

尊重小孩

我們自己該變成小孩；我們還該尊重小孩。不但因他的謙遜可愛；更因他是吾主所救贖，所認爲己之昆弟。更因吾主親自說過：「任何人

因我的名而收留一個小孩，就是收留我；誰收留我，並非收留我，乃是收留遣我的聖父。

世界上有什麼哲學家、教育家、宗教家，肯把小孩的地位，抬舉得這般高貴呢？收留一個幼稚柔弱的小孩，就是收留耶穌，就是收留天主；把我們可憐的人，看做自己的骨肉一般！這樣的話，除非天主聖子自己，無人能說，亦無人敢說。我們該怎樣感謝吾主的仁慈，驚訝吾主的愛情呢！

況且這樣的話，當是吾主所時常提起，為証示他聖心的愛人。瑪竇聖史記載拾四，吾主說：「誰因先知的名義而接待一個先知，將受先知的賞報；誰因義人的名義而接待一個義人，將受義人的賞報。任何人但給一杯涼水於此中最小的一个，因他是我的門徒；我老實告訴你們，他必有他的賞報。」

護守天神 小孩的所以可貴，是因為耶穌看他當作自己一般。但耶穌又提出一層理由，根據於天主上智對於我人的宰制。瑪竇聖史記載耶穌說：「你們慎勿藐視這小孩中的任何一個；因為我告訴你們，他們的天神，在天上

常瞻我父的聖容。☩

可見我們各有天神同在一起。聖教會根據吾主這句話，叫他們爲一護守天神。一天神和善靈，有如至親好友，也可見人靈真是多麼尊貴，以致天主特派天神，一一保護。

一個枝節問題

吾主正在講論之際，若望宗徒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他們在路上曾撞見一個不認識的人，也用着耶穌的名，驅除邪魔。宗徒們奇怪這人，既不來入夥隨從耶穌，怎麼又想借重耶穌的權力。這豈不是僭竊職權嗎？大約是若望出了頭，去責斥這人，並且阻止他用耶穌的名而驅魔。

如今耶穌聲明：任何人因其名而收留一小孩，卽是收納他自己。然則若望的攔阻這人驅魔，不是過火了麼？他原是性急如雷，就打斷了吾主的話，詢問說：「師傅，我們曾見一人因你的名而驅魔，我們阻止了他，因爲他不與我們同道。」

耶穌回答說：「不要阻止他！因爲沒有人因我名行奇蹟，而就立刻誹謗

我的。誰不反對我們，便是幫助我們。

吾主在別處也曾說過：「誰不偕同我，就是反對我。」
寶，拾貳，三十。

此處因主名而壓伏邪魔的人，大約是一個隱秘了名字的門徒。他仗着耶穌而顯奇蹟，正見他信德的誠實，和敬愛耶穌的深情。

惡表的毒害

這個枝節問題解決之後，吾主重復歸入正題。這正題可以概括說，就是人的偉大和弱小。我們在天主前，祇如無知無能的小兒。但一個最微弱的小兒，也是基多聖愛的對象。我們想着基多，便該敬愛這小兒和基多一般。

然則我們如果傷害了一個小兒的靈魂，便是傷害吾主所最寶愛的東西。吾主降世是為救這靈魂；害這靈魂的惡人，必要受吾主的嚴罰。為此，吾主見到了小孩，就不能不想到這許多惡人惡表，遍佈世上，賊害小孩的靈魂；也就不得不嚴辭斥責惡表之害了。

任何人，倘若引誘這信我的小孩中的一個，陷於罪惡，更好還是把一

個磨盤石，繫在他頸脖子上，把他投在海裏；免得他陷害小孩的靈魂！

靈魂既那樣寶貴，惡表又這般凶惡，這充滿淫風敗俗的世界更是怎樣應受詛咒呢！自然這世界上免不來有壞人，有壞事。我們人又是天生的社羣動物，聚居一處，關係密切，自然隨俗合流，或被勾引，或自慕倣；以致志弱力小，無法奮鬥的人，每每做環境的犧牲，而隨人作惡犯罪。耶穌的神目，注透了世間種種罪孽；聖心憐憫之情，不禁流露於口，深替這弱小之輩，代抱不平。

這世界因牠種種惡表，實應受禍！……惡表不能不有；但樹立惡表的人，實應受禍！

吾主在世所深惡痛絕的，偽善欺人的法利叟以外，要算那誘人犯罪的活魔鬼。吾主要拯救人靈，他們則盡力陷害人靈。他們自己犯罪還不覺，並要千方百計引人犯罪。混濁的世界，充滿着這樣的人物。切愛人靈的吾主，怎能不詛咒這醜惡的犯罪世界呢？吾主再三申斥惡表，實是深感於心，不得不斥。戒避惡表

人子降世，是為援救迷失的人。但我人自己亦須發奮努

力自救。爲此吾主給我們剴切講明，應怎樣毅然決然，斷絕一切罪根罪機。

若你的手引你犯罪，你該把牠截去；與其帶着雙手而陷入地獄不滅的
火中，不如缺着一隻手而進入常生。若是你的脚引你犯罪，你該把牠截去；
與其帶着雙脚而陷入地獄，不如缺着一隻脚而進入常生。若你的眼引你犯
罪，你該把牠剷去；與其張着雙眼而陷入地獄，蟲不停的咬，火不息的燒，不如
缺着一隻眼而進入天國。

福音經內這樣鄭重的言語，實不多見，靈魂的怎樣寶貴，也都烘托出來了。吾主截手截足剷目的話，雖然祇是形容話法，不必根據字面去做，也不必
在字面上用功夫，推究手足和目引我犯什麼罪；但吾主教訓的真意，要我們
棄絕一切最寶最愛的東西，抱着截肢剷目的精神，去硬幹救靈大事，却是顯
然活現。

要救靈須準備着截肢剷目的犧牲：這實在不是易事。爲此吾主激發我
們最大最深的求生存的本能，使我們有力戒避惡表。

常生與永殞

原來我們的生存本能，不祇求現世數十年的生存，並且求常生不死，求永遠的生存。這是人生的基本公律，應當鄭重考慮。

世人單願肉身的生命，以致喪失靈魂的生命：這在求生存的法律上，何等錯誤荒謬呢！這幾十年的生命，原不過是為預備常生，解決我死後永遠的境遇；真該慷慨犧牲這暫時的生命，為求得永遠的生存。為此，基多教訓我們：寧願失却此生肉身的福樂，不願使我靈魂的常生有絲毫不妥。

常生就是天國，永死就是地獄。

吾主在此處，把常生和天國對舉並講。我教中習慣，亦每互相通用：天堂、常生、真福、享見天主等語。可見愛慕天主與求生本能，實自息息相通，並無二致。

永死就是地獄，吾主在此處，把熱黑納稱地獄。當時日路撒冷城外西南有一小谷，名熱黑納。數百年前，該地曾為恭敬莫洛克邪神之地。俗稱該神性極殘酷，人們必須殺小孩去祭他。因此，熱黑納給如德亞人遺下了可怖可懼

的印象；熱黑納成了地獄的別名。

吾主提出熱黑納三字，聽者已經毛髮竦然。但耶穌還要講出地獄裏永焚不滅的火，以及常咬人心的蟲。墮獄的罪人，永受苦刑，永覺良心不安。無論你怎樣解釋耶穌的話，地獄是永死永苦，聖訓煌煌，無可疑惑。

規勸昆弟

瑪竇聖史在記載吾主警戒惡表之後，插入尋覓亡羊的喻言；但我們隨從路加聖史，把這喻言留待下文再講。亡羊喻言之後，瑪竇又記載吾主論昆弟規過的事。

我的靈魂可貴，故我該盡力救我靈。但人的靈魂亦可貴，故我亦該助人救己靈；故昆弟有過，我該規勸他。這救靈的社會觀，原是出於教友愛人的天責哩！

但規人過失，很不容易，該怎樣做呢？

吾主教訓說：「若你的昆弟犯了罪，你去在私下責備他。他若聽了你，你就賺得你的昆弟了。」

人若勸阻他人犯罪，吾主說他賺得了他的昆弟；這真是愛人如己的話！世上人見他人犯罪，想些什麼呢？或是學他犯罪，或是講他過錯，破壞他的名譽；或是寬宥他人，以便寬宥自己。國家的法律，只顧及罪惡的社會影響；只知懲罰罪過，不知感化罪人：這冷酷的態度和吾主愛人的深情，真是相隔天地。吾主訓人規勸昆弟，規勸同一教會的人。並非說教外人的靈魂，我們不必注意；只是愛人之德，自必由近處做起。又聖經原文，單言兄弟犯罪，就去規勸。故此與寬恕仇怨，截然不同；況且規勸仇人之過，每每徒勞無益，反增不睦，此理亦甚明顯。爲此，祇因愛人如己的心，見昆弟犯罪，靈魂冒了大危險，就去勸他回頭改過。

吾主囑人在私下規勸，勿在衆人前顯露其罪。不但是爲保全他的名譽；并且私下密談，推心置腹，自然言語容易入耳，更有成功的希望。

你若勸服了他，使他回頭改過，你賺得了他的靈魂，你助耶穌救這亡羊，你自己成了一個救主：真是多麼聖善的事！

從他方面講，規勸人過，是想賺得他靈。如果毫無賺得的希望，那就規勸也無用，就無規勸之責了。但你若沒有嘗試，你怎能確知你的規勸無用呢？

再三規勸

初次的私下規勸，未必生效；吾主早已料見。但規勸者不該灰心。他若不聽你，你就邀一二人同去，庶幾因二三人做証，凡事可以着實。

私下規勸不生效力，或是我人微言輕，或是犯者恬不知恥。我雖切願救彼出自罪惡，但亦不該過事聲張，傷他名譽；故只邀請一二老成人，幫我講話，勸彼回頭。這樣，規勸更爲有力，而感情仍可保全。吾主的真徒弟，尋覓亡羊，每該用着這樣苦心。

如果犯罪者仍是執迷不悟，卽二三正人之言，亦是充耳不聞，他的惡表日益昭彰，亟應設法補救。但他既原是同教昆弟，就不該控他於法庭，也不必妄加忿怒罵詈。他若依舊不聽，就告訴於教會；他若連教會也不聽，就該當他如外教，如布彼加諾一般。

教會縛罪解罪之權

可見教會是天主所立乘有神權的機關。私人的規

勸既無效，惟有訴諸教會。教會秉着神權，再加規勸。如果犯者仍舊不肯改過，則教會惟有用其神權，把這人擯斥棄絕於教會之外，當他如信奉邪神的魔奴，如無法無天的土劣。這就是所稱「絕罰」。

怎麼教會有權施行這一絕罰呢？後代異端人，若路得等，以為這一絕罰一不過是人為的事情，有如各社會排斥異己分子一般。但這一絕罰一實是根據神權。觀下文吾主的話，便可瞭然。

「我老實告訴你們：凡你們在世上所束縛的，在天上也束縛；你們在地上所解放的，在天上也解放。」

這就是吾主曾向伯多祿所說的話。但付託於教會元首的赦罪神權，因着元首而付託於教會中統治階級。吾主建立教會的計劃，也漸漸明晰了。

善用這樣大權，端賴吾主扶佑。但吾主遲早須離去此世；宗徒們怎能常得他的扶佑呢？但吾主預先告訴他們，他將常和他們相偕，祇須他們同心幹他的事，求他扶佑。「我給你們說：若你們中有兩人，在世上同心合意，求任何

事，在天我父，必允他們。因為那裏有兩三個人，因我名而聚集，我就在他們當中。

伯多祿問恕仇次數

吾主講論昆弟規過之時，伯多祿想起寬恕仇人的事。他見吾主寬宏大量，容忍罪人，惟願賺得靈魂，因此他想於恕仇一端，也顯他的寬容。他就走近耶穌問說：「主，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該寬恕他幾次呢？可以到七次麼？」伯多祿想寬恕仇人直至七次之多，定可說是寬宏大量了，定可博得師傅的讚賞了！

但是吾主聖心的仁慈，好如無邊無岸的海洋。寬恕七次算得甚麼！

耶穌回伯多祿說：「我不給你說到七次；乃是直到七十個七次。」就是

說：寬恕仇人，不應劃定界限。教友愛人的心，是極真極深極廣；人得罪我，欺侮我，到任何地步，我常真心寬恕。

吾主要使宗徒們徹悟恕仇的教訓，當時就講出一個喻言，把高超的道理，灌注於易懂易見的故事內。

討債喻

一天國像一君王，要同他的臣僕算賬。算賬才起頭，送到了一個欠一萬元寶的人。他無錢還債。主人就命把他和他的妻子兒女，並他一切所有，都變賣還賬。那僕人跪在主人足下，苦苦哀求說：「請容忍我！我將來必要全還。」主人動了慈心，放他走了，也免了他的債。

那僕人出來，遇見了一個欠他一百小銀錢的同伴，就扼住他的喉嚨，說：「還我的賬來！」這同伴就跪下求他說：「請容忍我！我將來必要全還。」但他不肯；他把這人送下監獄，直至還清了所欠，才能出來。

別的同伴，見了這樣的事，都憤憤不平。他們把這事全稟明主人，主人就傳了他來，給他說：「惡僕！你苦求我，我就全寬免了你的債。你也不該可憐你的同伴，如同我可憐你嗎？」主人就發怒，把他交付刑官，直至他還清了所欠的債，才能出獄。」

伯多祿問耶穌該寬免仇人多少次。如今耶穌所講的喻言，簡直教訓我們該不計次數。人和人來往之中，該常不忘自己和天主的關係。四海之內皆

兄弟，原是因為天主是我們的公父。我愛人，是因為天主愛我。天主因是我的在天大父，故寬免我。我們因同是天主的兒女，故該彼此寬免。我們若不肯彼此寬免，自該遭受在天大父的義怒了。

這喻言的意義，我們無須費力推究，吾主自己明白說過。『你們若不真心寬恕自己的兄弟，我的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

從這喻言看來，君王因僕人的哀求，而豁免他的全部債項。痛悔祈禱的效力，真是偉大！至於豁免的債項，確實不是小數；一萬大元寶，約合六千多萬國幣。吾主提出這樣大數目，無非要我們懂得人類的罪惡深重，和天主的寬宏大量。但是他人得罪我們，可算得什麼呢？一百小銀錢，約合國幣七八十元。把七八十元去比六千多萬，真是像海水之比江河了。我們還不該寬免他人的毫末小債，為邀得天主寬免我們的重債嗎？

假如有人向收禁長監的囚犯說：『若使你們互相和睦，互相寬恕，那就放你們出監；』他們將怎樣驚奇不信，詫為夢話！但人所不敢希望於人者，天

主竟賞賜了我們。

羣眾漠視吾主

本章所述耶穌種種講勸，都是在葛法翁城的寓所內，（大約在伯多祿或瑪竇的家內，）師傅和徒弟之間，安閑平靜的談話。吾主講明了謙遜的精神，惡表的毒害，以及昆弟規過，寬恕仇人等等；這些話都闡發了一個根本觀念：靈魂的寶貴。

但這安閑的密談，正反映着羣眾的漠視。時異勢遷，今昔不同了！昔日人們擁擠在吾主身旁，幾乎使他無暇飲食休息；人們自己也忘却饑餓，追隨聽訓，都是爭先恐後要看他，摸他，得他的一言一語。

如今則四週都是沉寂；祇有宗徒在吾主身旁。吾主把永遠大事，仔細啟迪宗徒的時候，葛法翁城的羣眾，正在追尋污穢的快樂，和卑鄙的利益，把前日轟動全國的奇人，付之不聞不問了！

吾主和宗徒們談話之際，對於這辜恩忘義的漠視，感覺十分刺傷；他不久便要吐露心內的痛苦，責斥這些城市的無良。但我們在此處，先提起瑪竇

聖史所記的一件小事。這件事瑪竇記於吾主屋內教訓之前；但插在此處，似乎更爲合宜。

聖殿收稅員

葛法翁居民此番沒有來聽耶穌講道，並非不知耶穌到來；因爲收稅員也知道耶穌在城，要來問他收稅了。

這項稅可稱爲聖殿捐。因爲除出婦女小兒和司祭們之外，如德亞的成年男子，都該出錢爲日路撒冷聖殿的費用。不知在什麼時代，這稅率定爲半個西格爾，約合國幣一元許。收稅員慣於每年巴斯卦、五旬、帳幕、三大節之一，向人徵收該稅。如今恰值帳幕節快到了。

伯多祿獨自走出屋外，恰巧遇着那輩稅吏。他們上前向伯多祿說：「你們的師傅是否納稅？」他們言語之中，很有些不自然。從下邊耶穌的答語看來，也可知道他們來向耶穌收稅，實在有些鹵莽。有些聖經學家，想當時講解教律者不納這稅。上年耶穌講道，轟轟烈烈，聽衆雲擁潮湧；那些稅吏怎敢來問耶穌徵收這聖殿稅！他們祇有把耶穌和當時的教律大師，一例看待。如今

羣衆的擁護已銷歇了；他們因此也敢來向耶穌徵稅了。或是陰險的法利叟，唆使稅吏來和耶穌糾纏，也未可知。

直爽的伯多祿倉猝被稅吏詰問，不加思索，即回答說：「自然的。」他的意思是說：「我的師傅，如一般正直的如德亞人，自然也爲聖殿納稅。」

魚口取錢

伯多祿回進屋內，心中未免躊躇，他答應了納稅，但那裏去找

錢呢？他的師傅沒有錢，他自己也沒有。他又不敢逕向耶穌說明。但耶穌早已猜着了。他心頭的難事，就先向伯多祿說：「西滿，照你看來，世上的君王，向誰要稅要捐呢？向自己的兒子，抑是向外人？」伯多祿說：「向外人。」耶穌說：「然則兒子是無需納稅了。但爲免人疑怪，你可往海邊去釣魚，拿釣上來的第一條魚，打開牠的嘴，你可找得一個銀錢；你就拿去給他們，爲我並爲你納捐稅。」

這是提醒伯多祿：耶穌是天主子，原無需爲天主的聖殿出捐稅；伯多祿答應稅吏的話，未免說得欠妥。

福音經單紀耶穌的話，沒有說以下事情；但我們可信耶穌的話都應驗了。魚嘴裏果真有錢，捐款也就此付清了，耶穌不但爲自己納稅，也爲伯多祿納稅；並且用一個銀錢爲二人納稅，表明耶穌和他的代表伯多祿，猶如一體。耶穌發顯這奇蹟，也如他親口說過，是爲免人疑怪；是使不知耶穌爲天主聖子的人，勿因耶穌不納聖殿捐的表樣，而相率效尤。這也就實行了上面戒避惡表的教訓。

申斥諸城

大約隔了數天，耶穌便離去葛法翁城，也出了加里肋境界。魚

口取稅錢的奇蹟，也可說是吾主對於本鄉人民最後一次的勸告了。但離去這多年心愛的本鄉，離去這首初講道和首初顯蹟所掀動的本鄉，吾主的聖心該怎樣難受呢？瑪竇和路加所載吾主愁悶和申斥諸城的話，也可使我們窺見他心中的難受了。

這些申斥的話，二位聖史記載於不同的地方。但拿來放在此處，似乎更爲相宜。因爲耶穌在離去葛法翁的時候，眼見本鄉人士，以前熱烈隨從，今則

冷淡漠視，甚至尋隙陷害，聖心不勝悲傷憤慨；於是對於這些忘恩無情的城市，大加申斥。

那時約在廿九年帳幕節的前幾天，就是十月天氣了；距離那受難慘劇的實現，也不過有六個月了。耶穌曾把傳教期中最好的光陰用之於加里肋。但納匝肋把他拒絕了；如今葛法翁也離異了。只有幾個加里肋人，忠信隨從，做他的宗徒。宗徒中如德亞出身者，只有將做叛徒的茹答斯一人。若以人的眼光觀察，耶穌的使命，可說是失敗了；並且從這失敗，也可料到他日加爾瓦畧山上的慘死。但耶穌並非是一個為環境所壓迫而失敗的人。他將來在如德亞公議會中，在審判他的人前，也要顯示他是至高無上的判官。如今他在離去加里肋之前，也就宣布各城的罪狀。

瑪竇聖史記載：拾壹，二十一—二四「耶穌既在那些城，顯了許多奇蹟，牠們沒有悔改，耶穌就責斥牠們說：

「哥老雜音城，你是有禍！伯撒意達城，你是有禍！因為在你們那裏所顯

的奇蹟，若顯在諦耳西同，他們早就穿苦衣，蒙灰土，做了補贖。所以我向你們說：審判之日，諦耳及西同，也比你們受罰較輕。

還有葛法翁城，你想高升到天嗎？你必要墮落到地獄。因為在你這裏所顯的奇蹟，若顯在蘇多瑪，到今日牠還可以存在。所以我向你說：審判之日，蘇多瑪地方，也比你受罰較輕呢！

吾主申斥整個社羣的話，除了法利叟之外，沒有再比此番申斥諸城更嚴厲了。耶穌傳教的工作，臨到了一大關鍵。他爲葛法翁等城的居民，顯了許多奇蹟。但一朝他想引導他們的淺見，進入高卓的宗教觀念；他想畧畧顯露聖體聖事的奧蹟：他們竟忘却了以前所見的奇蹟，轉身離去了；就是他徒弟的信德，也搖動遲疑了！

耶穌因此定意往別處去。他把這些拒絕他的城市，責斥了一番。今日的遊歷者，憑弔這些古城的殘灰遺燼，覺得吾主責斥的話，真有神奇的力量。吾主申斥諸城，爲我們也大有教訓，如德亞人見着奇蹟，或是因而感化，

嗎！寵，或是因而加重己罪。我們受了天主無數恩寵，也就向天主負責，如果辜負恩寵，老是不肯悔罪改過，將來在地獄中遭受刑罰，豈不該比外教人更重更烈

肆編

離鄉赴京至受難

(廿九年十月至卅年四月)

第一章

赴京參與帳幕節^望·_埃

帳幕節

耶穌和他的「弟兄們」

撒瑪里人不納耶穌

人子無枕首之地

耶穌入殿

施訓遇敵

罷工律

耶穌的來源

敵方出差拘拿耶穌

活水的泉源

「耶穌是誰」的論爭

前章所述，到耶穌傳教第二年九月梢為止。自此至耶穌受難，又可分做一時期；但是這一期內的事情，聖瑪竇與聖瑪爾谷二位史筆敘述極少；我們可引為根據的，祇是路加與若望二位聖史的記述；這二位的記述法却不一

致：若望的記錄，簡而明，誠然是極寶貴的史料，不過簡筆省文的地方很多，這顯然是聖史故意要如此的；路加聖史呢，相反，他寫下的最豐富，也最煩雜；我們得此寶庫，祇須把它排次列序就是了。

帳幕節

耶穌不忍地和加里肋辭別了。麻木的加里肋，對於這樁極可痛心的事，什麼都沒有感覺到。當然，耶穌在此處，除忠實的宗徒以外，也博得若干人的同情與擁護，不過為數極少，並且又不明白耶穌的究竟。一班遲疑寡信之徒在測度着：耶穌此次離境他往，想來要到京都去行異立奇，要搜取義撒厄爾民族的心靈，要使那些元老們中心折服，屈拜下風吧？

恰正，在日路撒冷京都，大慶節快將臨到了。這是一年一度的帳幕節，是古教三大瞻禮之一。帳幕節，所以紀念從前義民逃出埃及國的一回事，每逢此節，如德亞人莫不歡欣踴躍，舉行大祭。帳幕節是在秋收之後。秋收之際，姑達人在野搭起臨時棚帳，為夜間看守葡萄林之用。待秋收完畢，野外天然與人造的風景，依然如舊，而民衆們却已拋棄一切，專務於慶節的大禮了。在忙

碌不堪的秋收之後，卽刻就能潛心於宗教的禮儀，這却是茹達民族的一個特點。帳幕節禮儀隆重，一連八天，在日路撒冷聖殿內舉行大祭。四方來與禮者，人山人海，大家手執樹枝：這時附近的常青樹、柳樹、棕樹、檸檬樹，以及普通的橙樹，都被浩劫。有高徹雲霄的歌聲，有通街穿城的遊行；自西洛池裏吸取的水，帶到祭台邊來，當衆灌注，爲求天降洪雨，使得及時播種。這時燈燭的輝煌，宗教式的舞蹈絃歌，吶喊，誦經謝恩，一切種種，打成一片，表演出民衆異常興奮的情緒。

若是耶穌願意顯身示衆，這正是一個絕好的時機：有若干加里肋人，確乎在這樣估量着。他們信耶穌靈蹟，却還不信耶穌是他們理想中的默西亞。這些人中間，有的還是耶穌的親戚族人，就是所稱的耶穌的一弟兄們。他們以爲：這次耶穌如果願意到如德亞去顯示大能的話，那末欣幸的成功，定操左卷。只須耶穌一揮手，他們便要在旁鼓掌喝彩，並且他們準備着做耶穌的助手，只等耶穌發命。這次的成功與否，全在乎耶穌願否接受罷了。最怕再

像在第一次增餅蹟之後，衆人正欲擁護耶穌爲王，歡呼耶穌做他們國族的

：默西亞時，耶穌却拂逆衆意，隱跡離羣了。現在得民心的絕好機會又逢到了。

耶穌和他的「弟兄們」

「其時如德亞人的帳幕節近了，他的一弟兄

們一給他說：「請離開此處，往茹達去吧，爲叫你的門徒們，也得看見你做的
事業，因爲沒有人願意顯揚自己，反在暗地裏作事的。你既然做這些事業，就
該把你顯示於世人。」——因爲連他的一弟兄們一也不信他呢！——

「耶穌就給他們說：『我的時候還沒有到，你們的時候却常是現成的。
世俗不能惱恨你，但知惱恨我，因爲我證明它所做的是惡事。你們去趕節吧；
我呢，我不上去過這次的瞻禮，因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他說了這些話，就
在加里肋站下。」

此處所說的一弟兄們一，就是瑪爾谷三章廿一節所稱的親戚族人：「
耶穌的親族人聽見說了，就來要拘住他，因爲他們說他瘋癲了。」

但是，一年來，他們總該有纖微的進步了。他們現在已經確信耶穌有顯

行奇蹟的能力了；不過總因俗見充胸，究竟還不明瞭耶穌行動的意義。看他們如何自作聰明，在耶穌面前敢作諫諍哩！聽他們的語氣，還帶着些粗暴譏刺的腔調。毋怪若望聖史要加上一句貶語，說：「連他的一弟兄們」也不信他呢！所說的不信，並非不信他有顯蹟的能力，不過不信耶穌就是救世主，就是天主。

耶穌在納匝肋居住三十年之久，始終把天主性的神秘隱在幕後，聖母若瑟又未曾把降生的奧蹟給人披露過。那些一弟兄們「怎會疑想到耶穌是先知預言的默西亞，是義撒厄爾的救主呢？連夢都沒有做過吧。

耶穌給他們啓示，叫他們懂得：他生命的一切並不被自己支配，他祇有仰合天主聖父的定意罷了。三十年隱居納匝肋，是爲承行在天大父的意旨，現在出外傳道，步步進行，爲完成他的救贖工程，在在也該舉目向天，迎合父意。爲此，他鄭重地，清晰地，說了一遍又一遍：「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耶穌讓他的「一弟兄們」成羣結隊的上京去，他自己仍在加里肋逗留

了幾天。忽而他拿定主意，要合宗徒們同上聖京去。讀聖經至此，覺得耶穌的言行，似乎前後有些矛盾；其實，統觀了上下文，體味了耶穌的說話，那難題就會不解自消。耶穌不是說麼：「我的時候還沒有到？」而下文聖史又明明記着：「他上去過節，不是明明的，而如同是暗暗的。」耶穌早已洞燭法利叟們的殺心。世俗但知惱恨我，因為我證明它所做的是惡事。下面耶穌在聖殿訓衆時，就爽直地揭穿了惡輩的狠心。如果此次張張揚揚和親戚族人們伴同上京去，那麼聖父所規定的受難日期，不將被人更變了嗎？耶穌所以向親族人說他此次不上京，意思是說：此次不願和「弟兄們」榮進聖京，只願悄悄地進去就是了。

撒瑪里人不納耶穌 耶穌既決意要上京都去過節，立刻起程前行，因為日期逼近，不能再事耽擱。欲取捷徑，定然跳不過撒瑪里。那時候的撒瑪里人，對於成羣結隊借道的如德亞人，總不屑青眼相看。耶穌走時，同宗徒們一行人，自成一小隊，他先差幾個使者，在前面走的快一些，爲到撒瑪里某座城裏

去，給他和宗徒們預備下處。一那裏的人，不收留他，因為他的相貌，是要往日路撒冷去。路·玖·五三。不錯，耶穌正要往如德亞京都去，此處只是路過罷了。該城的人，看了耶穌一班人的行裝，或許由使者的嘴裏探得了消息，知道他們是要往日路撒冷去的朝聖團，於是就板着臉兒，不肯收納。如德亞人，對於接待旅客這回事，看的極神聖，況且現在是假道朝聖的時節，更其看若一樁大事情；不料竟被拒絕，竟被撒瑪里人拒絕，這誠然是奇恥大辱；宗徒們都生氣了，雅各伯和若望兄弟兩個尤其大發其怒，走上去對耶穌說：「主，我們叫火從天降下來，燒燬他們吧！你願意嗎？」他們以為從前厄里亞先知會降天火，現在他們是耶穌的徒弟，祇得師傅的允准，他們便可照樣施行了。

雅各伯和若望別號「雷霆之子」，原來是有來歷的。谷·叁·十七。

但是耶穌轉過身來，責斥他們說：「你們不知道你們懷着什麼心意。人子來，不是為喪亡人的靈魂，乃是為救拔人的靈魂。」耶穌此次，非但不納宗徒們的請求，並且嚴加申斥。他對待法利叟們如何嚴厲，而對待撒瑪里人竟

這般從寬莫非他預燭宗徒們將來在傳教時，能够遇到的困難，現在叫他們及早學些慈祥，爲到將來，能一在日路撒冷及如德亞各處並在撒瑪里，直到天涯地角給他作証一吧。宗徒大事錄·壹，八。

他們既不見收納，便向別的村莊去了。

人子無枕首之地

對於撒瑪里人的怠慢無禮，耶穌並非漠然不覺。他的感傷苦悶，又有路加給我們証實：「他們正在走路的時候，有一個人給耶穌說：『你不論往那裏去，我要跟隨你。』」耶穌給他說：『狐狸有穴，飛鳥有巢，但是人子却無枕首之地。』」

瑪竇聖史把耶穌這句話放在別節敘事裏。捌，十九—二十。但是推情度理，還是放在路加此處更合環境。耶穌此刻正已離鄉背井，要往日路撒冷去，回顧吧，是無情的故鄉，前瞻吧，是驕橫的京都，眼前呢，又不見容，受人侮蔑，竟到這般田地！試問何處有良朋好友——伯大尼辣匝祿一家子原是個例外。思念及此，覺得舉目無親，能不悲感交集。正在此時，有人來奉拜爲師，許願隨處追

從；又據瑪竇的記錄，這個來人，並非愚庸，且還是一位經師哩。耶穌觸景生情，回答說：「人子却無枕首之地。」唉，何等悲壯的言辭！默西亞、救世主，竟還比不上那些飛禽走獸！世人何愚，怎麼不知容他？我們如果願意做他的肖徒，應該效法他這種脫離世幻的榜樣。然而那個經師，却興高而來，興盡而去，誠然可惜！

耶穌入殿

耶穌正當趕路的時候，日路撒冷慶節已經按時開幕了。耶穌的仇人們，雖置身在盛舉之中，猶未曾一息忘了他們的眼中釘。當第一批加里肋人趕到日路撒冷時，一羣的如德亞人已把他們團團圍住，睜着晶瑩的眼睛在人羣裏尋找耶穌。他們搶着亂問：「他在那兒呢？」

若望聖史又接着述說：一衆人議論紛紛。有的說：「他是好人。」有的說：「不，他迷惑衆人。」但是因為懼怕如德亞人，誰都不敢顯然評論。——

這一段誠然是一幅簡單的寫生畫，再確切不能有了。羣衆們紛歧的意見、竊竊的私議、驚懼、探問，真所謂形容畢肖。這些可憐的民衆，他們不敢高

聲談論，因為他們知道：縉紳們和耶穌是水火不相容的死仇。

耶穌匆匆趕到，節日已去其半。無疑地，他借着晚夜的黑影，或許乘着人們都在做瞻禮的時機，悄悄地潛入了城門。

到了明天，一他升殿施訓了，一看他態度自如，真像無患足慮的一般。

施訓遇敵

如德亞的經師們，每好於舉行宗教禮儀之暇，在聖殿走廊內，

給民衆們講解古教的律法。耶穌在十二歲上，曾雜在人羣裏，聆過某名師的教誨，并且小耶穌也設難，也答問，他的聰明不凡，直教那位鬚髮齊白的名師異常驚訝。這次是耶穌自己登台了。他升到一座富有歷史性的講台上，從容坐下，托着律書，開始講解。弟子們，侍衛式的環繞在四周；前面站着的許多朝聖團員們，却像驚鹿般的恭聽講解。耶穌銳利的視線，早已在聽衆裏頭，辨認出那些愁眉不展的仇人們了。

忽而從人羣間，一聲一聲的傳出似甘而辛的疑問來，打斷耶穌的話語：「這個人沒有學過，怎麼明白經書呢？」不錯，如德亞人沒有一個敢上台教

誨，而不先精通希伯來文的經籍的，連每個字的奧義也都該透達，都該明瞭；並且要做經師訓衆，還該把歷代相傳下來的各種註釋，各種意見，都能背得出來。耶穌呢？如德亞人明明知道：他沒有從師讀過書，他是個目不識丁的鄉下人，他怎能當此教席？奇怪，他能念，能講，並且念的一些不錯，講的成績極佳。不過，無論如何，他不學而上台，在仇黨人看來，是不守成例，是革命，是叛逆！

耶穌答應他們說：『我的道理，不出於我，乃出於遣我來者。誰若願意遵行他的旨意，就可以認出來：這道理是從天主來的，或是憑我自己說的。誰憑自己說，必是求自己的私光榮；誰若求遣他來者的光榮，這人纔是真實的，沒有非義的。』

以上這兩個証理，誠然再確實沒有了。如果我們要認識真理的來源，我們該實行耶穌的道理，至少該勉力遵行。我們的行爲，如果在不息地追求美善，那麼，我們的悟司，才能漸漸地澈悟真理。我們跟隨耶穌，找到了天主，我們才確切知道：耶穌的道理來自天主。

我們再看看：耶穌所企圖的，只為導引我們認識天主，耶穌所希望的，只要我們光榮聖父，而不求光榮自己，這又明証耶穌不憑自己說，不為自己講，而一切惟為在天的大父。這些話，耶穌以前早已說過了。第，伍，四一—四四。

忠言逆耳。耶穌這些真實的話語，倒替仇人們火上加油。耶穌已看出他們怒氣衝天，眼睛快將噴出火來了。他便停止訓話，向那些剛才疑問的人們反問說：「梅瑟不是給你們頒給了法律麼？怎麼你們中誰都不遵守呢？」接着，他便當着聽衆面前，把在場若干如德亞人的陰謀揭破說：「為什麼你們打算殺我？」

耶穌的話，針對着仇人的層層惡念。耶穌講了該遵行獨一天主的聖意，他們便想：誰都不如他們遵行的周至。耶穌給這種虛偽的思想駁斥說：你們不是有梅瑟的律令嗎？可惜你們中誰都不知遵守！他們便想：我們守律最嚴，細關節目都不忍忽畧的。耶穌再可駁斥說：你們只是表面文章！你們只看字面，而不知字義的！我罷工日治病，你們責我越規，我當即給你們答覆過了。你

們有三個月的工夫，可把我過去的事蹟存想存想；豈知你們始終執迷不醒，始終懷恨着我：這是遵守梅瑟的法律麼？這是承行天主的聖意麼？耶穌所以詰問說：『爲什麼你們打算殺我？』

惡黨心裏明白；其餘的聽衆却不免驚異起來。他們中大半都不知道三月以前的故事，更不知道惡人們心懷謀死耶穌的歹念。羣衆一聽見耶穌的詰問，便答說：『你負魔了！誰打算殺你？』

這一切給若望聖史描寫的多麼生動自然啊！

罷工律

耶穌不讓聽衆們誤會到底。雖然他有意，特殊地給仇人們開導一番，但是他却向着一總在場的民衆說話，要使衆人都能豁然明瞭。他說：『我做了一件事，你們就都怪異！』他是在提及羊池畔療病的一回事。耶穌顯行的奇蹟甚多，而那些如德亞人偏偏只牢記着羊池畔的一回事：他們以爲這一次的治病是違反罷工律的。

耶穌從前曾申論過罷工的性質：『罷工日可以行善呢，或是作惡呢？可

以救命呢，或是害命呢？谷·叁·四。這次他索性把經師們慣用的理證式來證明：「梅瑟給你們留下割損的禮，因此罷工日你們也給人割損。若是人在罷工日可以受割損，爲的不犯梅瑟的法律；那我在罷工日，叫一個人全身好了，你們就對我生氣嗎？不要按外面形跡判斷，但要按公道判斷！」

換句話說：你們的頭腦應該正直一點：如果罷工日可以做一些善事，那倒不可多行一些嗎？

耶穌的來源

耶穌的回話是極有效力的，那些方才好問的人們，現在竟

鉗口寢說，一聲不作了。在耶穌四周，似乎常有人來去不絕。聽衆間也至少常有一部分在變動着。在最初幾個仇人去報告長老們的當兒，接着就有別的走來聽講。有幾個日路撒冷人也接踵到了，他們是知道長老們的謀算的，站着聽了一會兒之後，見耶穌侃侃而談，無所顧忌，便說：「這不是他們打算要殺害的麼？你看他講話很自由，人們也不給他說什麼！莫非長老們已經承認他確是基多了麼？但是這個人，我們知道他的來歷；基多來的時候，誰都不知

道他的來歷！

按當時如德亞人的意見：默西亞的來歷該當是極神秘的。現在耶穌的外表，當然還缺着這一個條件。耶穌便決意要把自己的神秘來歷給衆人啟示。

他就用大先知們訓衆的口腔，大聲教訓人說：『你們也認得我！你們也知道我的來歷！我却不是由我自己而來的！有一位，他確實打發了我來，這位呢，你們却不認識他！我可認識他，因為我是從他有的，是他打發了我來。』

親見親聞的聖若望宗徒，在好久之後給耶穌證明說：『誰都沒有見過天主；只是在父懷裏的惟一子，把天主啓示了人。』望，壹，十八。

稍後，耶穌又說過：『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是誰，除了子及子所願意啓示的人，也沒有人知道父是誰。』路，拾，二二；費，念壹，二七。

耶穌與天主間，原有特殊奧妙的關係：這是耶穌在在給人們啓示的眞

理。仇人們以耶穌公然施訓，爲不守習尚，爲越分，爲違法。耶穌毫不畏怯，大聲向聽衆們證明他的來歷，肯定他確實來自天主，教訓聽衆們不該憑外表判人，原來他那神妙的來源，斷非那些意志輕浮，性情驕橫的人們所能夢想得到的。

耶穌的話實然有勁，乍一出口，惡人們竟然怒不可當，想要一口吞他下去：「他們就設法要拿住耶穌，可是沒有人下手，因爲他的時候還沒有倒。」

敵方出差拘拿耶穌

那時候，耶穌四周的空氣異常緊張，雖然惡黨一時不敢下手，但是將來未來的悲劇，却已醞釀成熟，時到卽發。耶穌抱大無畏的精神，挺身來京，與惡黨交鋒，雖則衝突甚烈，然而再戰再勝，在在顯示了他的果敢、威嚴、明智、堅忍。當時聽衆間也有一小部分同情於耶穌的。若望記着：「但是聽衆當中，有許多信他的。他們說：『幾時基多來了，他行的奇蹟，難道會比這個人行的更多麼？』」

也許有耶穌的朋友們，低聲低氣，給旁人述說耶穌在加里肋顯行的奇

蹟。總之一句，耶穌那時却也有相當的權威；不然的話，爲何那些長老們，連續聽報之後，心神頓覺不安呢？

聖若望接着說：「法利叟們，聽見衆人指着耶穌這樣暗中議論，就同司祭長打發差役來拘拿耶穌。」

長老們措事能幹，千叮萬囑，教差役們總要審情度勢，隨機應變，切不可冒然從事，下手前，先該攙雜在羣衆裏頭，佯作聽講，而後等待機會到來；祇須在兩三天內拿到，並無嚴格的限期。

耶穌望見公家惡勢力的代表們來了，便簡單而憂感地向他們報告：「我同你們在一齊，還有不多的時候了。我要回到打發我來者那裏去！」

繼而，他看到義撒厄爾民族將執拗不醒，永遠在迷津裏找尋默西亞的苦悶，便預言說：「你們要找我，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們也不能來到！不清楚些講：將來我升了天堂，回到了聖父那裏去，你們還在找尋默西亞，默西亞就是我，可是你們不認識。你們始終找不到他，並不是你們本來不能

够找到，實在因為你們的錯謬成見，把你們蒙蔽了！

耶穌這些隱約的預言，蒙了眼的仇人們怎能懂得來呢？如德亞人就互相疑問：「他可往那裏去，叫我們找不着他呢？莫非要去往散在外邦的人們那裏去麼？他該去教訓外邦人麼？他說的：『你們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們也不能來到，』這是什麼話呢？」

耶穌不給他們回話，便起身同宗徒們退出了重圍。羣衆也散開了，只聽得彼此還在討論耶穌的品格和講話。

活水的泉源

禮畢出堂，耶穌和宗徒們登阿里伐山過宿。我們根據聖若

望第八章開首的一句話，可推定他們每晚是如此的。無疑地，在山上適當之處，宗徒們用青枝綠葉搭起了蓬帳一座，熱心的義撒厄爾人，每逢這個瞻禮總是設帳露宿的。這點上，耶穌當然要率由習尚，不肯立異。

帳幕瞻禮，共歷八天，最後一天是頂神聖頂熱鬧的禮日。這天，主要的禮節是取水遊行。遊行以南門西洛池為始點，以北首大殿為終點。司祭手持金

壺，至西洛池取水，帶到聖殿裏來，重行傾注。這種禮儀，含有很好的意義：第一，爲紀念昔日天主大顯奇蹟，命石間生泉，涓涓流出，使逃難曠野快將渴死的義撒厄爾民族，得有清水可飲的一回事；第二，爲求天降大雨，使整個巴勒斯坦，在夏季早乾之後，重得時霖的潤澤。此種大地被雨露刷新的景色，又是罪人們改過自新的徵象。此屆遊行，民衆們所有熱烈的情緒，真是難說難描。只見千萬束樹枝高舉，有的青枝上還掛着美麗的果實咧！遊行完畢時，殿內殿外，處處擁擠不堪：看他們融融怡怡，多麼愉快啊！這是叫做「賀三納」的一天。

耶穌偏偏又揀選這最熱鬧的一天顯身於衆。他這次站着不坐，等聖殿的院子走廊都被人羣充塞了，他便復用大先知們的口腔，高聲向衆說：「誰若渴了，請他到我這裏來嗑！信我的人，如同經上說的，必有活水的江河，從他心裏流出來！」

這些話有什麼含義？如德亞人聽了這些話，不難憶起先知們的預言：愛

才基哀、依撒意、匝加理和若哀都有談到活水的文句。其中以依撒意先知的預言最爲清晰：

「你的光，將自黑暗的懷裏升起，

你的黑暗將光明如白晝，

天主將是你永久的導師……

你將要像灌溉及時的花園，

你將要像涓流不息的泉源！」依撒意·伍捌，十一。

凡此皆表明救主來時，必將廣施恩澤……

聖史若望，因天主默啓，接着註解說：「耶穌這些話，是說的信他的人，將

領受的聖神，那時聖神還沒有降臨，因爲耶穌還沒有受享光榮。」

耶穌的預許是多麼美啊！他許把天主寶貴的聖寵，賜給那善信人的靈魂了。一個美麗的新世界，快將應聲而出了。

「耶穌是誰」的論爭

耶穌雖然遭法利叟輩的惱怒，但是他的容貌，他

的言語，他的舉止態度，總之，他的一切外表，都會引好心人起敬起畏，仰慕不止。聖史們對於耶穌開教伊始，所有折服人心的威力，已各有記述。此次若望聖史描寫的尤其生動。民衆兩次聽講之後，對於這位加里肋的講師，就有各種不同的認識，而發表了紛歧的意見：「有的說：『這真是一位先知！』有的說：『這就是默西亞！』但是也有人說：『難道默西亞會出自加里肋麼？』經上不是說基多該是達味的後嗣，出在達味本城白冷嗎？』於是爲了耶穌的問題，衆人的意見便紛歧不合。」

這裡，有許多人信根固然不深，却很同情於耶穌；可是在他們的四遭，還有不少醉生夢死執迷不醒懷恨耶穌的人。這方越發同情愛護，那方也越發惱怒憤恨。『其中有人要拿住耶穌，但是沒有人下手，』一大司祭的差役們，也不由自主地給一種敬畏之情束縛住了。他們平素拿捉犯人，毫無憐惜之情；這次負着重大的使命而來，竟然不敢下手。耶穌的威力鎮人，誠然奇妙。

「差役們回到司祭長和法利叟們那裏。他們就問差役們說：『爲什麼

你們沒有捉上他來？差役答說：「從來沒有人會說話像這個人的！」法利
 叟們說：「莫非你們也受迷了麼？官長中或法利叟們中，那里有一個信仰他
 的呢？只有這些不知法律的民衆，他們是可咀咒的！」

長老們出口便是法律；觀他們的行爲，却都與法律背馳！

意想不到，就在法利叟人中間，竟然發出了一個替耶穌——法利叟的仇
 人——辯護的聲音。這一個法利叟，不是別的，原是一從前夜間來訪耶穌的——
 那個尼各德莫。他勇敢地替正理辯護說：「按我們的法律，豈有不先聽聽本
 人的口供，不先查明他所做的事，就判決的嗎？」

尼各德莫這幾句提醒人的話，確然說在理上，可惜不但無效，倒引起惡
 黨反咬一口：「難道你也是加里肋人麼？你查考聖經，就可以知道自來加里
 肋沒有出過先知！」

納匝肋人是引不起茹達人的重視的，——那曉得耶穌原還是白冷產呢！
 由尼各德莫的話，我們知道：就是在當時議員中，對於耶穌的意見，也分

了自相矛盾的派別。

究竟他們中沒有一個敢追究耶穌：

「他們各自歸家去了。」

耶穌也徑赴阿里伐山去了。

第二章

訓斥京中法利叟

望，捌。

(廿九年十月)

耶穌留京

姦婦

耶穌爲世光

警告

亞巴郎的真子

法利叟的父親

耶穌和亞巴郎

沒有亞巴郎之前就有我

耶穌留京

帳幕節完了。來京過節的旅客們都該就道返里了。耶穌來時既未與本鄉人爲伍，去時亦不願和他們同行。加里肋朝聖團起程北去時，耶穌也不免目送心傷。別了，無情的加里肋！直到復活之後，再和你見面吧！

耶穌和宗徒們留着不走，他知道時機未至，誰都不敢下手擒他。但是雙方劇烈的論爭，將重演於京中了。

若望第八章開端就敘述一個姦婦的事情。這事發生的日期，是否在帳

幕節完畢的當兒，我們不能夠完全肯定；但放在此處敘述，恰可見耶穌的懷抱和法利叟人的觀念，相去何啻霄壤！

姦婦 一天一發亮——便是瞻禮末日的翌晨——耶穌又回到殿裏。衆百姓都到他跟前來。——這時城中還有許多客人沒有走。耶穌便在走廊內坐下，照老樣訓衆。忽而一擁人前來，轉移了衆人的視聽。一經師及法利叟人，領來了一個正在犯姦時逮住的婦人。他們叫她立在當中，就給耶穌說：「師傅，這個婦人是剛才在她犯姦的時候逮住的。梅瑟在法律上命我們用石頭砸死這樣的人。你說該怎麼樣呢？」

原告人的用意顯然可知：並非爲救靈心切，亦非爲守法至誠。——他們說這話，是要試探耶穌，爲的好借端控告他。——

耶穌在傳教之始就寬待罪人，這使法利叟們怪異的很，因爲他們撞見了窮獨無依、鄉下愚民或罪犯之流，不作三日嘔，便要倒退三舍。而耶穌對於這些苦民，反顯了無限的慈祥；聖經上記載此類的事實，差不多處處皆是。經

師及法利叟輩久欲藉端控告他，此次良機重逢，想要叫耶穌當衆下台。一個被逮的姦婦，他豈敢替她辯護麼？他如果敢，那麼衆百姓都要怪異他了。教律上寫的很明白：一個許配於人的童女，如果在城裏行姦被人拿住了，那末姦夫姦女都該用石頭砸死；除非在曠野裏拿住的話，那末女子可免死刑。一個婦人犯姦了，罪當更大。申命篇·念貳，廿一以下。

這次，耶穌如果說寬免罪婦，他們便要控告耶穌不遵教律，飭人拘拿，懲罰處死。耶穌如果說砸死她罷，他們便要誣告耶穌刻薄待人，叫民衆都該離棄他了。

耶穌依舊坐着。惡黨在訴罪的時候，一他俯下身子，用指頭在地上寫字。一惡黨見耶穌不理會他們，倒發急起來，加緊追問，要強逼耶穌答話。一他們還是不住的追問，耶穌就挺起身來，向他們說：「你們中誰沒有罪，可以先出首，用石頭打她。」遂又俯下身子，在地上寫字。一

耶穌的話乍一發出，原告人頓覺慌的很，一個一個，老的領頭都溜走了。

大致年愈長，犯罪愈多吧？耶穌依舊俯着身子讓他們去依法懲辦。宗徒們眼看惡黨抱羞逸去，很覺快慰。一會兒，原告人走的一個不留，只剩下那個婦人還在當中站着。耶穌挺起身來給她說：「婦人，他們那裏去了？沒人定你的罪麼？」

可憐的罪婦還在戰慄着，簡單地回答說：「主，沒有！」話雖簡單，却大顯了依恃悔罪的心。所以耶穌遂向她說：「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去罷，可是以後別再犯罪了！」

耶穌待謙遜悔罪的人，常常是這般的慈悲。

耶穌爲世光

又有一次耶穌到殿裏施訓。這時朝聖團都已回去，圍繞着

耶穌的，並不擁擠：除宗徒外，祇有本地的一些百姓和法利叟們。雙方交鋒，難免一場惡戰。那時候大致天氣陰霾，太陽不見，耶穌便因時取訓說：「我是世界的^光：誰跟隨我，不在黑暗裏行走，而將有生命的光。」

耶穌慣好用象徵訓人，他以前曾以世光比宗徒，現在就以自己當世光。

若望宗徒聽的慣了，筆尖裏屢屢透出這種字句來，如果要推溯起來，原有出處可尋：先知依撒意曾預言：默西亞將是「邦國之光」；依撒意，肆貳，六；一肆玖，六十。耶穌言如其行，證明自己實然是默西亞。法利叟人便搶嘴詰問：「你自己証自己，你的証不真！」也許他們憶起耶穌數月前說的話：「我若自己証自己，我的証不真？」他們有意在譏刺耶穌，笑他前後說話自相矛盾。然而耶穌上次的講話是普遍性的，他曾引若翰保弟斯大和在天大父——用聖蹟——來證明自己所負的使命。此次呢，他當仁不讓，運用他無上的權利，專為針對着那些亮眼睛瞎子而立言。試問人間誰是他的証人？他的來源和使命，祇有他獨個知之最詳。他彷彿光明自証為光明。太陽普照大地，證明它是光亮的。耶穌是信德之光。他來為光照世人，使我們知道自己的來方去向。對於生命的大問題，若是只憑我們自己的智力，試問能作若何詳明的解答？再者，耶穌非但完全認識自己，并且還洞燭人類的一切，纖毫無漏。為此他便自稱為「世光」。

請再聽聽他的回語：「我雖然自己証自己，我的証也是真的，因為我知我從那裏來，要往那裏去；你們却不知道我從那裏來，要往那裏去。」耶穌的行爲本來是極顯明的証據，能使人知道他的來方去向。可惜法利叟輩瞎了眼，看不出真假來。他的証據，如果爲法利叟輩是假的，至少爲他自己與信從他的人們是真的。我們信耶穌爲真天主，因為他親口說過的，當然耶穌所顯無數的奇蹟和他自身的復活，是最大的証據，證明他有至尊無上的天主性。但是，他的話却是他行爲的印璽呢！我們整個的信仰是建築在雙重基礎上的；基多親口說了，他又把事業証實了。

可是梟鳴畏光，法利叟輩遇光閉目，那裏還能够認辨黑白？他們評論，只看外表，以爲這個加里肋人，既不與他們同氣同道，同樣泥古，怎能是默西亞呢？耶穌爲了這點便責斥他們說：「你們按肉身判斷；我呢，我誰也不判斷，即使我判斷，我的判斷也是真的，因為我不是獨自一個，有我，也有打發我來的父。」

如果他不行奇蹟的話，人們可當他如人一般的教師而已；然而他曾顯了許多奇蹟，用天主的印璽，證明了他所說的：「父親同我在一塊；」所以他並不孤獨，也並不是個異想天開的道學家。他有父親同他在一塊呢。他接着對法利叟們說：「在你們的律法上寫着：兩個人的見證必是真的；如今有我給我自己作証，又有打發我來的父親給我作証。」他們心裏在暗好笑，以為這個加里肋人真不怕羞，竟要把家裏的老頭兒捧出來了。他們不願意知道耶穌有個天父在呢，他們便猙獰地問他：

「你的父親在那兒？」

耶穌厲聲說道：「你們也不認得我，也不認得我的父親；若果然認得我，也認得我的父親。」

耶穌說的這麼堅決利害，以致法利叟們個個怒髮衝冠，而又捫口無言。「誰都不下手拿他，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到。」

聖若望為証實他的敘述，把耶穌講話的地點也註明了：「這些話是耶

耶穌在殿裏銀庫院教訓人說的。」

警告

耶穌剛纔的答語雖然嚴厲，但是沒有下逐客令，實像還有一番更利害的警語要給他們佈告哩。聽講者所以依舊是那幾十個人。耶穌正容給他們說：

「我要走了。你們將要找我。你們將要死在罪裏！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來！」

意思是說：「我的時候快將完了。默西亞就站在你們面前。你們現在若是還不信，那末到我死後，你們即使要找我，也終屬徒然。你們到死固執不信。便是你們的固執將阻止你們跟隨我，到我要去的地方。我的聖父那裏！」耶穌此處的講話，隱隱約約，把如德亞人來日的遭遇都揭曉了。可憐的如德亞人，千百年不斷地在找尋：默西亞。默西亞所給予世人的超性生活，他們至今還分享不到。

耶穌如此鄭重地公然警告了如德亞人，而法利叟們竟然回禮了一種

冷酷的辱罵。他們彼此相語：「他說的：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來，莫非他要
想自殺嗎？」

耶穌窺出他們的心意，或許聽到了他們的竊竊私議，便給他們申說：自
己和他們並不同一出處，同一結局。他們自想會包升天堂，而估量耶穌將自
殉投獄：這是錯極的幻想！

耶穌給他們說：「你們，你們是從下來的！我是從上來的！你們屬於斯
世！我並不屬於斯世！為此我給你們說過你們將死在罪裏。因為，如果你們不
信我確實是他（默西亞），你們將死在罪裏！這是提心弔胆的警語！我
確實是他：他們不能不懂。全部聖經是在講論他。他，便是人們望眼欲穿
的那個：那個救世主。誰拒絕信他，便該處死，死在罪惡中。」

耶穌的話確實有情有力，聽衆當中一部分已經有動於心了。可惜，那些
始終執迷的罪徒還是茫然！罪人拒絕天主默感的悲劇是如此的！他們佯作
不懂，帶刺帶問：「你究竟是誰呢？」耶穌對着這些盲人，不覺有些敗興，感歎

說：「我便是原先給你們說的啦！」至此，耶穌見他們依然心硬如鐵，本想不講下去了；可是對於那一部分已經感動的如德亞人，他覺得不忍放棄，便加上說：「我有許多談論你們及判斷你們的事；但那位打發我來者是真實的；我從他那裏所聽來的，就拿來傳於世人。」

耶穌又把他的出處和他道理的來源，給他們說明了，法利叟們還是不懂，也許不願懂，「他們沒有懂得：他是指着天主聖父說的。」

耶穌又用一種引人細聽的語調給他們說：「當你們舉起了人子時，你們就認得我之爲我了！也就知道我由我自己並不作什麼，我所說的，都是按着我父親所教給我的。打發我來者合我同在。他不曾捨離我叫我孤獨，因爲我常常做他所喜歡的事。」

他的話深入到一部分人的心中，據聖若望的記載：「許多人便信仰了他。」

信仰他的確實是有福的；可是那些執拗不醒的法利叟們，還是挺着肚

子，不肯繳械！

亞巴郎的真子

剛才一場苦戰，結果投旌有人。耶穌見亡羊歸棧，當然不忍離棄，接着又諄諄訓話。但法利叟人搶嘴挑釁，幾乎演成血戰。

耶穌就向信他的如德亞人說：「你們如果在我的說話上站着，你們就真是我的門徒，你們將認識真道，而真道將叫你們得到自主。」得到自主，便是出離迷津，脫除罪戾的意思，但是仇人們聽了，頓覺怒從心起，怎麼叫他們將來得到自主！竟然當他們如同是奴隸了嗎？這確實是古老民族的奇恥大辱！他們便忿氣怒聲地駁斥說：「我們是亞巴郎的子孫，從來沒有當過人的奴隸！怎麼你說：你們將得自主呢？」

耶穌不畏不懼，從從容容，頭頭是道的答復他們：「我老實告訴你們，凡人犯罪，就是罪的奴隸。奴隸不能常常住在家裏。只有做兒子的纔能常常住在家裏。所以如果兒子救贖了你們，你們纔真是自主的。我知道你們是亞巴郎的子孫。但是你們在打算殺我，因為我的話不入你們的心。」

驕傲人，目空一世，何勿對鏡自認？耶穌苦口申論，意欲喚醒迷朦，使認識人類的本來面目，原是卑陋的怪可憐！他們以爲：亞巴郎！我們的父祖亞巴郎！我們是亞巴郎的後嗣！我們是亞巴郎的百姓！這是法利叟們的永久誇口辭。好像搨出了這個榮銜，便可解決一切，便可享受各種的權利，便可拿到升天堂的包票了！

耶穌的警鐘鳴了，叫他們睜眼認認自己：人類原是可憐的受造物，沾了天主的寵愛，才算聖父家裏的人，不幸一旦失足犯了罪，還要從聖父家裏逐出去。合亞巴郎同一血統的人就理應升天堂了麼？！不！即使領了洗，做了耶穌的徒弟，如果不效法師表，不勉爲肖徒，也是白白的。

法利叟的父親

他們：法利叟輩，他們所聽從的父親是誰？亞巴郎嗎？！不！

耶穌有條不紊地給他們說：我所說的，是我在我父親那裏所看見的；你們所行的，也是你們在你們父親那裏所看見的。

耶穌在說他們的父親是魔鬼，他們沒有懂得，所以加勁挺胸凸肚，提高

聲帶，衆口一辭的吶喊着：「我們的父親，就是亞巴郎！」

耶穌還詰說：「你們若是亞巴郎的子孫，就該行亞巴郎所行的事！可是，我把從天主那裏所聽來的真道傳給了你們，你們如今却打算殺我！這並非亞巴郎所做的事！你們行你們父親所行的事！」

噢，謎語！他們的父親不是亞巴郎，是誰呢？

他們於是衆矢齊發，只聽得狂吼怒號：「我們不是姦生子！我們只有一個父親，就是天主！」

「若是天主果然是你們的父親，你們必定愛我，因為我出於天主，來自天主。我並不由我自己而來，乃是天主打發我來的！爲什麼你們不領會我的話呢？是因爲你們不能聽納我的話。你們出於魔鬼，魔鬼是你們的父親，你們父親所盼望的，你們就喜歡去做！他自太初就做了兇手殺人。他不在真理上站着，因爲真理不在他心裏。他每次撒謊，是從心底裏說出來的，因爲他本是騙子，是欺詐的鼻祖。至於我呢，我把真理告訴了你們，你們反不信我！你們

中誰能責我有罪？我既已把真理告訴了你們，你們爲什麼不信我？從天主來的必聽天主的話。因爲你們不是從天主來的，所以你們不能聽天主的話！

多麼可駭的罪狀！古先知們講道責人，從無這般利害！我們覺得耶穌說到最後幾句，愈顯急切痛心。惡黨聽到每句之末，覺得憤恨交集，險些兒怒目噴了火！一時理窮舌結，僅僅想出一句褻瀆的話答復了耶穌。耶穌告了他們是魔鬼之子，他們便把一句辱罵回復了他。耶穌說了他們並無亞巴郎真子的品格，他們便當他是個被人不齒的異教徒，洋鬼子。他們盡其所能的說了這麼一句話：『我們說你是撒瑪里人，說你附了魔鬼說的不對嗎？』

不，我沒有魔鬼附着，但是，我尊敬我的父親，你們却凌辱我！我不求我自己的光榮。自有（替我）求光榮者，并且判斷（你們）者。他們罵他是撒瑪里人，耶穌不以爲恥，置之不理。他們罵他是附了魔的，耶穌就不能容忍，力爲辯明，再鄭重宣稱，上有大能的父親，並肯定自己確是真理和幸福的

源泉：我實實告訴你們，誰若遵守我的話就永遠不死。

耶穌和亞巴郎

堪憐的如德亞人，聽了耶穌的話，非但不肯醒悟，反而變

本加厲：現在我們看出了：你確有魔鬼附身。亞巴郎死了，先知們也死了。你却說：誰若遵守我的話就永遠不死！難道你比我們的祖宗亞巴郎還大麼？亞巴郎死了，先知們也死了！你把你當作什麼人呢？

這是第二次仇人們勉強耶穌說出自己的究竟。耶穌見他們問的太無意思，却並不迴避。他們居心不良，強欲把耶穌和亞巴郎放在兩極端處。耶穌只須一句話，說出了亞巴郎同他有些什麼關係。

若是我光榮我自己，我的光榮算不了什麼！光榮我者是我的父親，便是你們所說的：「我們的天主！」可是你們不認得他，我却認得他！如果我說我不認得他，我就是謊人，合你們一樣了。我確乎認得他，并且我遵守他的話。你們的祖宗亞巴郎，為得見我的日子，喜歡的踴躍，他看見了，也就愉快了。

此次顯明是默西亞在講話。聖祖亞巴郎蒙天主啓示，知道將來有一天

默西亞要出在他的後嗣中。他喜歡至極，常常盼望見那日子。後來得到天主的顯示果然看見了，於是快活的說不出話來。耶穌此次自白，說出自己和亞巴郎的關係，論理應該使聽衆都信服了，那知如德亞人還當作兒戲的詰問：
「你還不到五十歲，就見過亞巴郎麼？」

沒有亞巴郎之前就有我

耶穌於是鄭重申明：「我老實告訴你們：沒有

亞巴郎之前，就有我！」

永遠存在，永遠不變，這是天主的性體。他們是知道聖經的，他們能不憶起天主給梅瑟說的話麼：「我是自有永有的。」耶穌是人，又是天主。以天主性而言，耶穌是無始無終的。耶穌此處指着自己的天主性而講，是再顯明沒有了。耶穌如果不是天主，他的話非但沒有意義，并且是褻聖，侮辱天主之至。在此一言，或能使如德亞人信仰耶穌，或白白的反叫惡黨毒咬一口。事實是如此的：他們聽了，就說他是侮辱天主，就要按着法律，拾石砸死他。廣大的院子裏，並不缺少砸死一個人的磚石。這麼巍峨的殿宇，年常有損壞待修之處。

的。但是時候還沒有到，耶穌乃隱藏自己，走出殿去。

若望此次論爭不可謂不劇烈。如果耶穌允准的話，結果能演成流血的慘劇。

恨入骨髓，畢竟要把耶穌處死才休。也給我們描寫了惡黨讎視的狠心，他們

第三章

胎警者 望 玖

善牧喻 望 拾

(十月廿九)

耶穌出殿

胎警

奇蹟

法利叟上台了

查究

威武不能屈

耶穌安慰警者

善牧之喻

第一式比較

第二式比較

第三式比較

設喻後

耶穌出殿

惡黨既欲投石砸死耶穌，而耶穌竟能脫免禍殃，易如反掌。誰

若不明白當時姑達國內的社會狀況者，定必驚異莫解。要知道那時候姑達歸羅馬帝國統治，羅馬人管理屬國，政策很嚴，除當地宗教的內部組織外，對

於其餘行政事件，絕不與以自由。司教長等爲處死耶穌，不敢擅自治罪，而該仰賴羅瑪駐茹總督比拉多的定斷，實在因爲本國的高等議院，已無斷人犯罪的緣故。不過當場擒住的罪犯，如果罪惡深重，大犯教律，衆目昭彰，無須庭審，衆口一辭地立即處以死刑，那麼幸可無妨。我們已見：法：利：叟：輩：不止一次想撈着機會，掀動衆怒，在皇法之外殲滅耶穌。如果在聖殿圍地，當雙方劇烈爭辯之際，借端把耶穌砸死，那麼羅瑪警士定不加以追究，因爲一個屬民的生死，在羅瑪人看來，當然不介於懷；況且行兇惡黨，可以宗教事故爲藉口而掩飾自己的罪戾。但是出了聖殿的範圍，在通衢街道上，他們便不敢如此行兇，妨害治安了。

耶穌乍一出堂，便告無事。仇人們良機已失，傷歎徒然。他們雖以僞學誇人，自居民衆之上，見了民衆，却有三分迴避。何以故？實因他們驕橫過度，欺大壓小，自鳴得意，拘泥小節，自稱守法，見人稍有越規，他們便肆口責斥，爲此引起老百姓們滿腔惱怒。耶穌呢，適與反比，良善心謙，一視同仁，窮者憐之，憂者

慰之，犯法者正之；而又絕智絕能，顯行奇蹟，惠人實多，見弱而扶之，見強而不懼，當仁不讓，苦口申斥，隱謀惡計，始終不能撼其志；他如此智仁勇毅，十全十滿的人格，能不令有心人起敬起畏嗎？除一班寡信多忌者之外，民衆間確有不少同情於耶穌者。爲此耶穌一出聖殿範圍，走上街道，便得到保障了。

當他離鄉的那時，甚覺遲疑不決，不願顯然來京，爲的是預見了惡黨的謀算吧；現在到了京都，却又依依不捨地不忍離去，差不多每天有死亡來顧訪，而每天又把它趕回家去；現在他何以胆大如此，莫非他被難的時候還沒有到來。

至此衝突甚烈，接下情勢忽變和緩。看了上面的理由，就可免無謂的疑難了。

胎警

聖史若望給我們述說：「耶穌在過路的時候，看見一個胎生的瞎子。」聖史沒有給我們切定時日。此類堪憐的殘廢者，既不能自食其力，只得沿街乞食，仰賴於人。在幾處來往人衆的場所，和那進出人多的殿門附近，常

能見到他們。

宗徒們見耶穌止步，就在師傅的四周站着。前次舌戰的當兒，他們也陪着師傅的；只因國家的領袖們也在場，他們覺得有些胆寒。雖然師傅幾乎殞命，學生們始終未敢插嘴。此次除師生外並無閒人，他們便容易啓口，見機就問。那個天生的瞎子便是他們談話的取材。按當時法利叟們和多數如德亞人的俗見，以爲世上的窮苦病痛，都是被難者的本罪所招致來的。試聽宗徒們問耶穌的話：

「師傅，這個人生來就瞎眼，是因着誰犯的罪？他自己呢？還是他的父母呢？」

天主有時也把世苦懲罰人的本罪，對於這點，耶穌並不否認；但是不可一概而論，請聽耶穌的答話便可明瞭：

「也不是因着他自己犯罪，也不是因着他父母犯罪；但是要在自己身上顯行天主的事業：就着白日，我該作打發我來者的事。黑夜要到，那時候就

誰都不能作事了：我在世上時，我是世上的光。

耶穌回話的用意，原在最後的兩句。他的果敢與苦悶，那時正混在一起。死亡，不能避免的死亡，眼看已掛到面前了，全知的耶穌，清清楚楚看見一切的將來，都若在眼前的一般。他工作的白日快將完了。不久之後，便是黑夜，死亡。

我們一死之後，不能再工作了：禍則永禍，福則永福，誰都沒有話講。趁着白日裏，在生時，幹辦天主所分派的職務。生命的意義，只是在承行主命！

耶穌的任務是光照世界。他就要顯行一個奇大的聖蹟，為踐行他的任務。

奇蹟

耶穌給宗徒們說了那些話，一便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上，而後給他說：「你到西洛池裏去洗一洗。」——西洛解釋被遣的意思。——他去了，一洗，回來就看見了。

耶穌本可一言愈病，省力的很，此次又加上些手續，顯然是他故意要如

此的。那天恰是休息日，他那種行爲是違反法利叟們所定的罷工律的。耶穌是要民衆曉得：他這次所行的奇蹟，結果雖然能惹起一部分法利叟人的怪異，但同時也給民衆們証明了：那些假聖人所立的規律，瑣屑雋刻，誠然太無意義。

耶穌的預料終於實驗了。安息日如德亞人在家無所事，便到外面去逛。耶穌愈瞽的奇蹟，當然不能夠掩蔽衆目。當瞽者雙目塗泥，走向西洛池去的時候，不免已有好事者跟他同去。等到一洗之後，慕地雙目齊明，炯炯不異常人：於是民衆羣集，爭先恐後地探聽奇蹟的究竟。據聖若望的述說：

「他的鄰舍和先前見過他討飯的人就說：『這不是那個素日坐着討飯的人麼？』有的說：『是他！』有的說：『不是他，是同他相似的。』他自己却說：『就是我！』」

他們就給他說：『怎麼你的眼開明了？』
 他答說：『叫耶穌的那個人，擠泥抹在我眼上，給我說：『你往西洛池子

自然明瞭，但他們佯作一些耳聾。

「他們中有的說：『這個人既不守罷工日，必非從天主而來！』」

別的說：『怎麼一個罪人，能行這樣的奇蹟呢？』」

他們就彼此意見不合。

混擾之際，又向警者說：

『那個開了你眼的人，依你說，是怎麼樣？』

『是一位先知！』

哦！有些危險性！有什麼法子可叫這個人禁口不言呢？在先，此人以前

究竟是個瞎子？怕是個耶穌的信徒吧？真的？也許是假冒？那末，先該嚴加一番

調查。好！叫他的爹媽來！先把他們倆老人家威脅一下再說！

耶穌不致是他所冒認的那個。他自稱為歐西亞呢？——決不，我們決不承

認！並且，誰敢信仰他的，我們要把他們全數絕罰！

這裏並非形容過甚，因為若望聖史在九章廿二節明明寫着：『本來如

德亞人已經公同議定，誰若認耶穌爲基多，就把他逐出會堂。一當時的絕罰原分三種：第一種禁入會堂，時期不到一月；第二種更利害些，時期一月有餘；第三種最利害，期限無定，能致財產沒收。

法利叟們相商之後，決定了查究辦法。他們不信耶穌顯行奇蹟，即使事實昭彰，無可否認，他們也要奸計百出，抨擊耶穌。

查究

胎警的父母叫來了。大致在走來的時候，有好心人把法利叟們的議決案給他們知照了：誰若信了耶穌，就該逐出會堂，而被視爲無宗教徒！

「這是你們的兒子嗎？你們說他生來就瞎的嗎？怎麼他現在看見了？」問的口吻非常嚴厲。

那老父母兩個看看鄉愚，回答的話却很明智：

「我們知道他是我們的兒子，並且他生來就瞎的。但是他如今怎麼會看見的，我們不知道，是誰教他看見的，我們也不曉得。你們問他自己罷。他不小了，他可以自己說他自身的事。」這是很好的脫身法；可是心臟的跳動却

已失了常規：一瞎子的父母，因為怕如德亞人，所以說這話：——他不小了，問他自己吧！

和這兩個老年人真沒有話講，還是再從瞎子身上着想吧。他們便又叫了先前瞎眼的人來，給他說：

「你該當歸光榮於天主！我們知道那個人是罪人。」

請注意：他們對於瞎子看見的事實，已經不敢再否認了；但是他們詭計百出，現在又要想引誘瞎子否認自己的恩人了。唉！他們不是自名為義撒厄爾的博學鴻儒麼？他們竟敢強逼人信仰，竟敢肯定耶穌是個罪人！——你該當歸光於天主！——說話多麼漂亮！但言外是說：你該當效法我們講話！我們就是學問！我們就是權威！我們就是勢力！祇有我們堪當社會上的導師！

威武不能屈 可是那個乞丐，他素常孤苦伶仃，不受任何社團的拘束，他覺得他是自由的，堅強的，一拳來一脚去，什麼威武都不能屈服他的。

他答應說：「他是否罪人，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我先前是瞎子，而現

在看見了！

此人剛強不屈，出乎法利叟們的意料；但是他們一時下不了台，便重復追問：「他給你做了什麼？他怎樣開了你的眼呢？」

「我給你們說過了！你們已經聽見了！爲何你們再願意聽呢？莫非你們也要做他的徒弟嗎？」

如果在旁有人——想當然，——定必不禁噱笑。法利叟們聽了，覺得又好笑，又好氣。他們窮息竭想，無法對付，只得拿出辱罵的老套，粗聲厲色的給他說：「你做他的徒弟吧！我們，我們是梅瑟的門生啦！我們知道確實：天主和梅瑟談過話。那個人，我們却不知道他是從那來的！」

噢！奇怪！一個可憐的乞丐，我們將見他抖擻着精神，站在列位博學名師之前，發揮其神學，容正言厲，駁斥無餘：

「確乎這是很奇怪的！他開明了我的眼，而你們還不知道他是從那裏來的咧！我們曉得天主不聽罪人的祈禱的。祇有熱心恭敬天主，承行主旨的

人，天主纔聽他：叫一個生來的瞎子開眼看見，這是從有史以來沒有聽見說過的！這人若不是從天主來的，定然不能行什麼（聖蹟）！

壯哉斯言！他還可加一句：『喂！你們既然自稱為天主的忠僕，何不照樣做做？』

「天主不聽罪人的祈禱：這恰是法利叟們的道理。顯行奇蹟的權能，天主本來不肯賜與罪人的；但有時為證明他的律令起見，也能够有一二個出規的。」

施咀呢：『法利叟們這時已理窮辭塞，他們失敗了！他們便老羞成怒，擺出虎威，大』

『你整個生於罪惡，倒來教訓我們嗎？』

這樣狂叫毒罵之後，就把他趕出去了。

耶穌安慰瞽者 乞丐不折不撓，打敗了惡黨，大顯了信德，應受相當的酬報。

「耶穌聽見說他們把他趕出去了。幾時遇見了他，給他說：『你信仰人子嗎？』」

問題是有些奧妙的。當時候的如德亞人，不甚明白「人子」的意義。瞎子驚異地問：『主，人子是誰，叫我好信仰他呢？』

耶穌說：『你見了他，現在同你說話的便是！』

此處大概是若望的簡筆，耶穌理當先給他解釋幾句，比如說：『人子便是來救拔撒厄爾的默西亞。』

耶穌的解釋雖是簡單，已經足夠使瞎子領會了。受了恩的瞎子毫不猶豫，對耶穌說：

『主，我信！』他就雙膝跪下，朝拜耶穌。

這時，百姓重又蜂擁似的聚集攏來了。耶穌瞧見有幾個法利、叟也混在民衆當中，便提高嗓子向乞丐說話，要使在場的人都能聽得：

『我來到這世界上，是爲把人分別開，要叫那看不見的看見，那看見的

道，他就迎合茹達的風土人情了。茹達境內多山地，青青的野草代替了加里助那邊蓬蓬的麥苗。牧畜當爲此處的主要行業。馴順的綿羊和出角的山羊要占着牧畜的多數。各個牧童有自己的羊羣。傍晚，全村的羊，千百成羣，引歸到一個碩大的羊棧裏。羊棧圍以堅牆，牆上聳着刺手的荆棘，用大小石塊堆壓住了，不怕風吹雨打。羊棧有一扇門，每夜有一個牧童在門口看守着。小竊來了，不敢由正門進，祇得施其越垣之術罷了；但是石塊墮下的響聲，總是難於逃過司門者的察覺的。清早，各個牧童都來找他自己的羊羣。羊兒都能辨認自己主人的聲音，只須主人在門首一呼，羣羊便會應聲奔來。

此種鄉村狀況，耶穌已觀賞過不止一次了。他於是想應用這些日常的事理，來給頭腦簡單的民人講解神生的美妙。有名的一善牧一之喻因此產生了。耶穌用這個比喻，把自己和法利叟相較。法利叟是人民的領袖，當然自視爲義撒厄爾的牧人。耶穌正要取喻訓衆，叫他們知道自己和法利叟的分別；因此就以牧人爲題，又用三種不同的比較式來教誨衆人。

第一式比較

我老實告訴你們，誰入羊棧，不由門進，却打別處上去的，這人定然是賊，定然是強盜。從門裏進去的，纔是羊的牧童。看門的給他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他按着名，呼喚自己的羊，領牠們出去。自己的羊全數出去了，他便在前面行走，羣羊尾着趕來，因為牠們認得他的聲音。若是外人，牠們就不跟他走，反要躲避他，因為牠們不認得外人的聲音。

在這個比喻裏，耶穌自表為「善牧」，就是清早到羊棧門口來領羊的那個好牧童。法利叟們自視為百姓的牧人，實際是竊賊，是強盜，他們不由正門進去，而祇有爬牆越壁的本領。

比喻的含意耶穌並未講明，宗徒們賦性遲鈍，一時不能領會：「耶穌給他們說了這個比喻，但是他們不懂得他說的是什麼意思。」

第二式比較

耶穌見宗徒們不懂，於是仍取同樣的圖像，用另一種比較的方式來給他們申解：

我老實告訴你們，我就是一羊的門。那些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子，

都是強盜；羊不聽他們。我就是門，誰若由我而進，必得救；進來，出去，得到喂養。盜賊來，無非是爲偷竊，爲殘殺，爲破壞。我來，是爲叫羣羊得到生命，得的非凡充足。

本比喻的圖像如舊，而意思却已換掉。耶穌有條不紊地發揮喻題。在他訓話的背面，確有一幅他行將手創的教會的圖樣。耶穌是門，真牧打這門進去找尋羣羊。這些真牧便是宗徒們。他們在耶穌蔭庇之下，能够好好的管理自己的羣羊。非但他們要有非常充實的生命，就是他們管理的羣羊，也該有肥嫩的好草吃，也該有充實的新生命。耶穌來世給人類帶來了這個超性的生命，聖寵的生命。不幸世界上又產生了冒牌的牧人！他們的任務是摧殘，是破壞；他們日以繼夜的努力着想勾引誘惑整千整萬的羊兒盡歸於喪亡。不論是誰，要是不由基多而進者，就是賊，是盜，是可咀咒的敗類！

第三式比較

耶穌又用一種方式來設喻：

我是善牧。善牧爲自己的羊捨命。僱的人不是本牧，羊也不是他自己。

的，他一看見狼來就丟下羊逃跑，任憑狼把羊搶去，把羊趕散，因為他是僱來的，他不關心羊的事。我是善牧。我認得我的羊，我的羊也認得我，猶如吾父認得我，我也認得吾父一般。我為我的羊捨命。我還有別的羊，牠們不是這棧裏的；我也該領牠們來。牠們要聽我的聲音。將來祇有一棧一牧。吾父愛我，因為我捨命，捨了還要取回來。誰都不能掠奪我的生命，惟有我自己捨它。我有捨命權，也有復命權：這是從吾父那裏領來的使命。

請細聽耶穌的妙論吧！他講了他的死，他的復活，他教會的發揚，他普救衆人的慈心。此段所含事理，實然多不勝舉，美不勝收。我們姑取其犖犖大者，與我們切身最有關係的幾端言之！

第一，耶穌是善牧。確乎良善便是耶穌的本性本心。聖教會提倡聖心敬禮，是為了他的慈愛。便是他這個愛吸引我們的愛。他曾用許多樣子表譯他的愛。一我認得我的羊，一他說的不錯。是他認識我們每個人，纖毫無漏。他呼喚我們的姓名，猶如善牧呼喚自己的羊一般純熟。啊！多麼甘飴的念想，念想

慈悲的耶穌認得我們每個人，照拂我們每個人，并且早已把我們每個的姓名鐫刻在他的心板上了！

耶穌是善牧。他不祇每天早晨來叫喚我們，給我們靈魂以可口的好草；他并且還替我們驅逐靈魂的仇敵，趕走貪食的野狼；終於他爲我們捐了軀，爲我們捨了命，給我們証實了他愛我們的深情。

第二，耶穌是生命之主。耶穌捨命是自由的捨命，祇爲了我們而捨命。他如不願，誰也不能侵犯他的生命。不是嗎？他剛才脫了仇人的手，安然無恙，捨不捨，由他。他如不願捨命，他可永久脫免仇人的毒手，仇人也永久不能損他什麼。他既是天主子，天堂就是他的本家，他的本國，他的財產；他如果要去，就可去，不必先受死刑。這一切都由他作主。可是，聖父和他之間，有種神聖的愛情維繫着。聖若望欣然寫說：「天主這麼愛人，至於給了他的獨一的兒子，爲叫一總信他的人免了喪亡，而得常生。」（望·叁，十六）

天主聖父既把聖子給了，聖子耶穌也就把生命捨了。耶穌是王，是主，只

爲了世人捨了命，甘作犧牲。他先棄捨了生命，而後又把它復回了過來。他說：『我有捨命權，也有復命權：這是從吾父那裏領來的使命！』

耶穌爲師、爲王、爲領袖、爲牧人，又爲救世贖世的恩主呢。普通的牧人，事實上並不甘願爲羊捨命。耶穌並非普通的牧人，他的羊亦非奔走荒山的凡羊。他的棧亦不只容納茹達境內的羣羊。耶穌設喻的當兒，他的眼眶裏却映着普世萬民的肖像呢。

第三，現在再想想耶穌大公無私的精神。耶穌站在茹達境內講話，他的視線却透達到天涯地角。前後古今，各棧各色的羊兒，任何那頭，他不肯遺棄。他想到靈薄獄裏的古人，他看見千百年後的我們。他懷抱着亞當萬代的嗣孫，他用同一的愛，愛了普世衆人。他說：『我還有別的羊，牠們不是這棧裏的，我也該領牠們來。牠們要聽我的聲音。將來祇有一棧一牧！』啊！多麼美麗的聖教廣揚的預言！耶穌的寶血爲一總的人流了。五洲之上，原來皆兄弟也。但兄弟敦睦的景氣，不知何時可能實現？

設喻後

當時聽衆不甚明瞭耶穌的喻意。他們所能僅僅領會的幾點也不一致。宗徒們當然皈依師傅毫無二心；但是其餘聽衆不免有良莠不齊。我們也承認：一棧一牧與捨命等處，爲他們確是難於瞭解的。據聖若望的記載：「他們中有許多人說：『他附着魔了！他在說昏話！爲什的你們聽他呢？』」耶穌的老冤家大致把這些咀咒的話吐了不止一遍。耶穌偉大的品格和他無邊的爱情，竟然還不能克勝他們的驕傲，融化他們的仇恨！可幸還有居心正直的若干人，看見了耶穌的奇蹟，都欽佩非凡，他們聽見了旁人的咀咒極不以爲是，說着：『這些話斷非一個附魔者說得出！魔鬼豈能開開瞎子的眼麼？』

多麼可憐的人間的黑暗，衝突，矛盾！光明，真理，判官，親愛地，嚴肅地，站在他們面前！

第四章

遣七十二徒

路，玖，五九—六二；拾，一—二四；賈，拾壹，二五—三〇。

慈善的撒瑪里人

路，拾，二—五—三七。

(廿九年十一月)

聖召之一

聖召又一例

遣七十二徒

鐸曹簡章

七十二徒復命

耶穌頌謝聖父

輓鈴任輕

學士設問

耶穌設喻

坂路和行人

撒瑪里人

耶穌的結論

如果你喜歡衡量的話，你該說：耶穌此次赴京過節，與節後留京的幾樁事件，確是他三年傳教史上的一段重要的部分呢。若望聖經共分廿一章，在剛才我們讀過的四章裏，所叙辯論諸端，要算是頂頂激烈了。耶穌見死亡懸諸目前，他便愈顯莊嚴，愈顯偉大，什麼陰謀，什麼惡勢，都不能使他折撓一點。

你說他怕高山的崩倒麼？你說他怕虎豹的追趕麼？你說的都不對。他，充滿着上智的他，站在猙獰可怕的仇人們的面前，從容不迫地說明自己的來處和使命，義正言厲地點破惡黨的隱謀；他，懷仁到底，見仇人手握石塊，還給以警鐘的勸告。教會，救靈升天獨一無二的門路，他此時傾心地給人們宣佈了；犧牲，救世贖世聖子流血的犧牲，他此時忠實地給人們通告了。善牧的譬喻，他苦心用了三種不同的方式來給人講解，誠然是言言金玉；在當初教友避難的地窟裏，可找到善牧像的遺迹；善牧像，最能表示出耶穌博愛世人的情意。

聖若望記述了善牧喻之後，立刻轉到獻殿瞻禮。按如德亞獻殿瞻禮應在十二月裏舉行；從帳幕節到獻殿瞻禮，中間約有兩個多月的距離。耶穌在這個時期內，未必常常留京居住，所言所行，當然也不止像若望聖史筆述的那麼簡單。我們以為定然還有別的可記可誦的事實在哩。僥幸，若望的簡畧，有路加聖史來給他補充，給他填塞。因為聖路加記着的數件事既不能劃入傳教加里肋的時期內，又不能發生在傳教最後的數星期，當然我們很有理

由就拿來叙在這裏。

聖路加給我們講了一次遣發七十二徒的故事，時期大約是在廿九年十一月中。不久前，他還在本鄉加里肋傳道，徧走各村，費心實在不少。後來，他決意離鄉背井，到日路撒冷聖京來，既爲過節，也爲訓誨黔首。慶節過去了，在京逗留了幾天，看着獻殿瞻禮距今差不多還有兩個月，他便要趁此時期去幹他的普遍的使命：他懷念着整個的茹達，和那若爾當河東岸等處。屈指算，寄世時日祇有不多幾個月了。時候急促了！他自己不是曾說過：『就着白日，我該作打發我來者的事。』看他正在計劃着：還該做許多的事情哩。以常情而論，用一人之力，要在短時期間，舉辦這麼許多的事情，是斷乎不可能的，爲此，他有遣發七十二徒的必要。

遣徒的緣故我們已經說明了；但人選問題也是不可疏忽的。前面我們不是已見過：他曾在日路撒冷碰到不少的仇人嗎？但是，他的超然的品格，也吸引着許多可教的人士。聖史路加給我們述了兩個極有趣味的聖召故事，

我現在就拿來介紹在這裏。

聖召之一

我們設想耶穌正從事於挑選門徒，為能幫他履行傳教的使命。在他四周，已經有了不少可取的人材；但是他意思還要到別處去找尋幾個哩。走到某處，——確切的地點不明，但一定不在京中，——他撞見了一個心地正直的人，給他說：「你跟隨我吧！」

言辭非常簡單，合他初選宗徒時所用的口吻一模樣兒。但首先幾位宗徒一被選召，立即應命；這次不然；試念聖路加的記述：

「那個人說：『主，請許我先去埋葬我的父親吧！』耶穌給他說：『任憑死人去埋葬他們的死人吧。你呢，你但去傳揚天主的神國。』」

此處耶穌的回話每被人誤解。按字面看來，似乎耶穌阻止了一個愛子去埋葬已經物故的慈父。如果那個老父誠然是死去了，那末耶穌的回話確實有點嚴厲。因為赫達國裏死了人，在二十四小時內，就應該殯葬完畢的；耶穌竟然不許人盡最後一天的孝禮，以俗情看來，當然嚴厲過甚。但是該徒回

話的意思並不如此。大概他的父親並未死去，不過年已衰老，他一時不忍離去，而願盡最後一刻的孝子之禮，此刻耶穌叫他，他定然欣幸非常，誓欲永久跟隨耶穌，只是在先他請求一件事：待老父死了，送了殯，立刻就來！

耶穌計劃已定，回話堅決：「任憑死人去埋葬他們的死人吧。」他的神眼看透了永遠的一切。世人經營活動，奔走不暇，倘然死後下墮，永埋苦海，那麼他們雖然活在世上，而在耶穌眼裏，彷彿都是死影中的行屍走肉。這些終身不辭勞頓，只知營謀死人的事者，誠然堪憐！祇有謀靈魂生存的人們，才是眞實生活的人。

天主的國，便是生命的神國。耶穌爲何把生命的神國和純然的俗務，放在兩處極端講呢？因爲純然的俗務能使人忘却常生，能使人墮落喪亡。耶穌召他所以如此迫切的緣故，大概是預見了那個人：如果不肯立刻應召，將來定必失掉聖召，救不了靈魂。

相傳那位門徒便是宗徒大事錄上所稱的副祭斐理伯。耶穌召他這般

迫切，原來上智的計劃，早已把他算在七十二徒之中了。

聖召又一例

這次是個「毛遂自薦」的例子，與上面的迥然不同；不過

他請求的不很急切，胸中似乎尙缺少着跟隨耶穌的果敢與決心；耶穌便善言開導，堅定其志。

聖史路加述說：「又有一個人給他說：『主，我願跟隨你；但許我先去辭別我家裏的人。』」

那個人並不說：先要去安葬老父，而後再來，他祇請求回去和家人話別一聲，看來也很合乎情理。不過，意志不甚堅決的人，看見親友們哭泣相勸，揮淚相送呢，就不免氣要餒，腿要軟，裹足不前了。那人如果得到准許，返家辭親，說不定現在的好意思，將要完全消散。耶穌洞燭一切，爲替那人及早隄防起見，他就取譬開導。那時正當十一月農忙時節，耶穌便就近取譬，壯其志氣說：「凡人手扶着犁而往，後看顧者，就與天主的國不相宜了。」

這是教人要意志堅定的大好訓箴。天主祇需要忠誠果敢的人，做傳揚

聖道的宗徒。

遣七十二徒

聖路加記着：「過了這事，主又選定七十二人，打發他們兩個兩個的先到他將往的各城各鄉去。」

這是耶穌手編的一班出征人將，爲數固不多，而却是來日大隊出征的先例。當時所及地點，所費時日，皆有限止。但是二千年來承繼的傳教士們，爲主遠征，遍走了五大洲；他們的汗血早已開放着艷麗的花朵，而基多常勝軍的旗幟，確已飄搖於全世界了。

七十二徒的出發點和回合所，我們無從確定；推算起來：他們的出發點，總在茹達境內，而他們回來時大致集合在伯大尼。

宗徒們既是後世司牧們的先例，那麼七十二徒該是後世司鐸們的先例。七十二徒奉命出發之際，也許有宗徒們攙雜同行。當時教會的品級制度雖然已呈雛形，却還未能正式成立；要惟在聖神降臨之後，它才完成實現哩。我們可設想那時候門徒們做着宗徒們的副手，在在幫着宗徒們的忙，好像

現今的司鐸們襄助司牧一般。

耶穌在遣發門徒以前，曾給他們諄諄訓話了一番。這一番訓話成爲後世鐸曹的寶鑑，而被稱做『鐸曹簡章』。

鐸曹簡章

本章程可分做八條。第一條論聖召的關係。

聖路加記載耶穌的話：『穡事多，工人少，所以你們當求穡主打發工人來收穡。』

我們前面，有整個的世界在渴望着收穡人的到來。整個的世界，直到天崩地裂的終窮時期，不能一刻缺少收穡的工人——司鐸。——聖教會已傳遍了天下，不錯；但是傳遍了天下，不能說已到處興盛。當今不景氣的時代，聖教會大有此起彼伏的現象！我們教友都是基多麾下的兵士，正該努力着祈禱大能的主宰，多多賜給我們出類拔萃的將領。

第二條說明了司鐸和世俗的關係。『你們去罷！看我打發你們去猶如羔羊之入狼羣！』人，怎麼就是狼！世上人面獸心之徒不知凡幾！他們的險

惡兇殘，較諸豺狼，且有過之！司鐸出外傳教，雖有良朋好友，亦有怨仇叛徒。馴順的羔羊真可做司鐸的徵象。救世主耶穌便是除免世罪的羔羊。他爲了狼心狗肺的惡衆，竟捨了自己的生命！一去罷！一話只一句，已把司鐸的各種美德包羅無餘。

耶穌撇了羊入狼羣的比喻，又講他那第三個條文：「你們不要帶錢袋，不要帶口袋，也不要帶鞋靴，路上也不要問候什麼人。」這是教訓做傳教士者應該赤貧如洗，惟有能甘居貧賤者才是基多的肖徒。又教訓司鐸們該當避免一切無益的閒談。所說的路上不該問候任何人，並非叫司鐸們逢人無理，相反，司鐸是民之父親，亦是民之朋友，路上逢人說句慈父慰兒的話，行個朋友普通之禮也是免不了的；不過若是問親訪友，好與俗交，以致耽誤了緊要的使命呢，那是斷乎不可。

第四條是關於司鐸宣傳福音的態度。司鐸根本是和平的人，同時也是和平的使者，到處該以和平給人；不過收納與否，隨人的便，無有勉強。耶穌教

訓說：

「不論進了那一家，先要說：『巴望這一家平安！』那裏如有一個平安之子——便是契合天主安於主命的靈魂——你們的平安就要歸於他；不然的話，那平安就要還歸於你們。」便是說：你們該按傳教士應有的態度，以平安祝福人們，如果人們因為有過錯而不堪接受的話，那為你們依舊無損。

第五條是講的物質供養。按第三條而言，司鐸是貧乏的；但是司鐸既不是無形的天神，那麼理當有最低限度的物質供養；這供養的担子，是教友們應該背負的。

耶穌接着說：『你們住在那一家，便吃嗑他們所有的；因為工人自當有他的工價。』

耶穌此處不說哀矜而言工價，原來教友們都欠着司鐸一筆神聖的債務哩。司鐸稱為工人，亦非偶然，本章內耶穌引用此詞不止一次，原來司鐸們確乎是正式的工人，他們的工作是神聖的，高出其餘一切的工作。宗教並非

望。世上的贅疣，宗教乃是人生最需要的麵包。沒有它，人類將墮落死海，永無救

第六條再申講說：「不可輕易從這一家挪到那一家。勿論進了那一座城，人若收留你們，給你們擺上什麼，你們就吃什麼。你們也要治好那里的病人，給他們說：『天主的國臨近你們了。』」

請問世界上再有比天主的國更重要的麼？聽了天主的福音，而依舊執拗不信的人們，誠然是最可憐的，因為他們將罹受最劇烈的刑罰：

就在第七條裏說的很明白：『你們進了勿論那一座城，人若不收留你們，你們就到當街去說：『連你們城里的塵埃，粘在我們腳上的，我們也對着你們打扑下去！但是你們該知道天主的國臨近了。』我給你們說：將有一天（審判之日，）就是蘇多瑪城也要比這座城受罰輕一些。』

我們在讀瑪竇聖經第十章時，知道耶穌會對十二位宗徒說了差不多

同樣的話，只是此次沒有給門徒們復活死人的權柄，也沒有禁止他們到外
教地方去宣道。

耶穌有意普救衆靈，可惜世人無良，聞道不信，反以怨報德，辜恩負愛，罪
莫大焉！再聽耶穌最後一條的訓話：

「誰聽從你們就是聽從我，誰輕慢你們就是輕慢我，誰輕慢我就是輕
慢那打發我來者。」

金科玉律，萬世不變！耶穌公然建定了他的代表和他所有的關係，猶如
他和聖父所有的關係一般。

除他所建立的宗教外，沒有第二個真宗教。宗徒和門徒們把他的宗教
傳給於後世，後世的司牧司鐸們承繼先業，負着廣播福音的使命。

七十二徒復命 七十二徒，遵奉師命，分隊出發，到茹達各處和若爾當東
岸去，給人們報告天主的神國行將到來了。從出發到歸期，大約費了兩三個
星期。到十一月梢，他們都已前前後後的回到伯大尼來見主復命。七八十個

徒弟團團圍着他們的師傅，真是樂也融融，無任歡愉。聖路加記載：「七十二徒回來了，歡天喜地向耶穌說：『主，因着你的名字，魔鬼也服了我們！』」他們當然也看好了許多別的毛病，但他們把鎮服魔鬼，看做最樂意的事。

耶穌再鼓勵他們說：『我看見沙殫自天下墮如同閃雷一般！』元帥統領大軍出征，他登高瞭望，比將校們目之所及更加遼遠。耶穌神目銳利，當弟子們施用神力，與魔交戰時，他看的一明一白，比我們觀看形體交戰還要清楚。耶穌入世時，虐魔正橫行天下，聲勢浩大，盤踞高位，上觸星球；但聞天主神國行將到來，魔魁戰慄不已，乃自天下墜，迅如震雷。聖若望宗徒在默照經上記載的天上神戰的一幕，正可引以參照：「一天上有一次大戰。彌額爾和他的衆天神同惡龍交戰。惡龍和牠的衆嘍囉也就反攻，但是牠們不能戰勝，就此天上再也找不到牠們的地方了。那條惡龍，老蛇，就是叫做魔鬼，沙殫，搗亂普世的巨魁者，就自天下墮；牠和牠的衆嘍囉都墮落到地下來。我聽見天上有大聲說：『現在，幸福、德能和王國，都歸我們的天主了，而權柄歸於他的基多；

因爲那個控告我們衆弟兄者，那個日夜在天主台前控告我們衆弟兄者，已經墮落了。衆弟兄們也用了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証實的聖言，把牠打敗了，并且他們輕看自己的生命，至死不惜！「默照經，拾貳，七十一」

以經註經，可說再確切沒有了。

耶穌說的：「我看見沙殫自天下墮如同閃雷一般，」就近一點講，乃指魔鬼的惡勢力一朝敗頹的意思。自有原罪以來，這惡勢力日積月漸，可以燎原，可以徹天。一朝潰裂，好像泰山之崩，霸權之傾，夜之遁，暗之逝。黑暗去時，光明驟來；噢！天主的神國降格了！羔羊戰勝了毒龍了！

蛇和蝎是當地兩種毒物。踐踏蛇蝎乃是制勝魔鬼的神能。古經創世紀上早已記着：將來有個女人（聖母瑪利亞）和她的後嗣要踏破蛇頂。這就是制勝魔鬼的意思。

慶祝勝利之後，耶穌便鄭重地戒勉他們一番，爲使門徒們不因制敵而驕。世人本屬無能，如蒙天主重用，得了制勝幽冥的特權，切不可因此自驕；相

反，該當舉目向天，歸功於上天大父。請聽耶穌的訓話：「但是勿要因為魔鬼服了你們，而你們喜歡；你們該喜歡，乃是因為你們的名字已經記錄在天上」了！

耶穌頌謝聖父

師傅一番勉勵的話，絲毫沒有減損了學生們的幸福和愉快。耶穌非但要把門徒們的心靈提高到「不以物喜」的領域，他還要扶翼他們直衝到天宮才休，恰如老鷹領着剛出巢的小鷹徑向太陽飛去一般。他收回了督戰的視線，丟棄了敗北的魔鬼，他覺得歡欣踴躍，沐浴於快樂的海水裏了。

聖路加接着講：「就在那時候，耶穌因聖神默感，歡欣踴躍說：『父親，天地的主宰，我讚頌你，因為你把這些事（福音）掩塞了那些聰明智慧的，啓示了這些小孩子！父親，因為你願意這樣的：吾父已把一切交給我。除了父，沒有人認識子是誰，除了子及子所願意啟示的人，也沒有人認識父是誰。』」

多麼美麗的禱辭啦！這種父子間的神交密談，有時徹夜連續不斷呢！耶穌的心神常常向上，常在瞻仰那快樂的泉源。他此次祈禱，極口讚揚了天主無限的慈善，因為天主抬舉了謙遜如孩的人們。

司鐸們在公餘之暇，退居陋室，跪伏於天主台前，沉思天主賞給的種種特恩時，該感到怎樣的忻慰！天主忘了人的卑微，把多種神惠神權賞賜了司鐸們，此種恩德，誠能使占恩者愧感莫名。但是有恩可感者豈只司鐸們？教友們對於天主賞賜的信光和其餘種種恩惠，也該欣慰，也該感謝。

耶穌謝辭中所稱的一小孩子——並沒有把他自身除掉，瑪利亞的兒子，他不是同我們一樣的人麼？不錯，他是人，他是謙遜中之最謙遜者；但他是師傅，他是救主，他是默西亞——基多，他就是天主聖子呢，他和聖父同性同體，同智同能，他天主性的神秘，憑我們的肉眼固然看不見，但是他已經給我們啓示了，也給我們証實了，我們祇有信仰，祇有欽敬，祇有愛戴。

此處，我們該暫別路加，去找瑪竇。

軛飴任輕

耶穌頌謝了天主大仁慈之後，回過頭來再次給門徒們表示他的無邊的慈祥，要叫門徒們更能認識他們自己處境的優越。

「來吧，你們勞役的和背着重担子的人們！我要給你們安息。你們背我的軛而跟我學吧，因為我是良善心謙的。你們將得到你們靈魂的平安；因為我的軛是甘飴的，我的担子是輕的。」

這裡，我們找到了他的心，他的情，他愛火的光燄，他熱血的沸騰。全部聖經處處在表示他愛人的真情，但是却沒有比此處說的更透澈，更顯明。耶穌是憐愛世人的。古教的律法給法利叟輩註解的太苛刻了。我們知道耶穌為何不惜犧牲的攻斥了他們無情的暴戾。他願意拓開他民族的宗教觀念，他誓欲救拔那被累的良民。他不折不撓的苦幹精神是堪欽佩的。土劣等對他集中火力，要他的命，他沒有退走，只爲了愛人，把自己的命都送掉了。沒關係！「善牧爲羊而捨命。」

別誤會！他並沒宣講過越出範疇的僞自由。他有他的軛頭，他有他的担

子。他的教會裏也有很嚴密的法令。馬馬虎虎是做不成他的肖徒的。他的眞實弟子該逐日背負他的十字架。這種當循的步驟他未曾取消。但是他知道愛情的力是偉大的，能使他的軛頭甘飴可肩，他的担子輕鬆易負。他的倫理基礎是建築在愛情上的。他自己曾以身作則。他曾以痴狂的熱情愛了吾人；有他的十字架可作印證。他愛了，他要求還愛。他並不要求像他同等熱度的愛，他祇願意我人一心愛他。愛，能使吾們瞭解人生，愛，能使我們歡心負軛。愛了他，便堅信不疑，守誠不懈，而莫敢自暴自棄了。

學士設問

耶穌大概在某處會堂裏宣講。講畢，有個法律學士起身設問，

用意原爲試探耶穌。

「師傅，我該做什麼可以得常生呢？」

耶穌大致講了常生的道理，而引起了那位學士的問題。按問題的本身並無什麼干犯之處；不過由他設問的態度而曉得他的存心不佳。

耶穌簡單地回答：「法律上記載的什麼你怎麼念的？」

那位學士本想難人，如今反被人難了。想來他先前曾聽見過耶穌講的愛主愛人的道理，也就回答：

「你該全心全靈全力全意愛你的主天主，又該愛你的近人如同愛你自己一般。」

他說的不錯，耶穌也讚他說的是。我們如果把他的答語解剖起來，可以分作兩部分：上分是一條最大的愛主的誠命，係古經語，申命篇，肆，五。早已編入了如德亞人的「早晚課」，無論庸夫孺子都能够背誦；下分是一條愛人如己的誠命，亦係古經語，勸味龍，拾玖，十八。可惜至此，如德亞人還沒有把它放在心頭；而那位學士倒喜好把這兩條誠命相提並論起來了，這當然合乎耶穌的道理；不過耶穌會進一步施訓過：「第二條誠命是和第一條相似的。」

費，念貳，三九。

法律學士的回話說得很有道理，耶穌便讚美他說：

「你答應的好；你這樣做去必得常生。」耶穌讚美了他猶如師傅嘉獎

了一個對答如流的好學生似的。驕矜的學生聽到了師傅的嘉語，倒覺得有些不自然，因為他看出四周的聽衆在對他暗笑了，笑他自己設難難人，而仍舊自己答難：豈非自攀石頭自壓腳嗎？一不做，二不休，要臉的學士又製造出第二個問題來了。聖路加明明記着：那位學士爲要「洗白自己」，一重又啓口復問。是，他要使聽衆們知道：他的問題並非這麼簡單就完了。對於第一條愛主的誠命，沒有難題；對於第二條愛人的誠命，却有難可問，因爲耶穌雖然講過愛慕「近人」的道理，但是沒有切定過「近人」的界限。據當時如德亞人的謬見，以爲所說的「近人」，不過指他們一族裏的人衆，其餘一總外方人民是絕對不應該沾受亞巴郎嗣孫的一點情愛的！學士便執此設問，看耶穌如何回答。若是將「近人」的界限拓展去呢，那麼不是要打破列祖列宗的成見嗎？從知學士的歹意不在彼而在此：「但是他願意洗白自己，對耶穌說：『誰是我的近人呢？』」

噢！精明的學士啊！我們該感謝你，感謝你並不爲了你的狡詐伎倆，感謝

你，爲的是因了你的設難，而明師耶穌便給我們講了一個再好沒有的譬喻。

耶穌設喻

耶穌回答說：

有一個人從日路撒冷下來往葉里谷去，路上遇到強盜，他們剝去他的衣服，又把他打傷，扔下他半死半活的，走了。

有一個司祭也從那條路下來，看見了那人，就走過去了。

又有一個勒味到了那處，看見了那人，也照樣過去。

祇有一個撒瑪里人，走路到了那里，乍一見他，就動了惻隱之心，走近上去，用油用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送到店裏照管他。到明天，他掏出兩個銀錢來給店主說：「請你留心照管他，餘外花費多少，等我回來照算。」

依你看來，這三個人中那一個是遇盜遭難者的近人呢？

耶穌講的這麼淋漓盡致，真叫在場的人聽的津津有味。這譬喻的妙處，不只在乎流利動聽，而特別在乎取材的出人意料。那個學士本無端挑釁，急

於顯技，所惜劍術不精，一劍來，被耶穌輕易撇的老遠。耶穌還禮他總算客氣，只給他講了一個小小故事，很活潑，很合理，叫他聽了愧羞莫名。

如果，按我們的估計，這場劇情演在葉里谷會堂裏或該城附近的地方，那麼，當耶穌講譬喻的時候，聽衆們該怎樣高興呢？

本譬喻的情節很幽默美麗，值得拿來分析體味。

坂路和行人

葉里谷位處日路撒冷東北，距離差不多廿五公里，東傍日爾當河，南囑死海，地勢甚低。今日的葉里谷只是個小小的村莊，冷落的堪憐；但是在黑落德當政和耶穌入世的時候，葉里谷確是數得着的一個驕奢淫樂的城市咧。從日路撒冷到葉里谷去，開首還能碰到一個極小的鄉村，入後便是一片荒野，岡巒疊起，秋冬之交還長着些朝生暮死的亂草，在夏天烈日之下都是禿頭光光的。

通長廿五公里的荒路上，正是匪徒出沒的處所。聖熱羅尼莫告訴我們：羅瑪人曾在路旁設立了一個巡防所。現在該處巡防所已改稱「血館」了。

那條自高而下的路稱做「血坂路」。這些名詞都帶着血腥氣味。該處土色帶紅，原是由於一種鹽質關係，而愚夫愚婦就以爲這是昔日流血的遺迹。行人至此做了不幸的犧牲者當然不少，從前有一大隊俄國朝聖團，就在白日裏，給一幫蠻橫的阿拉伯游民殺戮在這荒涼的死海之濱。

設喻裏的行人，大致走到半途，或已過了一大半的坂路，才遇到幾個不肖之徒。

遭禍者是個如德亞人，還是個外方人，耶穌既沒有說明，我們也不必追究。那人定然是個胆大果敢的行路者。他隻身趕路，入於危險地點，遇盜被劫，不足爲奇。大致在搜索的當兒，他還奮身抵抗，什麼都不怕，於是拳脚刀棍，一時齊下，鮮血迸流，倒臥路邊，掙扎不動了。

譬喻中，耶穌本可明明的引出一個不道德的法利叟黨的經生來，爲叫那位學士更覺難受，更覺痛心。不，耶穌慈祥爲懷，不願苛刻地試探他，祇願從寬地訓練他一番就是了。

耶穌舉出的：一個是司祭，一個是勒味。他們大概在殿中行完了晨禮，取道回歸本城去。路上瞥見了那個被難者，一睜眼，就過去了。按他們教律，至少該當撫恤一個同教的罹殃者。可是，他們不屑走近去探問：這是個如德亞人呢，還是個外方人，毫不動情地走了。也許除一顧盼之外，他們還聳一聳肩膀吧：完了！

撒瑪里人 司祭和勒味去的遠了，撒瑪里人正揚鞭趕來，忽見路旁僵臥着一個血人，不覺吃了一驚。他並不像剛才那兩個的冷酷無情。他頓即跳下牲口，上前去先視察一下，然後急忙回身，打開行李，取出油酒等急救藥物來給他敷好，紮好，手術完畢時，受傷者大致也得甦醒過來了，睜眼看見了千載難逢的恩人，不禁悲喜交集，歎了一口氣，同時送出了一道精力全無的視線來，表示着過意不去的樣子。好事做到底：這麼攤在路邊亦不行。良善的撒瑪里人就施盡了九牛之力，才弄他騎上了自己的牲口。於是一壁扶着一壁走，向最近的店裏去了。

到了店裏，不消說，傷者的一切還需要撒瑪里人照顧咧。翌日，撒瑪里人該接着趕路，動身前，由衣袋裏——或許從束腰帶裏，也許從頭上的纏頭布裏——掏出兩個銀錢來，替傷者預先付了兩三天的膳宿費，臨走還關切了店主一番：好好款待，一切耗費，等他回來照算好啦。他轉身又安慰了傷者一番，跨出大門，又揚鞭去了。何時回來，以後如何，我們可不必再往下推想，因為耶穌講的故事，至此就截斷了。故事當然還沒講完，可是耶穌的意思並不在乎滔滔不絕地給人們講故事，他宗旨原為要取譬訓人罷了。

耶穌的結論

耶穌接着又問：「依你看來，這三個人中那一個是遇盜遭

難者的近人呢？」

經生回答說：「便是那個撫恤他的。」

耶穌於是給他說：「去吧！你也照樣去做吧！」

聽者如果稍加留意，就會知道耶穌所引出的結論已超越問題一層去了。「誰是我的近人？」這一「近人」一詞在問者口裏是用在被動地位，而在

耶穌的結論裏却用在主動地位。經生問：誰是我的「近人」，「我該愛慕他」；耶穌答：你救濟了誰，你就是那人的「近人」。

學士的問語是抽象的，耶穌的答語是具體的。本來在答語的尾末可以引出這麼一個「近人」的定義來：「近人，便是一總需要扶助的人們。」無疑地，這種定義已含蓄在耶穌的故事裏，不過他沒有簡直指示出來罷了。他原來要側重主動的愛人行爲。非但那有賴我們扶助的外方人是我們的「近人」，「并且，誰如果撫恤了他，誰就是他的「近人」」。耶穌的回話顯然比問題更進一步了。他希望愛德的律令在我們胸中生活着。誰有憂苦，我們若愛惜了他，我們便是他的近人。教友的精神是愛。愛的對象是極廣泛的，什麼家族，什麼民族，什麼種族，都不能對於它加以限制。

「去吧！你也照樣去做吧！」

聖師們每每喜歡把象徵的觀念註解這個比喻。那個受傷的人表的是人類。人類從中了原罪的毒，超性之恩盡被剝奪，本性之恩也受傷損，真是奄奄

奄待斃，自救無能。古教的禮規又不能除免人罪，也就好像那些司祭勒味等袖手旁觀的一般。幸虧吾主耶穌降來人世，建立了教會，救拔了人類。這些意思都很好。也許耶穌曾有過這種思想？我們默想起來，也可以如此取材。

第五章

祈禱方式

路，拾，三八—四二；
拾壹，一—十三。

獻殿瞻禮

望，拾，二
二以下。

(廿九年十二月)

瑪爾大姊妹

天主經

在天我等父者

前三求

後四求

禱詞典型

恒心祈禱

誠心依靠

獻殿瞻禮

如人怒

瑪爾大姊妹

聖史路加在記述了撒瑪里人的比喻之後，便插入一節逸事，事雖瑣屑，却富有趣味：

一行路的時候，耶穌進了一個村莊。有個女人名叫瑪爾大的接他在自

己的家裏。她有個妹子名叫瑪利亞，坐在主的足前聽他的講話。瑪爾大爲了那些伺候的事甚是忙迫。她站下對耶穌說：「主，我的妹妹任我獨個供役，你沒介意嗎？請叫她來幫幫我的忙吧！」

聖路加只記着耶穌進了某一個村莊，沒有說出那村莊的名字來；但是我們知道瑪爾大姊妹兩個是住在伯大尼村莊上的。聖若望告訴我們：她們還有個哥哥名字叫做辣匝祿，就是那個死了四天，耶穌叫他復活的青年。這一家子和耶穌誼深情厚，現在暫時放開不講。

伯大尼在日路撒冷東面，距離只有兩公里。上面我們已經說過：七十二徒復命時就聚會在那裏的。現在大致耶穌在葉里谷講完了道理，回來要往京都去，路過那個村莊，同行者當然還有幾位宗徒；其餘有事他往的宗徒，到了約期，大家也都要聚會的；我們將見：耶穌要在伯大尼附近教宗徒們怎樣祈禱，怎樣念天主經咧，時期該在廿九年十二月，獻殿瞻禮之前。現在我們先跟着耶穌進到瑪爾大的家裏去吧。

瑪爾大見耶穌光臨，便分外殷勤，預備那個，佈置這個，看她手忙腳亂，只嫌少着幾個指頭。她的妹妹瑪利亞倒非常沉靜，坐在耶穌腳邊聽他講道理。她聽的津津有味，什麼都忘掉了，祇有真理的神光在熙照着她。這兩種個性根本不同，一是好動的，一是好靜的，這是天生如此的，我們祇須一睜眼，便可在四周找到這兩種個性迥異的人物來。

瑪爾大確乎忙的不了，眼看她的妹妹安坐一邊不肯來幫她一巴的忙，她心中未免有點不樂意。起初看着賓客臉上沒有開口；繼而到了熬不住的時候，她的怨氣就在耶穌面前吐出來了。當然，她說話的態度仍然不失雅正，說時并且還該帶着笑容咧；但是她話語的骨子究竟是帶着譴責性的，并且她那小小的抱怨還波及到耶穌身上呢。

耶穌微笑着帶責帶訓地給他回話，同時也替沉寂不響的瑪利亞辯護。

「瑪爾大！瑪爾大！耶穌一連叫了兩聲的瑪爾大，是由於一種情意的表示——你爲了許多的事操心忙亂；其實需要的祇有一樁罷了。瑪利亞揀選

了最好的一分，誰都不能從她奪去的。

註疏家在此聚訟紛紛的，便是耶穌所說的「需要的祇有一樁罷了，」那個一樁究竟在指什麼。有的說：「一盞可以充飢，何必多事烹飪」的意思；有的說：「一者神魂要事，如瑪利亞聽道是也。」大致這物質的和精神的兩種意義可兼而有之，因為耶穌慣好取物質比喻精神。

我們現在可丟開註疏家的爭訟來尋實用的教訓。耶穌稱讚了瑪利亞，因為她專務對越天主，選了最好的一分；但是耶穌並未責怪瑪爾大做的是壞事。原來內修外務兩種工作都是好的，不過最要緊的當然是內修工夫。一個人能兩者兼而有之，才算天主神國的使者。耶穌自身便是個最純全的榜樣。耶穌之外，應該推着聖母，所以聖教會把瑪爾大姊妹的這段經文編入了聖母升天瞻禮的儀禮中。

天主經

獻殿瞻禮之前，伯大尼之附近，耶穌教了學生們念天主經。

「有一次耶穌在某地祈禱，禱畢，有個門徒向他說：『先生，請你教給我

們祈禱吧，如同若翰教給了他的門徒們一般。」

在先，我們要討論討論那個「某地」究竟是何處。近年來對於這個問題熱心研究者不乏其人。據最新研究的結果，肯定了那個「某地」該是阿里伐山，這個肯定也有古時的傳說做根據的。阿里伐山東麓有伯大尼村，西坡有熱色莫尼山園。耶穌被擒的那夜，就在這山園裏苦求了天主聖父「爾旨是行，勿遂吾意！」現在他先揀選在這塊地方教徒祈禱：「爾旨承行於地如於天焉！」

阿里伐西山的建築巍峨可觀。「我等之父」老堂地址還在「耶穌升天」堂上一些。十字軍跑來把它擴大重建，頓增壯觀數倍。一八六九年，有王家善士在旁購地一方，建造修院房舍一座，一八七六年，就歸聖衣會修女占有了。在修院聖堂附近，又新豎碑牌，上刻耶穌的禱言，有三十五種的譯文咧。由此而下，便是熱色莫尼山園。聖若望記載着：耶穌和弟子們不時到這山園裏來的。聖若望，拾捌，二。大致他們有時由京回來，看着時光不早，來不及走到伯大

尼村，便進山園去過夜。

我們現在可假定：聖經上記着的某地，便是熱色莫尼山園。

「在天我等父者」

「耶穌給他們說：『當你們祈禱時，你們要這樣說：

在天我等父者。』」

這是天主經的開頭一句。我們聽了，好像已置身於另一個世界，覺得滿身是真理，滿身是光明了。人們評斷宗教的真偽，如果要拿祈禱的方式來做標準的話，那麼公教的真實性就在此大發其光芒，恰如太陽的光線照射月球的一般。耶穌獨具大才，他的講話，句句很有道理，很有價值，能够啟發人心，能够引人想到天主造化的妙工。「在天我等父者」短短的一句，含意多麼深長，多麼美妙！如果忒滔良能够說一遍「天主經」便是整個福音的縮影，那麼我們豈不可照樣的說：一句「在天我等父者」就是全遍天主經的綱領麼？

人生三大要是衣、食、住；宗教三大要便是道理、規誡、禮儀。天主教所以能

够大別於其餘各色的宗教，因爲它有最精深的道理，最純美的規誡和最莊嚴的禮儀；并且，這三種要素又能彼此和洽，相互反映。

公教的種種道理可以併成一句講：『天主這樣愛了世人，以致連他獨一的聖子也捨給了，要使誰信仰了他就不致喪亡，而得永遠的生命。』望，叁，十六。

公教的倫理本來是偉大無比的，却給耶穌的三言兩語包括盡了：『第一條最大的誠命是這個：你該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愛你的主天主。第二條是合第一條相像的：你該愛你的近人如同你自己。』谷，拾貳，二九以下；望，念貳，三六以下。

這種教理和這種教規彼此間的融洽和諧，實然非凡，誰都可一望而知。但是你可知道：還有一個更美妙而更簡潔的法子，能够把一切的教理和一切

的教規一網包羅盡的！什麼法子呢？就是用這麼三個字「我等父！」
「一父，」這一個稱呼，既表譯出信望愛三種超德，又解釋了吾人與天主間超性本性兩界的關係。什麼信仰，什麼切望，什麼孝愛，什麼依恃，總之，一切

的宗教美情都在這一「父」的一聲。「父」這一字可解釋一切。這個字的重要性顯然可知。有了它殼了。但是，如果耶穌沒有叫我們這樣稱呼，如果我們沒有忘掉自身罪惡的醜態，那麼我們實然不敢這樣稱呼一聲。所幸，耶穌的上智燭照一切，他也給我們講了蕩子回頭的故事，把我們的畏懼一筆勾銷了。

「我等」或「我們的」這幾個字含意亦妙。你可曾留意：耶穌自己怎樣稱父和叫我們怎樣稱父？同是一「父」，而稱法却不同。他自己求天主，只說：「父」，很簡短的。當他講到天主時，他說：「我的父」。然而當他講到我和大父的關係時，他就說：「你們的父」。此處，同樣地，他並不說：當我求天主時，我這樣說：「在天我等父」者；但是他說：當你們求天主時，你們該說：「在天我等父」者。我們知道明白：「父」同是一個「父」，而怎麼又有「我的」、「你們的」、「我們的」幾種不同的稱呼呢？原來耶穌和天主，與我們和天主，關係既不一樣，稱呼當然有別。耶穌是天主聖子，獨一無二的親生子。聖父和

聖子有同樣的尊貴。我們雖係天主所生造，天主是我們的大父，可是我們的身價比了耶穌的身價，相去遠，遠，遠至無限的遠哩！我們不可與耶穌比較，這是無疑的；但是，我們人與人彼此却可相較，形式上雖然有貧富尊卑之分，實際在一個大父之下，大家都是一模一樣的大小。「我等」這二個字，却解釋了普世衆人，原來普世衆人都是兄弟姊妹罷了。

「我等父」這個稱呼把耶穌兩條最大的誠命包括無餘：愛天主，因為他是我等的大父；愛世人，因為人們彼此都是兄弟姊妹。

你如果再加上「在天者」三個字，那麼這新式祈禱的格局便更形完美了。「在天者」能有二個作用：第一，起拔我們的心靈於世物紅塵之上，第二，叫我們一心仰恃天主，因為祇有他是獨一無二的天上之君。

「在天我等父者」！噢！多麼美麗的禱句啊！但是，倘若你口誦而心不惟，口念在天什麼，心仍做着世幻的奴隸，那麼着實矛盾而可笑，相反，我們在口誦「在天我等父者」的當兒，我們該脫離塵世而上瞻青雲，我們的心，我們

的靈，我們的意向，我們的欲望，該同時奔向蒼穹，直趨天庭，去覲見永生永王的大父。

前三求

「我等願爾名現聖，」此處「名」的含義極廣，它能指着天主的本位，天主的偉大，天主的尊嚴，以及天主本性的一切。這種用法並不奇怪，乃是很普遍的，聖經上不難找到同樣的例子：耶穌在受難的前夕對天主聖父說：「你所交給我的人，我已經教他們認識了你的名字了。」意思是說：我已經把你的真實，你的慈愛，給他們啓示了，教他們認識了，從此他們知道尊敬你，顯揚你了。

「我等願爾名現聖」這句話就是表示我們一種最誠切的願望，巴望普世衆民都認識天主，敬畏天主，愛戴天主，要使天主無上的尊嚴處處顯揚，在在被人敬仰才好！

「爾國臨格」這第二個請求是爲補充上句的意思的，並且和第一句的含義仍然緊緊相維繫：我們願意天主獲光榮，而不希望天主的神國來到

人間，不希望基多的宗教普傳於世，不希望天地的大君威權擴張，不希望率土萬民信仰吾主，屈膝膜拜，那麼，這是矛盾之矛盾；「父」和「我等」的兩種含義仍還沒有脫離：天主既然是我們的大父，那麼我們應該以天主之榮爲己榮，天主之辱爲己辱，應該多行祈禱，企望一切的旁門左道盡形消散，而天主的神國得日拓千丈；人類彼此既然是兄弟姊妹，那麼自然的結論是：大家該在惟一的統治權下團結一致，大家該在惟一而碩大的家族中尊奉一位無上的主翁。是，世上祇有一枚一棧，脫離便是災殃，歸依便是幸福。要是歸依的人靈愈多，天主的光榮才越發照彰。

「爾旨承行於地，如於天焉，」這句祝禱是爲發揮上面一句的，聖瑪竇不忍把它遺棄；而聖路加就索性省去。以主體而言，多寫一句，少書一句，本無若何損益；不過聖教會把它偏入教友習誦的經文裏，爲使這天主經的句調更形透達雄壯，更能激發人們孝愛的情意，還有一層切勿忘掉了：「爾旨承行」耶穌此刻拿來教人的，數月之後，他將以身作則，親口誦念，而又親身踐

行哩。

後四求

「我等望爾今日與我我日用糧，」以上的祈求為天主的光榮，為天主神國的降格，為對於天主絕對的服從，這些都是側重於天主方面的；現在耶穌教我們回顧到自身了。

麵包、米飯、這種東西是世界上最普遍的，是人類最需要的。耶穌教了我們懇切求賜「日用糧，」要使我们知道：即便每天用的食糧也無一不是天主所恩賜的，天主不恩賜，我們不得食糧，不能生活。

麵包或糧食這詞含義並不狹窄。請聽聖奧斯定的名言：「日用糧者或解作為維持今世生活的一切需要，或解作我們每天領受的耶穌聖體，或解作吾主所講的那個神糧（真理）：『你們保愛那不能毀壞的糧食罷，』」還有：『我便是自天降下的生活的麵包。』」

按今日大多數的註釋家，「日用糧」有兩層意思，第一是肉身的形糧，第二是靈魂的神糧，神糧的主要者應推聖體。

「爾免我債，如我亦免負我債者。」我們對於天主個個背着一筆罪債。舊債未清，新債又來。如果要藉我人自己的力量去還罪債，那麼根本沒有辦法。只有哀求天主矜憐，倒還能得到天主的寬赦；不過，該當有一個條件，這條件就是寬赦他人欠我們的罪債。把寬赦去換寬赦，這是耶穌教我們祈禱的法門。你如果愛天主，你必定要愛人，因為愛人可以證明愛主，不愛人，證明不愛主，愛主和愛人兩條誠命，耶穌常常放在一起講，自然有理由。然而，牽來腳去，是人之常情。不錯，耶穌教我們寬赦他人的過錯，他並沒相信，這樁事情是容易辦的，但以怨報怨確是一種罪根。耶穌來世，既負着「挽狂瀾於既倒」的使命，他自然要杜絕這種劣根性，為此他建設了友愛的新誠命，說着：「我給你們一個新誠命，要你們彼此相愛。」望，拾叁，三四

我們每次口誦天主經，該當省察一會：我們曾否大量地寬赦人們所加給我們的種種侮辱。聖史們又記着兩節警惕的話，証明了以德報怨的重要性質。

當你們站起來要祈禱的時候，（那時人多站着祈禱，）如果你們對於某人有什麼怨恨的事，你們就該寬赦他，好叫你們在天的父親也寬赦你們的過錯。你們如果不寬赦他人，你們在天的父親也不寬赦你們的罪戾。
 谷，拾壹，二五下。

如果你們寬赦別人的罪，你們天上的父也寬赦你們的罪；如果你們不寬赦別人，你們的父親也不寬赦你們的罪。
 寶，陸，十四。

一 又不我許陷於誘惑，乃救我於凶惡，一天主經的尾末給人類指示了免災救亡的方法。凶惡災殃那個不想避免？可是不幸而入其中者，實在比比皆是。原來世上有誘惑，它會迷人、騙人，叫人貪小利，遭大害。誘惑也是種試練。凶惡之神渴望整個的人類入於永殃，乃日夜經營其誘惑人的勾當。良善的神極願普世萬民都得救存，但無功不行賞，於是允許了誘惑的存在，作為一種試練的工具。世界上誘惑的網絲四處滿佈；不過入網與否，由人自主。順從誘惑才有罪，不順從誘惑，非但無罪，反而有功。

耶穌目擊世人堪憐，乃教以呼求天主申救，使得神勇見增，而奮勉衝出

重圍。天主許人受試，他自己並不袖手旁觀。他是我們的父親，他豈肯放棄我們嗎？我們不求他，他也在幫着我們作戰；但是，我們如果呼求他申救，他一定要幫我們戰勝。祈禱罷！依恃罷！耶穌告訴吾們：天主是有求必允的。

禱詞典型

天主經的妙，妙在詞短而意長。在這一篇小小的經文裏，真不知貯藏着幾多的珍寶。這篇經文確是優美的無言可言！誰能找到適當的詞句來讚揚它嗎？誰能找到優妙的事物來與它媲美嗎？一朵小花，一只飛鳥，牠們多麼美麗，多麼細巧！不錯，以造化之奇而言，牠們確與一天主經一屬於同類的美妙，可是以等第而言，一天主經一却要比牠們高出無限倍哩。

宗徒們聽了這麼簡短的禱詞，也許要生怪異吧？耶穌也會給他們說過：『你們祈禱不要像異教人滔滔多言，他們以為多言了才得允諾。你們別做效他們，因為你們需要什麼，你們的父親在你們未求之前早就知道了。』
賢，陸，七以下。

按耶穌的意思，以為祈禱而有口無心，那麼雖多何用。祈禱貴乎由心而

發，出於至誠，言雖不多，却勝於喋喋遠甚。

經文中能較天主經更爲優美者，我們的確找尋不出。天主特殊愛人，一字一字的親口教給我們這種優美的祈禱方式；只怪我們尙未能普及應用。希望信友們，不論在餐前餐後，在工作之際，或在起身臨睡的當兒，千萬別忘了天主經！並且，還要終身習誦如一日才好！因爲這篇經文內容充實，應有盡有，且不分時地，適應於各種的環境呢。

恒心祈禱

禱詞的簡短不贅並不教人怠惰無恒。耶穌教了天主經之後，就講了一個恒心祈禱的譬喻，取材極平常，寓意却很深遠。

設如你們當中的一個，夜半到他友人那裏說：『朋友，借給我三個饅頭罷，因爲我有個知己行路到了我這兒，我沒有什麼欸待他。』那人從屋內答應說：『別來攪蘇我吧！門已上門了，我的孩子們同我一起在牀上；我不能起身來給你。』我給你們說，他如果儘自敲門，那麼那人雖然不因爲他是朋友而起身，也要因爲他纏磨不休，而起身來給他所需要的一切。』

巴勒斯坦那塊地方，拜客不分白晝黑夜，如果有客到來，主人總是殷勤招待。待客宴席是很樸素的：兩三個大麵包、一些調味香、橄欖油、和辣椒醬或蕃茄醬之類搬上台面，就算如儀款待了。

譬喻中是位半夜上門的朋友。主人正好做着第一個清夢，忽聽得一陣門響，頓由夢中驚醒，待知道是友人來訪，忙即起身迎入。第一樁事，該解決半夜飯的問題。糟了，沒有現成的麵包哪！快快，到隔壁去商借吧！拍拍：澎澎：激烈的敲門聲。莫非是強盜來嗎？不，祇要商借三個麵包。大門關的緊緊的。又是劇烈的敲門聲。一間工作於斯，飲食於斯，睡眠於斯的平民屋，上至脊樑，下至礎礫，都給敲門聲震動了；躺着一團的大人們，孩子們，也齊被鬧醒了。『朋友，剛才適有知己來家：請商借三個麵包：對不住，對不住！』『三個麵包，胃口佳一些勉強一頓吧。夢裏驚醒的那位朋友，如果爽快的話，祇須一個翻身，便可打發走了；那曉得他老是躺着，託故不起：』『別來噲嚇我吧！門已上門了！孩子們同我一起在牀上呢！』歸結：『我不能起身來給你！』『我不能，便是』

說我不願！

敲門的那位倒並不灰心。他不願意讓友人餓着肚子，他也不願意空手回去，沒好面子。他老是在門外喧噪。結果，交情制不勝的那位朋友，倒給喧噪的囉唆打敗了。

這個小故事是非常淺顯，誰都可以會意的。當然，譬喻總歸是譬喻，你如果要把它死解起來呢，那就不行了。耶穌用了這個故事教給我們兩件事：第一，當我們有事請求於人——朋友或鄰居——我們覺得毫無畏懼，不怕囉唆，企圖要達到宗旨；天主不但是我們的朋友，却還是我們的大父，我們求他該當用子女的態度，胆大常心，恩物到手為止；第二，如果那位朋友，面呈不快，一時不允，我們不但心不死，并且還要倍切請求，最後的勝利者，還是我們的祈求。世上的朋友能生厭煩，我們尙還不斷請求，天主無需休息，無需睡覺，日裏夜裏肯聽我們的籲告，我們爲何不多多求他呢？

有時天主不立時允諾，原來也爲我們的利益。我們越發多敲天主的門，

我們越發自承無能，自表謙恭：這是很好的。所以聖奧斯定說：「你敲，他要給你。他要給你的不立時就給，爲使激發你的切望。他如果立刻賞賜你，怕你對於他的恩賜要看輕些咧。」

誠心依靠

耶穌教我們祈禱要常心有恒，尤其要誠心依靠，想慈祥寬度的天主一定要允許我們的祈求的。請再聽耶穌的講話：

「我也給你們說：你們求，就給你們，你們找，就找着，你們敲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爲誰求就得，誰找就着，誰敲就開。你們當中誰有兒子向父親要餅，他偏給他石頭？要魚，他偏拿蛇當魚給他？要雞蛋，他偏給他蠍子？你們縱然不善，你們還知道給兒女好東西，何況你們天上之父，豈不要將聖神賞賜求他的人麼？」

這段訓話的末語我們更宜牢記着。天主恩賜中的最寶貴者，應推聖神。誰求聖神降臨，天主總不會推却。誠心求天主的人，縱使不直接求賜聖神，天主還要用慈父的心腸，賞他這個殊恩咧。

獻殿瞻禮

耶穌在熱色莫尼山園給弟子們講了祈禱的方式，他就要到城中去再給他們立傳道的表樣了。聖史若望記載：

一日路撒冷舉行獻殿瞻禮，時當隆冬，耶穌在殿裏撒落滿廊下，踱來踱去。

獻殿瞻禮是如德亞人的一個大瞻禮，然而並非必守的瞻禮。耶穌因愛人心切，急於施訓，瞻禮前就先召集弟子們到伯大尼村；屆期，他領着弟子們入城去了。那年獻殿瞻禮適在十二月廿二日。嚴冬天氣，北風颳的寒冷刺骨，寬敞的聖殿竟變像冰房一般。撒落滿廊廡位當聖殿東邊，因建築甚堅，年代雖古，却能抵抗無情的東風。耶穌遊行廊下，等待着民衆集合。果真：

一如德亞人就圍起他來。他們給他說：「你叫我們心裏懸疑要到什麼時候呢？你如果是基多，就該老老實實給我們說明！」

他們詰問的態度定然不客氣。耶穌的回話也顯示非凡的憂傷。二月前，他曾講過「善牧之喻」；現在他重又回復到這種圖像上來，回答說：

我給你們說了，可是你們不信！因着吾父的名字而做的那些事業，便是它們給我作證了！但是你們，你們不相信，因為你們不是我的羊。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認識牠們，牠們也跟隨我。我給牠們永遠的生命，牠們將永遠不死，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掠奪牠們。我的父親：他所給我的大於一切，誰也不能從吾父親手裏奪去！吾父與我原是一個！

這一席話，我們相信，確是耶穌先前種種講話的縮影。他所做的大事業，大工程，大奇蹟，便是他道理真實性的鐵証。奇蹟，是天主的玉璽，奇蹟，是天主的信符。奇蹟証明了耶穌的話，也使背良不信的人們心蕩不安！耶穌是善牧，信從他的人得常生不死。這些話多麼慰人，多麼甘飴！耶穌講這些話語的當兒，心中不覺愛情勃發，同時又覺酸苦難堪，因為他看清：信從者雖不乏其人，但叛逆者也實在太多，而且太狠心了！我們聽到最後的幾句話，尤覺意思美妙，體味不盡：「我的父親所給我的大於一切，誰也不能從我父親手裏奪去。吾父與我原是一個！」噢！耶穌！我們的大主！你原來同天主聖父是一性一體。

啊！天主聖父生了你，通傳給你同樣的性體。我們不能夠透澈你本性的美妙，我們祇有敬仰、崇拜與讚歎！

如人怒

「吾父與我原是一個！」這話再清楚沒有了。法利叟們頓時怒

不可遏，忙即奔回院子去找尋磚石。火燄最猛的幾個，回來時都帶着巨形拋擲物，想一氣擊死耶穌。這時，我們也可設想，宗徒們團團把師傅圍住，排成一個臨時陳線，爲的是叫師傅聊避敵鋒。

耶穌却挺身詰問說：「我賴我父給你們顯示了許多善事，你們究竟爲了那一件要擲石擊死我呢？」

如人狂呼答說：「我們拿石打你，並不爲了你的善事，但爲了你褻聖的罪，因爲你只是個人，乃竟自充天主！」

「吾父與我原是一個！」這句話的意義極顯明，斷乎不能使人誤解的。但是，天主性能通傳的麼？噢！根本不能！無論如何不能！這是如人的信條。誰說自己有天主性在，那麼死罪，并且是最大的褻聖的死罪。

衆人咆哮如狂，耶穌依舊鎮靜不慌，取引經語，要使如人稍加反省，自知解答：

「在你們的法律上不是記着嗎？」我說了（天主說：）你們是天主！經語是不能毀的。若是天主給那些說話的人們——判官們——聖經還稱他們是天主，那麼爲什麼，爲聖父所聖及所遣來世者，因爲我說了：「我是天主子，」你們就說：「你犯褻聖啦！」如果我不行吾父的事業，那麼你們就不信吧；但是如果我已經做了那些事業，那麼你們就是不信我，也該信我的事業，好叫你們明白，叫你們承認：父在我內，我在父內呢。」

耶穌引証的是達味聖咏八一首的話，那裏，天主怪怨不克盡職的判官們，給你們說：「我說了：你們是天主，你們都是至高者的兒子。但是：」由這一段聖經，証明了天主的尊嚴也可以通傳於人的。那些判官們，雖不盡厥職，自罹懲罰，但因爲他們代主權位，身負聖職，天主尙還稱他們是天主，稱他們是至高者的兒子；何況被聖父所聖，被聖父所遣的耶穌，倒不可稱爲天主，稱爲

天主子嗎？天主可把自己的尊銜賜與人的。這種尊稱應作何解，那是當隨境地而異。但是，法利叟們啊！在你們判定死罪，憤恨拾石之前，你們總該得仔細審量一番才行。

天主子，這種名銜確是最高貴最神聖的；而耶穌稱為天主子，意思尤其純粹，毫無假借，不比其他。他不是說麼：我與父只是一個？原來聖父聖子是同性同體同樣尊嚴的。他又說：你們就是不信我，也該信我的事業。耶穌常常把他的事業示人，因為他的最大的證據，就是他所行的奇蹟。

上面如德亞人欲辭其咎，便反責耶穌：「你如果是基多，就該老老实實給我們說明。」耶穌的回話不直接用基多或默西亞的名號，因為這個名號既不能完全表示耶穌性體的美妙，而且又是個雙關語。如人當默西亞只是位如德亞王。耶穌乃取用天主子的尊號。這個名號高越一切，它既能完全表示耶穌美妙的性體，而且又包括默西亞的意義，誠然是再好沒有的了。耶穌直言不諱，表白了自己的本相。惡黨聽了，怒氣填胸，以為拿得口供，便可定他

死罪。耶穌受難的前夕，蓋法不是這樣審問過他：「我因着生活的天主，發誓叫你告訴我們：你究竟是基多天主子麼？」寶，念陸，六三。耶穌之所以流血，是因爲他自証了他的天主性。但是，在此次獻殿瞻禮，因爲他預定的受難日期尙未臨到，所以他絕對不許人損他毛髮一根。

聖史若望接着述說：「他們聽了，又要動手拿住他；他却從他們的手中脫出去。他就又往若爾當河彼岸去住下，那裏就是當初若翰授洗的地方。」

第六章

與伯來法利叟衝突

· 望，拾，四〇—四二· 路，拾壹，一四—五六；拾貳，一〇· 谷，叁，二二—三五· 贊，伍，一四—一六；陸，二二—二三；政二七—三四；拾貳，二二下；念叁·

(三十年一月)

傳教伯來

愈二醫一瘡

法利叟造謠惑衆

耶穌辯護

壯士之喻

褻瀆聖神的罪

魔去復來

福哉耶穌的母親

惡黨要求顯蹟

立意中正

痛責假聖人

傳教伯來

我們已經到了耶穌傳教生活的最後一個時期了。直到現在，他的傳教成績只是局部的，有限的。他先在家鄉傳教，在那裏選定了多半數的開教元勳；但是因為大多數的如里叻人不肯信從他，他就離鄉背井，到茹達省來了。無疑地，他在茹達京都也卜得不少人的同情與愛護。叛徒茹答斯

也在茹達被選的。終因城中長老們謀害心切，戰雲密布，風聲緊急，耶穌看着不能在此作久長的羈留，而有他往宣道的企圖。

若爾當河彼岸正在鵠望耶穌去傳道。聖若望告訴我們：耶穌過了獻殿瞻禮，就起身到了那裏。廿九年的獻殿瞻禮正過在十二月廿二日。耶穌在伯來傳教該在三十年一月至三月。

據聖若望的記述，耶穌到了若爾當河彼岸，一就有許多人到他跟前來。他們說：「若翰沒有行過什麼奇蹟；但他曾指着這個人，所說的一切話，都是真的。」於是那裏就有許多人信了他。一那裏的百姓還保留着若翰的印象呢。大致就在那裏耶穌顯了以下幾個奇蹟：

愈二瞽一瘡

一有兩個瞽子跟着他，吶喊說：「達味之子，可憐我們吧！」

耶穌進了屋子，瞽子就到他跟前來。耶穌給他們說：「你們信我能行這事麼？」——他們給他說：「主，我們信。」——耶穌就撫摸他們的眼睛，說着：「就依照你們的信心成就吧！」——他們的眼睛就開明了。」

信德與奇蹟的關係，在這個故事上顯然可見。我們知道：耶穌先叫瞎子們發了信德，而後才治好他們。我們也可曾知道：信德與奇蹟是互為的因果嗎？耶穌從前不會發過好多的奇蹟嗎？現在瞎子們的信心，就是耶穌從前顯蹟的結果，而從前顯蹟所生的信心，就是耶穌現在顯蹟的緣因。

耶穌在伯來也像在加里肋一般，他專務宣道，不事矜張；請聽他對瞎子們說些什麼話：「耶穌切切囑咐他們說：『小心，別叫人們知道了！』可是他們一出去，就把耶穌的聲譽傳徧了那一方。」

一他們出去以後，有人送了一個負魔的啞吧來，到耶穌跟前。耶穌驅魔，啞吧就說話了。衆人却驚訝說：『在義撒厄爾人中，從未見過這樣的事。』但是法利叟們說：『他是仗賴魔魁驅的魔。』

法利叟造謠惑衆

前面我們已經見過：京中的法利叟們曾侮辱耶穌，罵

他是負魔的；現在伯來的法利叟們也學着京中同黨人的老調，同樣地侮辱耶穌，造謠惑衆。耶穌前次在京中曾赴赴抗戰，此次臨敵，依舊奮勇不餒，并且

還乘機把仇黨們訓誡了一番。

耶穌顯了上面兩個奇蹟之後，不久，一有人送了一個又瞎又啞的負魔人來。耶穌治好了他，叫他能說話。也得看見。民衆們都驚訝不止，說：「這不是達味之子麼？」——換句話說：「這不就是默西亞麼？」——法利叟們聽了，就說：「這人驅魔，無非是仗賴魔魁白爾責布之力。」

法利叟們仇恨耶穌，入於骨髓，竟欲引全數民衆羣起攻擊耶穌。聖瑪爾谷的敘述比較更爲詳晰：「從日路撒冷下來的經師們說：『他是有白爾責布附着的，他驅魔，是仗賴着魔魁。』」

按白爾責布本是斐里斯定人所敬奉的蠅神，如德亞人借指魔魁沙彈。惡黨詛咒耶穌是附着魔的，這樣的侮辱，可說是至矣極矣。

耶穌辯護 仇黨肆意造謠，惹得衆心皇皇，皂白難分。他們縱然胆大訕毀，但還不敢當面無禮。耶穌知道他們心懷歹意，就決意當面指斥他們。『耶穌知道他們的意思，給他們說：『怎樣沙彈能够驅逐沙彈呢？』凡是一國自相分

爭，必至滅亡。如果沙殫自相分爭，他的國祚怎還能夠成立呢？

這些話，與其說是指斥，不如說是開導，因為耶穌態度和平，講話極合邏輯。這般頭腦清醒，思路井然的人，說他附魔，怎麼使得沙殫如果自相攻擊，自相分爭：莫非幽冥之神，比較世上的愚蒙，糊塗還加一等嗎？

耶穌接着又引用一個理證來反詰辯白。當時，在義撒厄爾民族中，也有驅魔的人。他們的師傅經師們，對於他們不加詆毀，而偏偏要咀咒耶穌，這是什麼道理？所以耶穌給他們說：

「若是我仗着白爾責布驅魔的話，那麼你們的弟子們驅魔，是仗着誰呢？所以他們就要判斷你們了！」

耶穌驅魔，原來是由於天主的能力。

「若是我仗賴天主的手指驅魔，這是天主的國來到你們中間了！」

耶穌講這些話，溫良和平，意在啓發愚蒙，折服人心罷了。

壯士之喻

耶穌接着用一個淺近有趣的比喻，描寫他自己和沙殫爭戰

的情形。

「壯士帶着兵器，看守自己的宅院，他所有的財物，必穩必妥。但是如果有一個更驍勇者來戰勝他，就可以把他所仗恃的一切器械都奪下來，並且把他的贓物也分了。」

那個壯士、那個勇夫，在耶穌未來之前，他可以儼然自稱為天下的霸王。耶穌未與交戰之前，他還可對耶穌矜誇說：「看，這整個的世界都是我的啦。」這位霸王是誰？是沙殫！他橫行天下，叫世人受累無窮。他什麼都不怕，誰都不是他的敵手。可是，他的失敗時期到了，天主遣發聖子來和他交鋒；結果，他敗退了，他失勢了；世上人類因此得了自由。所惜奸逆無處不有；並且還有極愚笨的自欲中立者！耶穌思念及此，不禁又浩歎說：

「誰不偕同我，就是反對我。誰不同我斂聚，就是給我分散！」

在宗教戰爭的沙場上，並無尺寸中立之餘地。不從耶穌，便從沙殫；不從沙殫，便從耶穌。信仰並非一種情感的作用。你如果願救亡圖存，你不得不投

奔到耶穌基多的麾下。你不到這裏來投軍，你便是此處的仇敵。別夢想中立的可能。中立的結局每使人不堪設想哩！

褻瀆聖神的罪

那些經師學士們，精通教律，負着導引人民的職責，因為心地不良，背棄神光，所以皂白不分，妄加誦毀，看着耶穌多行靈奇，竟敢詆以負魔所致！

耶穌認識他們的情意，透澈他們的底蘊，於是按公義判決，把他們的罪狀，定為「瀆犯聖神」。

「老實說：世人一總的罪，連無論多少褻聖的話，都可以得救；誰說了一句相反人子的話，也可以得救；惟獨誰若瀆犯了聖神，那末永遠做罪犯，永遠不得赦免！」聖瑪爾谷再加上一句，申明耶穌講話的因由：「是因為他們說他有污穢的魔鬼附着哪。」

所謂「瀆犯聖神」，乃是由於存着惡心而犯的反抗神光的罪。耶穌因聖神顯行奇蹟，原為導引人們的信心，而法利叟輩反誣以仗魔驅鬼，足見他

們心地惡劣，已到了執拗不醒的程度了。

耶穌曾以寬赦各種罪戾的權柄給了宗徒們，一切的罪過都得赦免，沒有半個除外。這裏，怎麼有了一個永世不赦的罪呢？其實並無什麼除外。要知宗徒們和聖教會確有赦免人罪的全權；不過邀赦該有一個必要的條件，那就是痛悔。但要有超性的痛悔，必須有聖神的神光神佑。瀆犯聖神的罪所以不得赦免的緣故，因為它已把痛悔的門戶關住了。論名分，它並非不赦之罪，論事實，它却不能見赦。此中理由，不難明白。誰犯了這種罪之後，他的心硬如鐵石，猛向黑暗進行，總不會回過頭來，痛悔求救。頑固到底，犯罪到底；現世有結局，來世無窮盡，他於是將永為罪徒，而永無起身之日了。要惟永世不赦的罪徒，才該受永苦地獄的劇刑。

魔去復來

耶穌把瀆犯聖神的罪案公然處斷之後，就回復到防禦魔鬼的問題。魔鬼妒視人類，千方百計，想攫取人靈；如果一旦失利敗退，他暫時見屈，心仍不死，他將勾結更驍勇的大隊魔兵來從事反攻。誰若蒙主恩赦以後，

尙還不知嚴加提防，那麼惡魔再次來犯的時候，他定然無力抗戰。要知因疏於防護，而重蹈前愆的人，他的罪惡更深更重，他的災殃也更太更甚。耶穌形容魔鬼的堅忍說：「污穢的魔鬼出離了人身，走遍不毛之地，想找一個安息之處，始終找不到，他於是自語說：我將回到我出來的那屋子裏去。到了那里，見屋內空虛無人，打掃的很乾淨，且也裝飾好了。他就去勾結了七個更猙獰的魔鬼來，一同進去，住在裏邊。此人末後的處境比先前的更爲惡劣。這個惡劣的時代，也將這般模樣。」

耶穌此處取了個強盜的模樣來形容魔鬼，強盜占了人家的房屋，一朝被逐，逃到曠野裏去暫行躲藏。但是盜心不死，趕探得人們防守鬆懈，他便要重振旗鼓，再次來擾；并且他爲反攻必勝起見，他要四方去勾結同志，合力侵擾，肆虐無道咧。同樣地，我入旅此戰爭的世界，一旦戰勝魔鬼，投奔了天主，還該時時提防，刻刻小心。魔鬼日夜工作，不稍休息，常會乘隙侵入。脫離魔網，歸依天主，而重陷魔阱的人，實然是比衆的可憐。

耶穌行奇講道，信從者不乏其人，但同時有許多意志不堅，乍信乍反，朝三暮四的人，他們最後的光景比以前的更爲惡劣堪憐。

耶穌的講話，從個人說到時代上去：如德亞人自被擄巴皮隆回來，已經翻然革新；不料後來魔鬼又闖入了許多人的心裏；他們重陷魔井的結果，竟然犯了釘死吾主的彌天大罪！

耶穌的警告，也可申解到一切反教背信的人，他們朝投耶穌，暮奔沙殫，今天脫離形骸，明天卽爲物慾所蔽。唉！這些人說來也是可憐，却也是我們前車之鑒。厲兵秣馬，沉着應戰，是我們當今的急務。

福哉耶穌的母親

一耶穌說這些話的時候，有個婦人在人羣裏高聲向

耶穌說：「懷你的胎和哺你乳的真是有福的呀！」耶穌回答說：「聽天主的話，並且遵行實踐的，是更有福的。」

憶起兩年前，耶穌在加里肋也說過同樣意思的話。有人對耶穌說：「你的母親和你的弟兄們在外邊願意見你。」耶穌回答說：「聽天主的話，并

且遵行實踐的。就是我的母親，我的弟兄們。

耶穌這般回話，並未輕視了他的母親。他的母親是天主特選之器，是耶穌最孝愛的，是聖教的快樂，是女界的光榮。聖教禮儀中，逢到聖母瞻禮，喜歡這樣讚美聖母說：「福哉懷養吾主之胎，福哉哺養基多之乳！」

但是，耶穌這樣回話，是為舉拔我們的心靈，高越到物質關係之上。同耶穌有血統的關係，當然是可貴的；但是同耶穌有愛情的關係，那更是可貴的。聖母同耶穌既有這雙層最密切的關係，當然是比衆的有福；我們同耶穌，如果能久持愛情的關係，那末我們也都是有福的。

惡黨要求顯蹟

法利叟們對於那個婦女稱揚耶穌的話，極不以為然，於是又想出什麼問話來了。我們同時參看聖瑪竇和聖路加兩位的史筆，可知道那時雙方對話的情形。

聖瑪竇記述：「於是是有幾個經師和法利叟人對耶穌說：

「師傅，我們要你顯個奇蹟給我們看看。」

他們要求的態度很是倨傲，也很自在。他們熟識羣衆的心理。耶穌雖已顯了不少的奇蹟，他們還想要他再顯一個，因為他們曉得民衆看奇蹟是始終看不厭的。耶穌如果答應顯蹟了，他們自然也沒好話講，因為他們註解的方式總是比衆不同的；耶穌如果托故推辭罷，那麼，正合他們的希望，他們將要稱耶穌是「技止此耳。」誰可辨辨他們要求的口吻，就會覺得：這並非是要求，而簡直是命令呢：「我們要你顯個奇蹟給我們看看！」實際，他們何曾巴望他顯什麼奇蹟呢？

民衆聽見說什麼奇蹟不奇蹟，果真引起了好奇心，一會兒已在耶穌的周圍擁擠着了。請聽聽聖史路加的講述：

「羣衆既集，耶穌開始演講：『這一代人確是惡劣的一代人；他們要求奇蹟；除掉先知若納的奇蹟外，不給他們別的奇蹟了。因為，如同若納爲尼尼微人，是個奇蹟，將來人子爲這一代人，也是個奇蹟。』——聖馬竇替聖路加補充一句：『如同若納在大魚肚裏三日三夜，人子也要這樣在地裏三日三

夜。

解。

所謂三日三夜，乃是後三天內的一種話法，不必死作三個二十四小時。記得那年七月中，耶穌曾以七餅數魚，飽食了四千人之後，加里肋的法利叟們也有過同樣的要求，而耶穌也回答了相仿的話語。要知耶穌自身的復活，乃是他最大的奇蹟，稱為奇蹟中之奇蹟呢。

不過此處，耶穌又特地加上了一些回想，叫人懂得像法利叟們的那般妄想、妄試，確是極有危險的。奇蹟是一種證據，不錯；不過這種證據，到了心意不正的人們手裏呢，就會引出不良的結論來，到了缺少訓練的民衆眼裏呢，就會舞之蹈之，當作看變戲法的一般。聖保祿說的好：同天主玩戲是使不得的！

耶穌接着又給那些惡人們鄭重地警告了一番：

「南方的女王，審判之日，將同這一代人復活起來，而審判他們，因為她

自天涯地角，走來聽撒落滿的智言。你看：這裏却有大有於撒落滿者！尼尼物人審判之日，也將同這一代人復活起來，而審判他們，因為他們聽了若納的勸告悔改了。你看：這裏却有大有於若納者！

沙巴的女王，見到了撒落滿王的明智，就非常欽佩；列王傳，卷一，拾章。尼尼物人，聽到了先知若納的講勸，也就悔悟了；惡心惡意的法利叟們，耳聞目見了耶穌上智的言行，還始終不肯翻然自新，那麼，怎能避免將來可怕的審判呢？

立意中正 前面耶穌論了心意不正自暴自棄的惡劣結局，現在他又換個方式來施訓了。

光是大公無私普照一切的。誰有眼，誰就看得見光。天主造眼睛正是爲了這個。如果我們看不見，莫非是我們的眼病了。靈魂也有神眼；神眼病了，就該用正心意的方法來治療。

耶穌對宗徒們說：「你們是世界的光。」

耶穌這麼講，因為宗徒們將分行天下，訓誨萬民。為此，他接着又說：「建築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隱藏的。人們點燈，不放在斗底下，而放在燈台上，要使光照室中諸人。巴望你們的光，也照耀在衆人面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善功善行，好光揚你們在天的父親！」

這一段話叮囑宗徒們該認真實行傳道的使命。天主打發聖子到了世界上來；他既已發了大光，就不該把他放在斗底下。宗徒們是執火把的人，也是基多的承繼人；他們着實負有重大的使命。如果宣道立表是宗徒們的任務，那末，世上的人，就該到他們的道理和表樣中去，尋求真光。

耶穌又講下去：「你的眼就是一身之燈。你眼目清亮，你全身就光明。你眼目朦昧，你全身就黑暗。小心，別叫你內裏的光成了黑暗！如果你全身光明，沒有黑暗之處，那末，一切都是光明的，彷彿光耀的燈照着你。」

這些話不難懂得。我們的靈魂也有眼目，好像肉身一般。如果我們的心意正直，我們的神眼就明亮。相反，心意不正的人，他的神眼就朦蔽了。

我們自己的光，自己的理性，是不甚可靠的；有時我們想它是光，其實是黑暗。——有基多給我們的光——信光——是不會哄我們的。

痛責聖人

——耶穌說話未完，有個法利叟人請他到他家去進餐。——請宴的宗旨大約未必純正，看了以下的事實，便可知曉。

耶穌果然進去坐席了。別的被請者大約都是耶穌的仇人。我們可設想：耶穌一進門，衆人的視線就集中在他身上，窺察他的一舉一動；耶穌方面，當然也不肯放棄訓導的良機；結果，以前在加里肋發生的一劇，此刻將重演於伯來了。法利叟們餐前有個洗手禮；耶穌此次故意把它省去了。原來法利叟們規定的什麼洗濯禮啦，什麼清潔禮啦，竟是不勝枚舉。耶穌此次不遵守他們的繁紋縳節，惹得他們個個駭異，聳着肩膀，大表不滿意。——法利叟們見耶穌入席，不先洗手，就愕然驚異。——他們大概顯然非議，因為他們在自己屋子裏，覺得無所顧忌，不比在廣衆之場，要怕民衆的反抗的。耶穌雖失了民衆的後盾，却怯不懦，義正言厲，愷切地，痛快地，對他們訓斥了一番。

你們現在，法利叟們，你們把杯盤的外表洗擦的乾淨；而在你們的內中，却充滿着掠奪和不義。傻子哪！造外面的那位，不也造了裏面嗎？（靈與身都是天主所造）可是，把你們的餘財行了哀矜，那麼，你們的一切就算潔淨了！

禍哉，你們法利叟們，因為你們把薄荷芸香及各樣菜蔬，奉輸十分之一；而對於公義及愛天主的本分反忽畧過去！但是，這個固該遵行，那個亦不可廢。

什一之稅，只限田產，不關園圃；法利叟們把藥草和蔬菜之類也奉獻了，發顯守法比衆的認真。

禍哉，你們法利叟們，因為你們在會堂愛坐上座，在街市愛受人致敬！
 禍哉，你們，你們猶如不顯露的坟墓，人們在上行走，也不知道！
 到這裏，耶穌祇講論了法利叟們的假仁假義，假善欺人。不料有個法律

學士突然插嘴說：

「師傅，你這麼講，也侮辱了我們呢。」

當時經師與法利叟中，也有很密切的來往維繫着。耶穌既被責問，乃義不容辭，嚴加申斥，希圖糾正錯謬思想和假善行爲。

「你們法律學士也是有禍的！因爲你們加給人担不動的重担子，你們自己連一個指頭也不肯動！」

「禍哉，你們修蓋先知坟墓的！就是你們的祖先把先知們殺了，可見你們同情於你們祖先所作的事，因爲他們殺了先知，而你們却修蓋先知的坟墓。」

修蓋先知的坟墓，並非出於賠補悔過的心，乃爲掩飾祖先的罪惡罷了。他們將謀死耶穌和宗徒等，和祖先犯同樣的罪惡，正是同意於祖先行爲的明証。

「所以天主的上智也會說過：我將打發先知和宗徒到他們那裏，其中將有被他們殺死的，也有被驅逐的，以致從造世以來所流的一總先知的血，

從亞伯爾的血到被殺在聖殿與祭台間的匝加里的血，都要向這一代的人追問的！確，我給你們說，他們的血都要向這一代算賬呢。

「禍哉，你們法律學士們，因為你們把智識的鑰匙拿去了，你們自己不進去，你們却還要阻止別人進去呢！」

耶穌這一席話說的又痛快，又着實，又駭人。他的慈祥是無限的，但他的威嚴也是無窮的。經師們、學士們，他們自以為有解釋聖經的專利權，自以為他們的註解是鐵板的，應該發生法律的威權。據他們：愛天主的根本行為儘可疏忽，而人面前的枝節小事却極應重視。所以耶穌要責斥他們：「把你們的餘財行了哀矜，那麼你們的一切，就算潔淨了！」

我們知道：為愛主愛人而施行哀矜，確是上升天庭的捷徑；不過，若為沽名釣譽而施行哀矜呢，那正是法利叟們的行為。

耶穌一片至誠，祇惹得惡黨憤恨更深。聖史路加再接着寫說：「耶穌給他們講了這些話，法利叟們和法律學士們，就惱怒至極，盤問他許多的事，打

算從他口裏，找個差錯，可以控告他。」

以前在加里肋，剛才在日路撒冷所演過的一劇，現在又重映於伯來了。這許多耶穌的死仇，一次開仗，就永久不會休戰。

第七章

人生最後關頭

路，拾貳·費，陸，一九一·二一，三四；拾，一九一·二〇，二四一·三三；念肆，四五·五一·谷，拾叁，一一·

(三十年一月至三月)

勸勉宗徒

糊塗的富翁

先求天國

真實

刻刻備終

神長的負担

煉獄

勸勉宗徒

耶穌從法利叟家餐畢走出，又遇到民衆。百姓絡繹跑來，越聚越多，把耶穌團團圍住。聖路加記載：「那時人數之多，以至彼此踐踏。」擁擠情形，可想見了。但是民衆的擁擠來歸，不能消滅仇黨的隱謀惡計。宗徒們見敵方橫蠻日甚，謀算日亟，不覺憂愁起來；師傅愛徒心切，就乘機諄諄訓導，慰藉他們一番。耶穌的訓話，言言金玉，不分空間時間，常憑人取用不盡；尤其當茲物質文明時代，基多的代表，每困於受辱莫訴的環境，聽了吾主這次訓徒

的話，便可心慰神怡了：

「沒有一個徒弟能超過師傅，沒有一個僕役能超過主人。徒弟得如師傅，僕役得如主人，也就罷了。若是主人被人罵爲白爾賈布，他的家人更該怎麼樣呢？」

「所以你們別怕他們！」

「因爲沒有不會洩露的隱藏事，也沒有不被知曉的秘密事，爲此，凡你們在暗處說的，必要在明處被人聽見，在室內附耳說的，必要在屋頂上傳揚出來。」

「我的朋友們，我給你們說：不要怕那些殺害了肉身以後，就此無能爲的人們。我指示你們所該怕的：那有權把靈魂和肉身投在地獄裏的；我給你們說：你們該怕他！」

請大家細聽警世的声音罷！義撒厄爾的先知們曾說過類似的言語，可是他們從未講得這麼高越，這麼動人。聽到這麼雄壯的聲音，那狹窄的心靈

行將展開，那畏懼的虛情行將消散。世上苦難算什麼？刀鋸斧鑊算什麼？身可碎，頭可斷，靈魂不可奪！什麼都可捨，天主不可背！愛罷！愛你的天主罷！舉起你的眼，瞻仰天主的尊顏罷！地下什麼強權惡勢都不必放在心上。天主知道一切，天主能行一切，天主也愛你。牢記着這些真理，你可得到內心的真平安。

耶穌再壯我們的胆量說：

「五個家雀不是只賣兩個小銀錢嗎？在天主台前却沒有一個忘下的。就是你們的頭髮也根根數清了！你們不要害怕！你們比許多家雀還貴重呢！」

世上最渺小的事都得天主的准許。掉下一根頭髮來算什麼？一回事還有什麼比這事更屬無關緊要的嗎？但是天主知道！天主掌持一切，管轄種種，我們還怕什麼？我們一切都不怕，惟有怕天主，也惟有仰賴天主。信實的天主總不會慢待我們：

「我給你們說：不拘誰，凡在人面前承認我的，人子在天主的天神面前，

將同樣地承認他；不拘誰，凡在人面前否認我的，也將在天主的天神面前被否認。

這些話，可喚醒醉迷的靈魂，可打消虛幻的面情。誓死服從，是基多部下的口號，是基多信徒的精神。古今來，為基多而流血，為信德而致命者，以百萬計。此種忠勇之氣，除公教外的確無處可尋。也祇有這般視死如歸的烈士，可得到耶穌預許的花冠。

老百姓被解到法堂，看着法官鐵青的臉兒，比任何刑具要可怕一些。質直的加里肋人，聽了師傅一番的訓話，也能懂得：他是在講致命的問題。噢！致命：法庭、判官、審問、供詞：這一切都不好玩！

耶穌看出他們心裏不甚寧靜，又給他們解除疑慮：

「當人們解送你們到會堂上，到法官並有權勢的人面前，別思慮該怎樣辯護，或該說什麼話，因為到那時候，自然會給你們當說的話，原來不是你們自己說話，乃是你們聖父的聖神在你們內裏說話。」

糊塗的富翁

耶穌剛才講了許多輕世事主的道理，驀地由人羣間走出一個人來，給耶穌說：「師傅，請對我哥哥說，叫他同我分家！」這個人，當吾主正在指示天上的產業時，他竟然走來請求吾主給他分析世上的產業。

耶穌直捷痛快地回答說：「你這個人哪，誰立了我做你們的判官，或做你們的分產者呢？」

那人見耶穌不允，知道再說也無用，就退避開了。這一樁小事情，本來也沒有什麼大意味；但是，耶穌却趁此機會給人開導說：「小心，要禁避一切的貪婪！因為一個人的生命，不在乎財帛的豐富。」

我們可換句話來講：雪白的銀不能除去可怕的死亡，蠟黃的金不能賜人真實的幸福：這是千真萬確的。耶穌又設了一個比喻來申論富裕：

「有一個財主人，他的田地出產很豐盛。他就忖思自語：我打的糧食無處收藏，可怎麼辦呢？他又說：這麼辦吧：我將把我的倉房毀了，另蓋幾所更大的起來，就把我的田產和一切財物都都放在裏頭。」

當那個富翁在運籌劃策之際，看着將來這麼偌大的倉庫，裏頭滿藏着無量的小麥啦，大甕累累的油啦，酒啦，什麼啦……他於是舞蹈起來，自語說：我將要對我的靈魂說：『我的靈魂，你現在有巨量的積藏，足敷你多年之用！你休息吧，吃吧，嗑吧，享用吧！』

富人的語調是如此！有了錢財不享用，要它幹什麼？靈魂？富人的靈魂便是享樂的官能！現世主義，享樂主義，是富人的主義！世俗的明智，對於這些主義，非特不加指摘，並且還要合掌稱是。但是耶穌的上智，合世俗的明智，正是相反，他用永世主義，用克苦主義，來打倒現世主義，反對享樂主義。『傻子哪！天主將要給你說：今夜就要收回你的靈魂去！』

那個富人只忘掉一件要事：死！

耶穌沒有提到他的兒女。果然是無子無嗣，那末一死之後，萬貫家私，行將歸諸陌面不識人的手中。天主給他說：『你所積蓄的將歸誰呢？』這話不是在責怪他沒有立過遺囑，這話是在責怪他忘了根本，丟了主要，而醉心於

虛幻的錢財，以爲有了黃金白銀，便可百無禁忌，有了佳餚旨酒，便可長生不老！一傻子哪！一這是天主的判決。可憐的糊塗蟲啊，你把生命的觀念弄錯了！你忘了死亡，但死亡猝然就會降臨。死亡不等待你，死亡只聽天主的指揮；你的生命並不屬你支配，你馬上就要被天主召去了。耶穌講了比喻，遂結論一句：

「誰爲自己積蓄財帛，而在天主台前却不富足的，就是這樣。」

「在天主台前是富足的」一怎麼講？這並不是說：聚斂錢財，而後爲天主施舍，這是說：看輕錢財，專務神工，悉心仰賴天主。俗話說得好：不貪就不缺。聖女德肋撒說：「有了天主什麼都不缺！」

先求天國

耶穌又向學生們說：「爲此，我囑咐你們：你們不要爲你們的生命憂慮吃什麼，也不要爲你們的身體掛念穿什麼，因爲生命貴於食物，身體貴於衣服。你們看看那些烏鴉，牠們也不種，也不收，牠們也沒有庫，也沒有倉，而天主養活牠們。你們比了飛鳥更該貴重幾何！你們中誰能運用思慮，在

自己身上，加出一肘來呢？如果極小的事還做不來，何必掛慮別的呢？你們看看玉簪花，它們怎麼生長：它們不勞力，也不紡線；可是，我給你們說：就是撒落滿王，在極光榮的時候，所穿所戴，也比不上那些花中的一朵！那些野草，今日才生，明天就扔入灶裏的，天主尚還這麼裝飾它們，何況你們呢，寡信的人哪！所以你們不要圖謀吃什麼穿什麼。切莫愁腸百結吧！因為那都是世俗的異教人所圖謀的，你們在天之父却知道你們需要那些東西。你們該先尋求天主的國和他的義德，那些東西自會給你們加上的！

的確，這一番偉論是當今時代病的一劑良藥！當今時代的人們呼吸着精神消沉而物質升騰的空氣。機械主義的狂風，掩蔽了世界的一切。精神的價值降落到地下，而物質的身格高捧到天上。科學，虛偽的科學，一知半解的科學，意想解決一切，意想把人生永遠的使命一筆勾消。那些偽科學的信徒，也就是享樂主義的信徒，只知忙忙碌碌，此搶彼奪的求衣求食，求足衣，求足食，忘却自己靈魂的重要，忘却天主上智的宰制：唉，多麼淺見的偽科學的信

徒們哪！

此刻，在吾主聖訓之下，科學萬能的聲浪盡行消沉，唯物主義的欺騙無可掩飾；而人生的真意義，真幸福，却明如觀火。

你們該先尋求天主的國和他的義德，其餘一切自會給你們加上的！

不斷絕私意，不承行主旨，那裏有真平安。人類幸福的大仇便是憂悶。你如果要幸福，你就該掃除你心中一切無謂的憂鬱、苦悶。對於現世物質的需要，何必過於關心？天主上智已早有安排。祇有一樁事你不應該疏忽過去，那便是永遠的生命。用金錢來買求世福，真沒意思，用金錢來買求天國，才有道理。請再聽聽耶穌的勸勉吧：

真寶囊

所以你們不要憂慮明天，因為明天有明天的憂慮；每天的苦足穀每天受！

你們小羣別害怕，因為你們的父親喜歡把天國給你們。變賣你們所

有的來做哀矜吧。你們辦下經久不朽的錢囊，取用不盡的寶藏在天上，那末賊也不能到，蟲也不能損。因為你們的寶藏在那裏，你們的心也在那裏！

一變賣你們所有的吧！這不是一條命令，乃是一個勸諭。有錢人該當盡力做哀矜。如果沒有別的妨碍，那末，變賣了家私，做了窮漢，自然更能相似耶穌。但是無論有錢無錢，神貧的美德是大家該當修的。

擁有巨資的人，日夜不得安寧，因為要防盜賊的謀算。但是，富翁們啊，在你們寢席不安的當兒，可想起耶穌的囑咐：「你的寶藏在那裏，你的心也在那裏。」這是千古不朽的至言！你們的心如果在圖謀天上的財寶，那末世上暫時的得失，當然不介於懷了。

刻刻備終 以下兩個比喻，和上面許多的教訓是緊緊相繫的。耶穌用這兩個淺近的比喻來描寫死期的無定，叫人們時時刻刻醒寤着，準備迎接死亡_亡的來到。耶穌對門徒們說：

留心醒寤着！巴望你們束着腰，點着燈，如同僕人等候從婚筵回來的

主人一般，趕主人一到，一敲門，立刻就給他開門！主人回來所看見那些醒寤着的僕役們是有福的！我老實告訴你們：主人將要請他們坐席，自己束上腰，過去服事他們！

「主人二更來到也罷，三更來到也罷，遇見僕人們是這麼樣子，那末這些僕人們才是有福的。」

死亡不預先通知人，死亡不肯等待人。掌生死的耶穌，要在什麼時候來收回我們的靈魂，我們誰都不知。醒寤吧！我們都有嚴分醒寤着等待主命的到來，那就是把我們的靈魂預備妥貼，隨時隨地可以安然去聽天主的審判。註疏家把束腰解作吾人一生的潔淨，把點燈解作吾人愛主愛人的善工善行。爽直一點說：我們該常常心地光明，舉止端肅，趕天主的命令一到，馬上可起身去朝見，天主看見我們垂紳正衽，毋荒毋怠，定然不加譴責，而還要重加賞賜哩。

耶穌滔滔而講，侃侃而談，接着又簡便地設了第二個比喻；比喻的格式

已變，而設喻的宗旨如前。

「你們該知道：若是家主曉得今夜某時賊子要來的話，他必定不睡覺，防備賊來掘壁洞。爲此，你們也該準備着，因爲你們不知人子在什麼時候要到來！」

前面的比喻是僕人等候家主的事，現在的比喻是家主防賊的事，比喻是兩個，而寓意只是在描寫死亡的猝然性罷了。上邊耶穌以家主自居，現在耶穌以賊子自表，原來他要用通俗的調句，叫聽衆們易於了解比喻的意思。

死亡之來，蹣手蹣腳，恰如富有經驗的賊子一般。它來，正在人們高枕熟睡的當兒；它進，每由偏屋側廂無人看守的地方，挖個窟窿兒攢過去。但是，死亡與偷竊，彼此細細相較，也有極大的異點：賊子來拿，要拿他人的東西，耶穌來取，要取自己的東西，這顯然是物權方面的不同處；可是本比喻的着力處，不在物權歸屬的不同，乃在東西性質的有別：賊子來偷，只偷些有數有量能損能壞的東西，耶穌來取，乃取整個無價之寶，各人的靈魂呢。家主看守現世

的財物，還那麼小心，我人看守自己的靈魂，倒似乎漠不關心，實然奇怪之甚！

聽了耶穌講的以上兩個比喻，守法奉命的忠僕們覺得滿心快慰，因為知道死後便有天主的厚賞；相反，那些救靈疏忽的人們定必羞慚無地，因為自知落後，還遠不及那守財翁的奮勉。醒寤吧！準備吧！死來如迅雷！死是永遠的關頭！

神長的負擔

醒寤候主，刻刻備終的道理，是講給一總信友聽的，也可以說是講給任何人聽的。下面，耶穌被聖伯多祿一問，便把講題縮小範圍，專對着負責指導人的神長們講話了。神長們除了救自己一個靈魂之外，還該當救弟兄們的靈魂，這種責任確是不輕。以下的一番訓話，並非只有神長們應該特別注意，就是一總的長上，一總的教友，也都該當採取其中神益。

一伯多祿問耶穌說：「主，你講的這個比喻，是為我們呢，還是為衆人呢？」

「主說：『設有一個忠信的管事人，主人派他管理家人，叫他按時給糧。如果主人回來，看見他承辦合意，那末這個僕人纔是有福的！我老實給你們說，主

人要叫他經營一總的財產咧。但是，如果那個僕人心裏說：我的主人不會趕早回來的，他於是開始拷撻僕婢們，開始吃嗑酣醉。在他不料想的時候主人到來，把他分開了，叫他同不忠信的受一樣的處分。（聖瑪竇又記上一句：）

在那裏有哭泣和切齒的苦！

這個比喻清楚易解。聖教會猶如一個大家庭：大家庭內有主人親信的管家，叫他襄助家務，管理其餘的一總家人；聖教會裏有羅瑪教宗，得耶穌的委託，理掌教務，導引普世的信衆，教宗之下，還有主教神父們做教宗的助理。這些神長們都是耶穌特選之器，他們都担着治理屬下信友的重任，如果小心翼翼，克盡厥責，那末將來必得天上的厚報。相反，他們如果怠荒疏失，瀆職殃民，將來要嚴受處斷，受累無窮。歷史上，可歌可頌的神長們甚夥，可泣可悲的神長們也有。光明的聖教史上有這個黑點，當然是天主的准許，為耶穌所預囑，也為後來者作前車之鑒。

煉獄

耶穌接着再用僕人來設喻，不過，剛才曾把範圍縮小，現在又把範

圍擴大了，剛才只對長上們講話，現在却向一總教友施訓了，剛才主人的處斷是極端的嚴格，現在在主人的懲罰却分了輕重等次。

果真，我們各個人都是天主的僕人，天主給了我們每人一個寶貴的靈魂，叫我們各人留心照管。我們既奉了使命，早晚總該當給天主復命，天主也早晚要按照我們各個人的勤怠功過，行賞處罰。

耶穌的通告是：「僕人曉得了主人的意思，偏偏不準備，或竟相反主人的意見辦事，這個僕人必然要多挨拷撻。至若不明主人的意思而糊塗辦事，那末雖該挨打，而次數不多。給與誰的多，向誰要的多，託付誰的多，向誰要的也多。」

聽吧，耶穌把天主教義的原則給我們啓示了。這個原則，本是寫在物性上面的。人類良心的告示和耶穌出的這通告，彼此符合，無有歧異。憑功行賞，按罪處罰，理所當然。天堂與地獄之間有個處所，為責罰沒有死罪而尙未純淨的靈魂。這些靈魂既然沒有死罪，就不該下地獄，但因為帶着多少不一的

過錯，就先該在煉獄中吃苦贖罪，準備他日穿了錦繡去朝見天主。神學家們用路加聖經這一段來證明煉獄的存在，當然不無理由。

第八章

信仰問題

路，拾貳，四九下；拾叁；拾肆。
費，柒，二二—二三；拾，三四—三五。

(三十年一月至三月)

投火

紛爭離散

神旨

悔改罷

不結果的無花果樹

棍僕孀婦

窄門

如民的成見

黑落德的恫嚇

治癒症

戒爭上座

邀請貧困者

辭席喻

背十字架

投火

耶穌三載傳道，無論在加里肋，在茹達或在伯來，他的講題總跟着時地環境而變換；這種種不同的環境，很難一一推算確定。

前章裏，耶穌教人先求天國，預備善終；現在，他又回復到我們的信仰問題了。不信天主，就算背天主。信主與背主之間，並沒有中立地帶。世界原是戰

場，人生原是戰爭。誰不投軍於基多的麾下，奉基多為主，就是甘作魔鬼的奴隸，奉魔鬼爲王。這信仰問題，確是關係非淺，爲耶穌最所關懷，他於是再三給人設喻講解。

開始，耶穌用火來設喻，使人動聽：

「我來爲投火於世，我多麼希望這火能够點着燃燒！但我還有當受的一種洗禮，我多麼迫切着，要直到那事的成全！」

這裏所說的火是天主聖神的愛火，所說的洗禮是捨生流血的洗禮。耶穌在這寥寥數語中，已把他愛人的真摯熱情給人披露了。他愛他的羊，他想到不久之後將爲羊而捨命。他是善牧，他具有善牧的心腸。他自天下降，帶來了聖神的火燄。他希望這火燄能瀰漫全球，點着各個人的心靈。投火於世是他降生的宗旨。這種愛情的火燄和流血的致命是分不開的，他所以切望受難時期的到來，爲完成他救贖的使命。

回顧世人，是多麼的無良！幾許人能知以愛還愛？幾許人能知以心體心？

有多少冰心無情的悲劇，在愛火炎炎的爐子前表演過去，而此刻正還在表演着哩！

紛爭離散

人們彼此紛爭離散的慘劇，無分空間時間，一幕一幕的呈現在耶穌眼前。

你們想我來是給世界送和平麼？不，乃是叫人離散！離散，可痛的離散，本非耶穌所願；但事實上不能幸免。無疑的，耶穌是和平的使者，他來世是爲把和平給人。可是，人類的自由權依舊存在，主張不能一致，行爲亦各不同，或因善惡殊途而紛爭不睦，或因信仰別異而論爭離散：這種種不良現象豈爲耶穌所願望？他願望世界和平，他願望信仰一致。但事實呢？聽吧：

以後一家五口行將分離，三個反對兩個，兩個反對三個，父親反對兒子，兒子反對父親，母親反對女兒，女兒反對母親，婆母反對兒婦，兒婦反對婆母。人的仇敵就是他本家的人。

神盲 還有一樁叫耶穌極感痛心的事咧，那就是許多人的神盲。他們只

悔改罷

一那時候，有人把加里肋人的事，來報告耶穌，說比拉多怎樣把他們的血攪和在他們祭獻犧牲的血裏。耶穌答應他們說：「你們以為這些加里肋人，比一總別的加里肋人，罪過更大，所以才受了那害嗎？不，我給你們肯定，但是，如果你們不行悔改，那末你們將同遭一樣的喪亡！就如西洛塔倒下砸死的那十八個人，你們想他們要比其餘一總日路撒冷的居民罪債更大嗎？不，我給你們肯定，但是，如果你們不行悔改，那末你們將同遭一樣的喪亡！」

前面，耶穌曾借着胎警，教訓宗徒切莫妄斷；現在，他又這麼訓人。天有不可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見人罹難，該想這是出於天主上智的安排，絕不能遽爾武斷，以為某人受害，乃由他的罪惡所招致。耶穌非特要糾正人們的錯謬成見，并且要提高人們的判決能力，他所以引証倒塔壓死人的事，教人注意：死亡猝然能够臨到，要惟不及早改過贖罪，那末將後悔莫及！耶穌力竭聲嘶地訓我們悔改，我們定然不該裝聾。悔改吧！自新吧！黑夜一到，什麼都不能

行！

天災人禍，未必盡由罪惡所招致，受苦較重，未必定是犯罪更大的憑証。然而，天主的公義，有時也施用懲一警百的手段；歷史上這種例子，也可以找到好多個；但是，我們知道明白：用世苦罰人，並非天主罰人的常規；真正的賞罰，不在現世，而在身後。

一個人，一家，一族，都能遭到天主的顯罰，這也是事實。「你們將同遭一樣的喪亡！」耶穌好像已把日路撒冷的淪陷和義撒厄爾民族的散亡預言了。果然，聽下面的比喻吧。

不結果的無花果樹

聖史路加接着寫述：「耶穌又講了這個比喻：『有

一個人，在他的葡萄園裏，有栽的一棵無花果樹，他來找果子，沒有找到，就給園丁說：『你看我三年來在這棵樹上找果子，總找不着。你砍了它罷，爲什麼讓它白占地方？』園丁答應說：『主，再容忍它一年罷，好等我周圍掘掘土，培上糞；明年結果子便罷；不然的話，就砍了它！』」

巴勒斯坦人喜歡在葡萄園裏種些菓子樹，若榴樹，杏樹，無花果樹之類。如今耶穌比喻裏的那棵無花果樹，枝葉茂盛，徒有外貌的美觀，却生不出果實來，這樣的劣性樹，真是辜負了園丁的苦心與主人的期望。

比喻中的動人處，乃是主人和園丁的談話。從他們的談話中，可見天主是十分公義的，同時又是十分仁慈的。三年不結果的無花果樹，不砍下當柴燒，還要它幹甚？可是仁心的園丁，還願意用他最後的努力，來拖延主人的處罰，眼望那棵樹，能在最後的限期裏爭一口氣！

比喻不難解釋：主人表天主，葡萄林表世界，無花果樹表如德亞人民。可憐這個素被天主愛護的民族，終於結不出好果來！天主義怒的手已在揮刃欲下了！但是耶穌——仁心的園丁——奮身阻止，替他們求情寬限；他并且還許下：要在這個期限裏，竭精殫力地給他們訓誨培養，希冀他們能早日悔悟，得挽回天主的義怒。可惜啊！耶穌的一片婆心竟無人顧盼，善牧的大聲絕呼竟無人聽納！終於，四十年後，天主借羅馬的兵力毀滅了日路撒冷，從此如德亞

國亡民散，一蹶不振。

僵僕病婦

按聖路加的記載：一罷工日，耶穌在會堂裏教訓人。那裏有個女人，被魔附了十八年，僵僕屈背，一點不能向上看。耶穌見了她，就叫她過來，給她說：「女人，你病好了！」遂用手來一撫她，立刻她就挺直起來，也就讚美天主。會堂長，因耶穌在罷工日治了病，覺得氣忿不平，向衆人說：「工作日共有六天；你們在這六天內可來治病，但不要在罷工日來！」

就在這幾句話裏，發現了雙層的不通：此次治病，顯然出於耶穌的主動，而病婦不過是被動，因為是耶穌叫過她來的；民衆對於此事，絕無關係；會堂長不敢直接責斥耶穌，而就在民衆身上出氣：這是不通；他既令百姓們祇能在六天內來請治病，那顯然他已承認了耶穌有治病的神權，但同時，他又想定耶穌是個違反法律的罪犯：通神違法，怎麼講解？這又是不通。

可憐！他對於法律的觀念根本錯謬了。非但他一個會堂長如此，耶穌的仇人們都如此呢。耶穌給了他們如許的證據，總還打不破他們根深蒂固的

錯謬成見。耶穌已舌敝唇焦給他們糾正過了；現在他就再加苦勸一回：

「偽善人哪！你們每一個人，在罷工日，有不解開槽上的牛驢，牽去飲水的嗎？這個婦人原是亞巴郎的女兒，她被沙殫纏住已經有十八年了，罷工日就不該替她解開束縛嗎？」

證理淺顯，無容噉辯。耶穌好比是說：對於一箇牲口，人們尚有愛護之心，何況是亞巴郎的子女呢？如果要我等到明天才可救人急難的話：那這是什麼邏輯，什麼心腸？那對於人靈的觀念錯到什麼田地？

老百姓們聽到了耶穌的講話，不覺都快慰異常。實在，法利叟人加給民人的軛頭是太重了！

一當耶穌講話時，仇人們個個害羞無地。民衆看見了他行的種種奇蹟，就莫不喜氣融融。一他們好似更容易呼吸着耶穌給他們造的輕鬆的空氣。這是最後一次，聖史們把「會堂訓衆」的耶穌，指示給我們。

窄門 聖史路加又記着：「耶穌往日路撒冷去的時候，經過各城鎮、各鄉

村，到處教訓人。」

耶穌在若爾當彼岸，往東傳教到什麼地點，我們不能說一定。大致在三十年二三月之交，他停止前進，開始回轉；回途中仍然不斷訓人，東就西擱，直到四月初旬才得榮進聖京。在此三四十天內所講許多寶貴的道理，我們想盡量地收羅在這裏。

正在行路，一有一個人問他說：「主，請告訴我們，得救的人究竟是屬少數。」那個設問的是宗徒呢，還是經師呢？我們不得而知。我們所知道的，便是耶穌以為對於這種閒問題，無有直接回答的必要。譬如有人給我們證明說：得救的為數極多，那末我們能由此占到些什麼利益呢？只是叫我們增些懶氣吧。如果說得救的為數極少，那末為我們又有什麼好處呢？不過叫我敗興失望吧。所謂「被請者多，而得選者少」，只不過為一時代一民族而言的，並非為整個人類而言的。耶穌此次不屑直接答問，但向民衆說話，叫人要專務神工，切莫多管閒事。

「你們努力由窄門而進吧！因為我告訴你們，將有許多人要進不得進，趕家主進去，關上門，你們在外邊站着，敲門說：『主，給我們開開吧！』他要回答說：『我不曉得你們是那裏的！』」

耶穌的回話清澈異常。他所傳的宗教，並非馬馬虎虎毫無紀律的宗教，他所傳的宗教，乃是責人努力、恒毅、戰爭、堅定的宗教。他這次所用的比喻，是很駭人的，却也是很合理的。家主忍心等了一整天，等他朋友們來到，等到日落西山還不見來，他就極感不快，猛的把門關上了：這不是主人的不耐，實在是客人的過於延遲。毋怪主人要對遲到的客人說：『我不曉得你們是那裏的！』啊，怎麼駭人的話！我們聽了，都該怎麼害怕？

耶穌的話又特殊地爲他本國的人民說的，也許特殊地爲他的不忠實的門徒們說的，而另外是爲那個喪心病狂的叛徒說的，因爲他又加上說：『那一天（公審判日）要有許多人向我說：主！主！我們不是因着你的名字說了先知話麼？不是因着你的名字驅了魔鬼麼？不是因着你的名字行了許多

奇蹟麼？那時我要對他們說：我從來不認得你！難開我吧。作惡的敗類！

所以無論你做到什麼大人物，領到什麼大名銜，握有什麼大權能，爲你救靈魂的事，完全像旁人一般，要是在冥目的當兒是個好人，才算是救了靈魂。你現在如果是個好人，還該當勉力做好人到底，因爲此生隨時隨地，無論是誰，一不小心，就能跌倒在地！

如民的成見

顯跡的權、聖職的恩，絕不能給人保證升天。對於個人如此，對於民族也並無例外。如德亞人具有一種偏見，以爲頂了亞巴郎子嗣的名銜，就可叫天主大開天門。耶穌曾極力責勸，想打破這錯謬的成見；現在又逢到機會，他重又振起精神來申誡：「那時，你們就說：『我們從前曾在你面前吃過、嗑過，你也曾上我們的街市上教訓過人。』他又答應說：『我不曉得你們是那裡的！你們這些作惡的敗類，都離開我去罷。』幾時你們望見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和衆先知在天國裏，你們却被趕出在外，那裏，要有哭泣和切齒呢。將來從東從西，從北從南，都有來到天國裏找座位的。這是先者後而後

者先了！

我們如果把耶穌的話畧加體味，不由的要向耶穌無上的威權稱奇。——你們都去罷！——一句話，已把惡人們的命運一錐釘住了。——那裏要有哭泣和切齒！——是啦！那裏，惡人們永居之所，沒有出頭目的地獄裏，既看不到天主的聖面，且有各般的苦刑，說起來真叫人心驚肉跳！所謂失苦啦，覺苦啦，都聚集在那裏；而失苦比較覺苦尤其利害！那時候，審判之日，如果天主給你說：「我從來不認得你！」那末，你完了！真是完了！一切都完了！

在這深淵黑洞的對面，耶穌指着一處光明美麗的天國給我們看。那裏，有從東西南北各方來的幸福之民，素被「亞巴郎」所看眼不起的聖靈。耶穌講到最後的幾句話，他把視線展開了，展開到天涯地邊，八方四面，他原舊歸到他「一棧一牧」的企圖。

黑落德的恫嚇

聖路加接着寫：「就在那一天，有幾個法利叟人走近來

告訴耶穌說：「你離開此處走吧，因為黑落德要殺你！」

法利叟們多麼會做人情！他們的嘴是甜的，他們的心可是辣的！他們果真能替耶穌擔憂嗎？恐怕這次黑落德的恫嚇耶穌，仍然是由於他們的唆使，一如從前他們惡弄聖若翰那麼樣兒吧？黑落德並未下嚴令通緝耶穌，他的恫嚇也不過是浮而不迫的。法利叟人就想利用黑落德的恫嚇來趕耶穌出境。當時黑落德統管加里肋和伯來，耶穌若要脫離黑落德的管轄，勢必要回到赫達去。法利叟們很識時勢，他們看出黑落德並無急於謀殺之心，他們就想趕快叫耶穌回到日路撒冷去，好投入他們黨人正在設施的陷阱裏。

耶穌的回話馬上點穿了他們的暗算：

「你們去告訴那個狐狸吧：看！我今天驅魔愈病，第三天就要完畢的。但是今天明天和後天我仍當行走；因為先知不宜死在日路撒冷之外的。」

狐狸這種野獸，生性是又貪又懶；黑落德正是那麼樣的。耶穌很藐視黑落德，所以如此稱他。他那麼的一個小王，無論他怎樣耀武揚威，在耶穌看來，總不足為奇。耶穌叫他們去轉告的幾句話却有些暗晦，大意是說：「我的傳

教期限不屬於人，只屬於天主。黑落德沒有權柄縮短我的期限。我有兩天的工夫爲實行我父的使命（兩天也許是兩年之謂）現在我已臨近我的復命時期了。這完成的時期應在第三天上（第三年吧）至於你們呢，儘可放心吧！你們怕我不回返日路撒冷嗎？不必如此過慮！我深知你們的朋友們在那裏忙着陷害我。你們看我不是仍在趕路麼？我在黑落德境內祇有三天了；三天以後，我就要取道往京都去，因爲先知不宜死在日路撒冷城外的。

耶穌不久將和伯來握別，他的臨別贈言最足令人玩味不盡。

治蠱症

耶穌留住伯來境內祇有幾天的時間了。有一天恰是罷工日，耶穌顯了一個大奇蹟，趁機給仇黨們又訓導了一番。

法利叟們雖厭惡耶穌，却不止一次請他到家坐席，推原其故，大別是掩飾和求疵。他們要掩飾自己，就當衆請耶穌入席，證明自己並不畏懼耶穌，也不妒忌耶穌，他們如此取用愚民政策，使民衆知曉：他們如何必恭必敬，如何按禮盡了地主之誼，款待了民衆眼裏的大先知。他們要吹毛求疵，就敦請耶

穌和他們同桌飲食，和他們接近談話，這樣，他們好清清楚楚監視耶穌的一舉一動，注意耶穌的一言一語。

請看聖路加記載的事實吧：

「有一次罷工日，耶穌進到一個法利叟黨首領的家裏進膳，他們就留心觀察他。」

在他對面有個身患蠱腫病的人。耶穌就開口向法律學士和法利叟們說：「罷工日治病，使得使不得？」

他們默然不語。

耶穌治好了病，叫他走了；然後向他們說：「你們裏頭誰有驢或牛，罷工日掉在井裏，不立刻拉上牠來呢？」

這話他們不能對答。」

耶穌罷工日治病不止一次，現在他又舊題重論，原要法利叟們終於覺悟：信他們對於罷工日的觀念是錯謬不確的，要他們相信：他們所仇視的耶

耶穌，却有權柄指責他們，因為他顯行了許多奇蹟，為證明他神聖的來歷。剛才他不是又顯了一個奇蹟麼？可是法利叟們的執拗不醒，也是世上罕有。他們不聲不響，並非屈服信從的標記。但耶穌窺見他們的心事，就更進一步警戒他們。

戒爭上座

法利叟人請耶穌入席，本為窺伺他的舉動；但耶穌這面，也沒有放棄觀察對方行動的權利。他看見他們入席時爭坐高位，就借此取譬訓導：

「幾時你被請赴筵，你別揀坐頭位，怕有比你更尊貴的客也被請來了。那請你又請他的人要來給你說：『請讓座給那一位！』那時，你就要害羞我末座去了。你幾時被請，倒不如揀坐末位，等那請你的人走來給你說：『我的朋友，請上座吧！』那時，你在同席面前才有光彩呢。因為，自高者被黜，自下者見尊！」

坐席爭搶高位，是種粗野的行爲，本不足識者一笑，耶穌不過借此以開

他正文之端罷了。高位，他們所追求的高位，究竟是什麼？不過是一縷煙吧了。倘非驕狂的人，定然不屑追求這般的虛空。耶穌以小言大，由近及遠，從一樁俗事裏，引出一個普遍的原理來：「自高者被黜，自下者見尊！」這不單為坐席而言，這却是天主一輕驕重謙卑的一條規律，這也就是聖母瑪利亞所咏唱過的詩句呢。耶穌根據這條規律，接下又講了一段重視謙卑的話。

邀請貧困者

耶穌在揭示義撒厄爾人民流亡的圖畫以前，先警戒了被請的客人們，又訓誨了設席的家主。爭席貪榮的客人們固然可恥，而宴請這般人物的家主也並不可嘉。家主宴客究有什麼用意？世務熟練的人都是交際專家，他們的唯一學理是：我給你，要你也給我。請耶穌吃飯的那位法利叟，當然也是個交際專家，他花錢宴客，為的是要圖人稱譽，圖人擁護，圖人推舉。像這類的人物，世上不知有多少，他們終日在跑馬廳內馳聘，在熱爐鍋裏亂撞。耶穌意志高潔，對着這些糊塗蟲不禁又哀憐，又可笑；他於是向那請客的主人說：

「你幾時請人吃午膳或晚餐，你不要請你的朋友，你的弟兄，你的親戚和財主鄰家，怕他們要給你還請答禮啦。你幾時設席，不如請那些貧窮的，殘廢的，腿癱的，眼瞎的人們，他們不能報答你，你確是有福的，因為義人復活的

那時候，你將得賞報呢。」

主人正以為嘉賓滿座，自鳴得意，忽聽到這一番開導的話，他理當懂得：——如果願意——真愛德，不在乎求人眼前纖微的還禮，而在希冀天主永遠的厚報呢。

辭席喻

剛才耶穌偶爾提到一句義人復活的問題，就引起一個同席的人向耶穌感歎說：「將來赴宴於天主國裏的才是有福的呀！」對啦！那人說的一些不錯。耶穌等着發表正文的時刻到了。他就講了一個辭席的比喻。當時候法利叟們個個自信可包升天堂，他們把熟讀聖經在人前誇耀，而對於基多親口發表的宣召倒大家漠不關心；貧窮沒錢的人，在他們眼里，比個蠅子還不如，因為貧窮人該胼胝操勞，那有餘暇像他們一樣，埋頭於經籍紙堆

中呢？

良機勿該錯過！耶穌便把正段的話開講了：

「有一個人，大設筵席，邀請了許多的客。到了坐席的時候，他打發僕人去告訴被請者說：『請來吧，一切都齊備了！』衆人都齊心推辭開了。第一個給他說：『我買了莊田，必須去看一看，請不要怪我推辭！』又一個說：『我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僕人回來把這事稟告了主人。家主人着了怒，吩咐他的僕人說：『你快去，到城裏大街小巷，把那些貧窮的、殘廢的、瞎的、癩的，都領到這兒來！』僕人說：『主，已經按你的吩咐辦了；可是還有閒座呢。』主人對僕人說：『你出到路上籬邊，勉強人們進來，好坐滿了我的屋子。我告訴你們：先前被請的那些人，沒有一個得嘗我這筵席的！』」

比喻生動有趣，也不難領會。耶穌的教法很適應環境，他在席上訓人，就從請客取材；不過，他所設的比喻，合當天的宴會却有很大的不同：那天滿座

的貴客，不是主人的親戚，就是主人的朋友，衣冠齊整，自命不凡；他們這些貴人，不時在歡會盛宴的，如果有貴家請客，那有托故推辭的道理？在耶穌的比喻裏呢，坐席的只是貧困殘疾之類的苦民；那些最先邀請的高朋尊客們，倒個個託故辭席。耶穌是在講天上真實的筵席。世上虛偽的酒肴，那比得天上真實的筵席？可惜世人不察，重視物質，而忽視精神，追求世幻而忘却天福。請赴世宴，就肯連奔帶跑的趕去；請赴天宴，那就腳底生疔，寸步難行了！耶穌目擊世人一心捕風捉影，能不慨然痛心！

比喻中，家主表天主，僕人表耶穌，筵席表天國和種種神惠。

辭席的那些客人，便是義撒厄爾民族的領袖們：法利叟、經師，以及政治要人們；還有後世一總妄用智力或妄用財力的人們。他們忙於世務，而疏忽了神工，醉心於物質的追求，而遺忘了精神的生活，他們的耳鼓，只聽得物質音波的澎湃，那裏還聽得天上傳來的號聲？

比喻中我們可找到三種推辭法；如果要從每個推辭法中，尋出一種特

殊的寓意來，覺得似乎不必；但也不妨約畧地把它們申論幾句：第一個推辭法，是因爲那人最近購置了一些田產，應該去看一看，所以不得暇，這是貪求世上財帛的一幅繪畫。論財帛的本身並不壞，可是得到了它，那就要眼昏心迷，把天國的寶藏放在腦後了。第二個推辭法，是要去試一試新買的五對牛，所以也稱不得暇。這個人可說是熱心田事的農業家；可是他過於信任有限的物力了。誰說勞工不是神聖的？不勞力，那來果腹？但是，如果把肉身的形糧看的太重了，那末對於靈魂的神糧倒不介於懷了。第三個辭席者確是個肉慾薰心的典型。家庭中本來也有正當的娛樂，可是應該有節制。那個人新近才結婚，正度着世上唯一的蜜月，在他眼前一切都是幸福，一切都是蜜也似的甘甜；天主？那裏還須要他？這幾種人，我們睜眼就可找到。至於我們自身呢？我們各個人可反省反省，是否完全與他們不同？

在這些糊塗蟲的後邊，却擁擠着無數平民階級的窮苦人，他們是貧乏者，荏弱者，他們中有的還是瞎眼，有的或是癩腿、殘疾，他們是被富貴者所瞧

眼不起的，他們以俗眼看來，確是堪憐的被擯棄者；但是，耶穌却邀請他們進天國。天國的客廳極寬大，天主的仁慈無限量，法利叟人和撒杜責人雖然邀請不到，而天國裏的座位，仍然不會空着。

同席的法利叟們聽了這一番嚴厲的言辭，當然有種劇烈的刺激；他們當場有些什麼表示，聖史並未言明；大致他們佯作不懂，未加辯駁；也許有幾個，到耶穌講話之末，答禮他以一種莫可名言的微笑吧。這些法利叟們，也如其餘的一樣固執，苦勸不醒，這是一定的。

背十字架 耶穌覺得仇人們的憤恨，在追趕他，一天緊似一天了。他推己度人，宣講了以下勸人犧牲的道理。那時，大概他已宴畢走出，民衆們相率趕來聽他的講話。聖路加寫着：

「有許多人跟着耶穌走路，耶穌轉身向他們說：『誰來從我，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及自己的性命的，不能做我的門徒。誰若不背自己的十字架，不來跟隨我，不能做我的門徒。』」

擠擠踉踉，無數的百姓跟着耶穌走路。他們中間，有許多是無甚宗旨的，只是跟着人們逛逛，看看熱鬧吧了；但是，也有不少心地正直的人，他們見耶穌行奇立異，講道勸人，早已動了心，而有意跟他做徒弟；可是苦於有家屬親友的阻撓，這些素所親愛的人，一時那裏捨棄得下？在他們心中，於是發生了衝突。耶穌看透他們的心情，就用天主的口吻給他們開導。他願意吾人敬愛天主在萬有之上，他所以教吾們，應該惱恨我們在世上所親愛的一切。他教我們一恨，一那不過是教我們，該爲了愛天主，而甘願一犧牲，一其餘的一切。父母、弟兄、姊妹、妻子、兒女，一切都可犧牲，一切都可爲愛天主而犧牲，而捨棄；便是我們自身的生命也該惱恨，那就是：我們該時時準備着爲天主流血，爲天主捨身。這些道理，耶穌從前也已經給加里肋人講過了。如果他只是個人，那末他這些話簡直是傻話；但是，他確實也是天主，他用天主的名義講話，他的講話，導引我們走到超性生活的悲壯的劇場上。他的講話是福音，是真理。他邀請我們赴天上的神筵，但是在先，他也邀請我們，實行相當的犧牲，苦而

後能甘，這是一定的。耶穌第一個背着十字架給我們做榜樣，他也教我們學着他背。我們的宗教是人靈與天主歡宴的宗教，同時也是苦架的宗教！

聽衆的頭腦是這麼的簡單，爲使他們懂悟超深的真理，耶穌必須構造淺近的比喻給他們講解：

「你們中誰要蓋造一座塔，不是先坐下計算計算要緊的費用，看看可能蓋成不能怕奠基之後，不能蓋成，那看見的人都要譏誚他說：『這個人光開了工，而不能成工！』」

「或是一個國王動身去同別一個國王打仗，他不是先坐下思量思量，能否領着一萬兵去敵當那領着二萬兵來攻打的嗎？若是估量不能，就趁着敵王尙遠，差使者去求和。同樣地，你們中不論是誰，如果不肯捨棄他所有的一切，不能做我的門徒！」

耶穌用這兩個比喻來教訓我們跟隨耶穌並非一樁小事。建塔的工程多麼浩大！戰爭的事件多麼困難！奉教信主，跟隨耶穌，做個有名有實的熱心

教友，非用苦工不成。無疑地，跟隨耶穌較之籌辦世上大事，兩者之間，也有不可同日而語的地方，因為建塔，誰都沒有嚴分，戰爭，還有求和的可能；至於奉教信主呢，雖說各人有各人的自主權，能自暴自棄而不信；但是信奉的嚴分，却在各人的肩膀上重重的壓着呢。信乎？背乎？不信奉，永遠喪亡！一失足，遺恨千古！這不是小事情！這不是玩玩兒！有許多人，還是胸無成竹，躊躇莫決，今天信，明天就不信，半途而廢，的是堪憐！耶穌爲了這種人講了以上兩個比喻。他教訓吾人，對於信仰大事，應該審問之，慎思之，一得真光，就應該拳拳服膺，始終如一。信乎？背乎？並無中立！做個教友如此；如果進一步守貞修道，就更當意志堅定，摒絕一切世幻，效法耶穌，做耶穌的朋友，做耶穌的弟兄！

第九章

天主慈憫詠

路，拾伍；拾陸；拾柒；七十一。

(廿九年十一月)

亡羊喻

失錢喻

蕩子喻

蕩子

慈父

長子

精明的管賑

拜金與拜主

法利度受責

辣匝祿與某富翁

富翁的結局

無用之僕

前章告訴我們：世上應循的正道，祇有一條跟隨吾主背十字架的苦路；本章指示我們：如果走錯了路，趁早還可回過頭來，尋到正道，因為天主是無限慈憫的，他常準備着寬赦一總真心悔改的罪人。

耶穌愛人的烈火在本章裏燃燒着，他先後用了三個比喻來描寫，來歌詠天主待人的慈憫。這三個比喻，既充盈着無限的詩情，又模仿着希伯來詩

對偶體的格式，稱做「天主慈憫詠」，一意為歌詠天主無窮的慈愛憐憫，諒亦無甚失當。

聖史路加記着：「稅司和罪人們來親近耶穌，為聽他的言論。」法利叟和經師們就竊竊非議：「這個人交結罪人，又和他們同餐哩！」

這些人實然堪憐，他們的驕傲的成見，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醫了！他們的律書上不是說罪人將翻然自新，不是說：「默西亞將救拔坐在黑影中的人們嗎？」高山可移，祇有他們這些人的私意成見，確實牢不可拔。

耶穌就構成三個比喻，把他們的非議駁斥無餘。這三個比喻都是很美麗的，可稱為福音經中的絕好文字。

亡羊喻

「耶穌就向他們說了這個比喻：『你們當中誰有一百隻羊，如果失掉了一隻，豈有不丟下那九十九隻在曠野裏，而去找那失迷的一隻，直到找着才休嗎？找着以後，他就歡天喜地把牠放在肩膀上，回到家裏，叫他的朋友鄰舍都來了，給他們說：『你們同我喜歡吧，因為我那隻走失的羊又找』

到了！我給你們說：同樣地，天上爲了一個悔改的罪人，比較爲了九十九個無須悔改的義人，更有快樂！

耶穌喜歡用牧畜生活的比喻，來和茹達人講道，這是我們早就知道的；現在他又取用這種比喻了，也許他已經回到茹達境界了吧？

那個牧人，養有一百頭的羊，在當地也算是小康了。走失一兩隻羊，原不算奇事。在巴力斯坦那裏，尤其在冬天，羊兒成羣的在荒山上尋草吃，很容易跌入深谷裏去，或被荆棘纏住了腳，落伍失羣；如果羊羣裏有一隻遭受這般的命運，也是素見習聞的。牧人覺察了走失了一隻，就馬上教其餘的羊都站停，自己急迫去找那失迷的一隻，他叫喚，他奔跑，直到找着了才覺忻幸。

這是神牧追求罪人的圖像。牧童復得了亡羊，自覺忻幸，但是那裏比得上神牧復得了罪人的快慰。神牧看見一個罪人悔悟革新，誠然樂從心起，無可比擬，這是因爲神牧的愛人，遠超過任何牧童的愛羊。耶穌前面曾說過，他要爲羊而捨命；他也教宗徒們準備着爲主名而捨命。善牧愛羊馴羊，愛牧，該

愛到如此程度！

喻中的牧人原是指耶穌自己。他就是神牧，就是他，肯苦命地去追求迷失的靈魂。他找尋了好久好久！終於找到了，他於是多麼快慰！他用了什麼心情，把復得的靈魂帶回歸羣？他快活，他願意他的朋友們也都快活，他便邀同合個天庭，大家申慶祝賀。罪人悔改原來是一件大事，比義人恒心更能悅樂天主，所以說：「天上為了一個悔改的罪人，比較為了九十九個無須悔改的義人更有快樂！」

失錢喻

「或是一個婦人，有十塊銀錢，如果失掉了一塊，豈有不點上燈，打掃房間，用心尋找，務要找着才罷嗎？找着以後，她就叫朋友鄰舍來，給他們說：『你們同我喜歡吧，因為我失掉的那塊銀錢，又給我找着了！』我給你們說：一個罪人悔改，天主的天神為了他有這樣的快樂！」

這是一種結句複寫的詩調。字面是多麼簡單，寓意却異常深遠。十塊銀錢，本非鉅數，但是那個貧婦所有的儲存，祇有這些罷了。她經年累月節省下

來的，當然說不盡的愛惜，她就一塊一塊的用線串起來，牢牢地，照當地的風俗，拿來扣在兜頭布上，這樣，日裏夜裏可以不離開她了。一天，不料串線斷了，掉下了一塊銀錢，她於是急的慌，點起燈來，四處找尋。可憐的貧民窟，除出進的一扇大門外，並沒有什麼收容日光的窗牖，那豆大的燈火又不甚明亮，弄她牀上牀下，桶底甕邊，找了大半天，捏了多把汗，終於一手拿燈，一手摸去，忽而碰到冷冰冰的東西，拾起看時，她那顆清貧的心頓即舒快起來。她就叫齊了鄰舍朋友，把她的喜幸事給他們詳述了一遍，請他們同她一齊快活。事實上，爲了一塊的銀錢，不至於叫集鄰朋與她同樂的，至多她私地裏告訴給幾個知己聽聽罷了。耶穌如此講，是要表出靈魂的寶貴來。一塊銀錢，怎能和一個靈魂相比？但耶穌正要用極簡單的比喻來，發表極高妙的道理哪。

所說的一天主的天神爲他快活，一這不祇是天神們快活，那簡直是天主自己快活呢，因爲用天主的左右來稱呼天主，這不過是爲尊敬天主的聖名，不輕易直接稱呼罷了。

蕩子喻

耶穌又說：「有一個人，跟前有兩個兒子。小兒子對他父親說：

「爸爸，把我應得的產業分給我吧！」父親就把家產給他們分開了。過了不多日子，小兒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拾掇起來，就往遠方去了；他在那裏荒淫度日，揮耗資財。

一切都已耗費盡了，又趕的那一方遭大荒年，他才開始感受到窘迫了，他就走去靠傍一個當地的百姓，那人打發他在自己莊子上放豬。他恨不能拿豬吃的野豆莢來充飢，可是沒有人給他。他於是回想說：在我爸爸家裏有多少的僕役，都口糧豐盛，我在這裏倒反要餓死！我要起身投我爸爸去，并且我要給他說：爸爸，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稱不起是你的兒子了，請收下我。當你一個僕役罷！他就起身投他父親去了。

相距還遠，他父親一瞧見他，頓動了憐憫的心，向前奔去，抱住他的脖子，并且用口親他。這時，兒子對他說：「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稱不起是你的兒子了。」他父親却吩咐僕人們說：「快拿出頭號的袍子來給他穿。」

上，也給他指頭上帶上戒指，腳上穿上鞋，再把一個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好坐席歡樂，因為我這個兒子死而復活，失而復得了。他們於是就開賀起來。

那時大兒子正在田裏；回來時離家不遠，聽得有作樂歌舞的歡聲，他就叫過一個僕人來，問他究竟。僕人給他說：「你的弟弟回來了，你父親因為得了他無恙還家，就宰了一個肥牛犢。」大兒子就生氣，不願意進去。父親走出來善言勸解。他回答父親說：「你看，這些年來我事奉你，從未背過你的命，你連一隻小山羊都沒有給過我，為叫我同我的友朋宴樂。你這個兒子，同娼妓們喫盡了你的財產，他一回來，你倒為他宰肥牛犢！」父親給他說：「我的兒，你常常同我在一齊，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你這個弟弟，因為他死而復活，失而復得，所以設席歡樂也是應當的。」

這是最傑出的一個比喻！一總的批評家，都對着這美麗的一頁嘖嘖稱道。

在這一個比喻裏，也有形容過甚的地方；但耶穌所以如此形容，正為表

達他那高越的天理。世上有不堪設想的罪惡，天上有永遠無邊的慈憫。歧路傍徨的靈魂，聽了這個比喻之後，如果能澈悟耶穌愛人的熾情，而滴下一點淚來，那末他立刻走出黑暗，而得光明。知過則改，善莫大焉！誠然，世上再沒有第二齣更能動人的劇情。這一齣悲壯的劇情也就是耶穌生活的表現。他來，不幹別的事，他只來大聲疾呼，引人悔改，他只來大開慈懷，救人罪戾。當他覺得愛火薰心時，他就運用最高妙最優越的詩意，構成了蕩子回頭的妙喻，來稱揚歌咏天主的無窮慈憫。

蕩子 登場人物是父親和他的兩個兒子。父親表天主，蕩子表罪人，任何那個罪人，不論是教內的或是教外的。至於大兒子他象徵誰呢？等我們在後面討論吧。

小兒子的形態寫的生動如畫，他是位小主人，他本來可以在父親左右平安度日，吃，穿，什麼都不愁。那知他還心不滿，意不足，他要求自由解放；他要張翅飛騰了！他便打定主意，要求父親分家。分家，那是可以的，沒有難題。按如

德亞的法律，分家時長子應占便宜，別的兒子拿一分，長子應該拿兩分。申命篇
，念五，十七。我們這裏祇有大小兩個兒子，小兒子當然依法可得到父親家產
 的三分之一。父親爲尊重兒子的自主權起見，遂即答應他的要求：這是天主
 尊重我人自主權的徵象。小兒子財產一到手，立即飛也似的到遠方去了。他
 去營商謀利嗎？或是去置家立業嗎？不，他去縱情放慾，荒淫度活。工夫不大，錢
 袋告空了！真是一敗墮地，無可收拾！從前衣錦食肉的小主人，現在連果腹都
 不能！他餓極了，就去哭求一個客鄉的異姓人；那人收了他，不叫他做別的，只
 叫他看豬。看豬！這是爲如德亞人再差沒有的差役，因爲在他們的格言書上
 有這麼一句：『養豬的人是可咀咒的。』蕩子沒法，看豬就看豬，他無條件的
 承允了，他祇希望能得殘羹果腹就算幸事。豈知，他的希望等於幻夢，他還是
 吃不飽，餓着肚子放豬，眼看肥胖的豬都有野豆莢吃，肚子都吃的很飽滿，他
 眼睛看的發紅，可是沒有人把豬食給他！

誰說犯了大罪的靈魂沒有這般的苦况？

蕩子已經餓的骨瘦如柴，難以苟延殘喘；死神已帶着鐵鍊在伺候他了！唉，事有出人意料者！他驀地一反省，知道非鼓着勇氣衝出死亡的火線，不能回到生路上。他想清了，他要回頭了，他就實行了。

喂！罪人，請記着：你若是有個「要」字，穀了！要聽從天主神光的指示，要真心回頭改過。

可憐的蕩子終於反省了，他回想到自己快樂的幼年，思念着父親綽裕的家庭，他覺得自身的現狀委實羞愧。一在我爸爸家裏有多少的僕役，都口糧豐盛，我在這里倒反要餓死！一不吃苦，難得反省。貧窮，患難是天主吸引人

的工具；但還該當各人自己發奮。衆人自己不知發奮，終免不了轉死溝壑。假如要戰勝惡劣的環境，總該得自己有個切實的主意；主意定了，那麼毅然決然的幹去，方有突破重圍的希望。總之，無論如何脫不了一個「要」字！

蕩子開始要了。他於是定下一個切實的主意，他這樣自語着：「我要起身投我爸爸去，並且我要給他說：爸爸，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稱不起是

你的兒子了，請收下我，當你一個僕役罷！

我們聽講到此，覺得比喻和事實、圖像和真相，已打成一片！像上的一切彷彿已着了生命，在我們的眼前活動；我們彷彿看見了一個罪人在拊胸，彷彿聽見了一種真心痛悔的禱辭！又彷彿看見他站起了，動身了，在趕路：到了！

慈父 也許我們能錯想剛才映過的一幕，是本劇最有精彩的一幕吧！豈不知往下我們還能看到更能動人的劇情哩！蕩子的荒淫、悔悟與堅定，種種情節，多麼動人！但是那父親的慈憫，却更能動人呢。

自從他兒子起程以後，他老人家便開始等候。他天天到高處去向着無際的天涯瞭望，遠眺，他找尋他的愛子，他呼喚他，他用最熱切的希望呼喚他。噢！多麼慈憫的父親呵！

一天，望眼欲穿的父親正在遠眺，忽見小兒子的形影在遠處呈現，他的心便震蕩起來，他便連奔帶跑的迎面撲去。父子相遇了，還是父親先抱他，吻

他；蕩子感動極了，好容易把準備好的幾句求饒的話，吃吃地吐了出來。父親不等他說完，立刻命僕役們：拿最體面的袍子來給他穿上，拿一只寶貴的戒指來給他帶上，再給他腳上穿上鞋，——分別他是小主人，不是僕人；——這還不敷，又該當設筵大慶哩！父親就命把一隻肥胖的牛犢牽來宰了，大鬧大慶，還歡呼着：我的愛子死而復活，失而復得了！

老父誠然快活的幾乎瘋了。衆僕奉命幹辦，一會兒酒菜齊備，大家坐席歡宴，一時絃歌齊起，合庭狂舞，可說熱鬧極了。

完了嗎？不；故事本可至此告終，而耶穌却還加上了一段。那些偽善的法利：叟們，素來看不起罪人和稅吏們。耶穌既把小兒子的回頭，象徵了罪人們，便在比喻之末，借大兒子的嫉妬，指斥那些偽善的法利：叟們。

長子 法利：叟們自以爲奉公守法，沒有該被指責的地方，這正是比喻中那個長子的肖像。

長子是個勤懇的人，他不貪懶，不怕煩惱，不怕出汗，看去真像個一母荒

母意」的典型人；實際，他的心是冰冷的，是窄狹的。他從田裏工作回來，聽得家中有歌舞之聲，他就怪異起來，立刻叫僕人來問個詳細，噢！這還了得！他覺得怒氣冲天。他以為他的弟弟不該受如此優待。他禁不住妒氣橫生。父親出來勸他，也屬徒然。他累陳了弟弟的罪狀，并且責怪父親的失當。是他想自己這麼聽命，這麼勤儉，應該受父親特殊的優待。他判定父親如此行為是不合理。他竟敢當面譴責了父親！

法利叟們正是這樣的人，他們藐視罪人們，稅吏們，他們非議耶穌不該和罪人們親近。

慈善的父親，極力開導他，勸慰他，給他說出自己快樂的理由：「你的弟弟死而復活，失而復得！」這是多麼動人的話！

法利叟們如果依舊固執，不明天主的慈祥，不聽天主的指示，不肯回頭改過，老是居心不良，而偽善欺人，那麼，他們將永久關在天堂門外，永久做被棄的流徒！

精明的管賬

蕩子的比喻講完了，路加聖史接着記載幾個比喻和教訓。

大致是針對法利、叟們的貪財的惡習，也是闡明了教友們輕富安貧的精神。

第一個比喻，是善自為謀的管賬先生。

耶穌又向門徒們說：「有個財主人，用了一個管賬先生。有人在主人面前告那管賬先生浪費主人的財物。主人便叫過他來，給他說：『怎麼我聽見說你有這樣的事？把你管理的賬目交代清楚吧，因為以後你不能再替我管賬了。』那個管賬先生就心裏自己說：『主人既不用我管賬，我可做什麼呢？耕田罷，我沒有氣力，討飯呢，我又害羞。我知道該怎麼做，好叫人們在我革職以後，收留我在他們家裏。』他就把那些主人的債戶統統叫來，問第一個說：『你欠主人多少？』那人說：『一百桶油。』管賬說：『拿你的賬來，快坐下，寫五十桶。』又問一個說：『你欠多少？』那人說：『一百石麥。』管賬說：『拿你的賬來寫，八十石。』

主人就稱讚這個不忠信的管賬先生辦事精明。因為這些世俗之子，在他們的世俗事上，比着光明之子更爲精明。

這比喻的寓意，我們切莫誤會，耶穌並不叫人學那管賬的不義。耶穌明用「不忠信」的字來貶責了他。耶穌不過願意用這個比喻來提醒人，叫那些不甚努力的「光明之子」，對着這些善自爲謀的世俗之徒，覺得有些羞愧。好比是說：「世俗上詭詐的人，在經營俗務的時候，每能打破極惡劣的環境，解決極困難的問題。那些光明之子——奉教信主的人，——豈可在救靈的大事上，反不如世俗人辦事的機智努力麼？」

拜金與拜主

「我也給你們說：你們當用不義的錢財，交給朋友，爲的在你們去世的時候，他們好接你們到永遠的帳幕裏去。誰在小事上忠信，在大事上也忠信；誰在小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如果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信，那真實的錢財，誰還肯托付你們呢？如果你們在別人的財物上不忠信，那麼你們的財物，誰還肯給你們呢？」

經云：「哀矜可以掩蔽許多的罪過！」我們現在正可借這句經語，來解釋吾主的勸告。有了錢，做些哀矜，本來有什麼煩難？如果在這種小事上忠信的，那麼天主早晚要給他能够忠信於大事的恩寵。

耶穌接着又鄭重訓人，切莫做一個守財奴：

「一僕不能事二主，不是恨這個而愛那一個，便是親近這一個，而輕慢那一個。天主和財帛，你們不能够兼事！」

法利叟受責

金錢的朋友法利叟們也攙雜在門徒間聽耶穌宣講，聽到

了那些刺耳的話，他們只是搖頭聳肩，鼻語嘲笑。原來他們懷抱的拜金主義恰和耶穌的道理水火不相容。按耶穌的講論，金錢只該用來交結天主的朋友。假若我們做了錢財的奴隸，那麼就要行不義，而致喪亡，所以耶穌稱世上的錢財叫「不義的錢財」。按法利叟們的見解呢，以為富裕便是天主降福的證據，他們認富人是他們的朋友。致富便是成德，成德須要致富！他們知道耶穌和他的徒弟們都是些窮人，便從心底起了藐視。他們嘲笑耶穌做了窮

漢，而還要講什麼道理，真是不知愧羞的。在他們的腦海裏，洶湧着許多卑劣不堪的思潮。耶穌洞燭一切，看透了這些偽善者的心地，便責斥他們說：「你們在人面前自充義人；但是天主知道你們的心。果真，在人面前見尊的，在天主台前却是可憎的。」

法律和先知到若翰為止。從此主國傳揚，人人該努力設法進去。時代已經變換了，古教已經告終了。給你們講話的便是默西亞，便是天國福音的傳報者。你們，法利叟們，你們也該努力設法進天國，快把你們驕傲的罪根先行砍除了吧！

法利叟們那知反身自省聽到耶穌說了法律終止的話，他們就十分驚訝：列祖列宗所傳下的法律，輕容易就此盡被革除麼？不，法律怎能盡被革除？法律是有永久性的。古教的法律，就是天主的法律。耶穌防聽衆誤解，又大聲對衆說：「天地過去，比法律的一筆一畫墮落，還容易！」

耶穌的話說的很清楚；但，法律能够改善的。有的法律最初很完美，後來因爲吾人奉守能力的不足而改變了，到了相當時期，也能復回原狀的：婚姻法就是一個例子。

法利叟的拜金主義，確然根深蒂固，一時難於打倒。耶穌剴切申斥之後，又給他們講了一個貧富禍福論的比喻。

辣匝祿與某富翁

這是一窮一富的比喻。窮者名字叫做辣匝祿，是個可憐的要飯人，加之渾身瘡痍，痛苦難堪。他躺在富家門前，他祇求人給他一些桌上掉下的麵包碎屑。富者恰與相反，他穿的是紫紅袍子，吃的是山珍海味，逍遙作樂，享盡世福。

辣匝祿苦到盡頭，泰然與世長逝，天神們就把他送到亞巴郎的懷里。亞巴郎是古聖祖，天主聖父的好友；善信者此生立功，來世便到亞巴郎那裏同享榮福。

辣匝祿何以升天，耶穌並未說明。當然，不是因爲他是個窮漢，就此應該

升天；乃是因爲他能甘貧忍苦，所以才掙得天堂的永福。

貧窮人隱德高積，終於獲得百倍的賞報；相反，驕傲一世的富人，也應該獲得相當的懲罰。

那個富翁還犯了什麼別的罪名，聖經上未曾提出。但只就他自私自利，祇求個人享樂而言，已足彀接受那永苦的酬報了。

果真，那個富翁也死了。他的屍體當然還在盛儀中抬進墓穴，可是他的靈魂，已迅如閃電的墮下地獄，在那裏找到了他的永久的葬所。

比喻中，富翁下獄後的一段，描寫地獄的永苦，能使聽者戰慄，大足喚醒迷人：富翁一在刑罰之中，舉目一望，遠遠地看見亞巴郎，和他懷中的辣匝祿，就喊叫說：『我的祖父亞巴郎，可憐我吧，請打發辣匝祿，用他的指頭尖，蘸點水來潤潤我的舌頭，因爲我在這火燄中苦的利害！』亞巴郎給他說：『我的兒，你記得你活着的時候，享了你的福；辣匝祿也受了他的苦。但如今他在這裏受安慰，你受苦刑；并且我們同你們之間，永遠隔着巨淵，人就是願意，也不

能從這邊到你們那邊去，也不能從那邊到這邊來。耶穌如此設喻，並無意思描寫天堂和地獄間的關係，他願意把一個駭人可怕的圖像放在：法利：叟們的眼前，叫他們知道：天主最公義的判決乍一出口，便永遠無可挽回，義人進了天堂，便永久在天堂，惡人下了地獄，便永久在地獄。

比喻尙不止此。耶穌接着又用假設來喻深意：那個不幸的富翁請求亞巴郎打發辣匝祿復活起來，去知照他的家人，叫他活着的弟兄們及早爲計，免得他日同來獄中受苦。

死人復活不是個大奇蹟麼？富翁請求顯個大奇蹟，爲使家人歸化哩！許多次我們也曾聽到這麼糊塗的話：天主教所講的來世問題，我們並不是不能相信，可是沒有一個死人還魂過來，給我們報告過！

傻瓜！耶穌自身不是已經復活了嗎？但是還有許多人不肯相信。所以耶穌借了亞巴郎的口吻說：「他們若是不聽梅瑟和先知們，即使有個人從死者之中復活起來，他們也是不信。」耶穌早已見到：在他復活之後，那些憎恨

他的頑固份子，依舊還是他的仇人！

法利叟們重視錢財，輕視窮人，固然該受責斥；但是他們的驕矜傲慢，自命不凡，更該大受責斥。耶穌爲糾正他們的謬見，復取譬訓導：

無用之僕

「你們中誰用一個僕人，耕田或放羊，當他從田間歸來，豈有給他說：『快就來坐席吧？』還是給他說：『給我預備晚餐，束上腰來伺候我，等我吃了嗑了，然後你自己吃。』豈有奴僕做了吩咐他的事，主人倒給他道謝的麼？同樣的，當你們做完了受命的事，還該說：『我們是無用之僕；我們不過做了分內應做的事罷了！』」

我們知道：當時的社會制度是非常的嚴格，主人與奴僕之間，階級懸殊。耶穌不過就當時的風俗而言，並非是贊成那種習俗。至於天主待人，非但不會刻薄，並且按聖經的話：「他自己束上腰，服役他的忠僕。」

「一服役」原非主人的事，乃屬傭僕之責。

我們受造的人，對於我們的造物恩主，負有應盡的責務。我們如果能毋

荒毋怠，善盡厥責，對於天主，對於良心，雖說可以無愧，但切不可驕矜自大。小心翼翼，主命是聽的人，總該當說：我們是無用之僕，我們不過盡了應盡的本分罷了！

真謙遜在乎認識自己的微賤，與承行天主的聖命。

第十章

幾種教訓

路，拾柴，一一
至拾捌，一四。

(三十年三月)

十痲者

天國就在你們中間

基多榮降的一天

寡婦告狀喻

兩種人的祈禱

現在耶穌走出了伯來境界，渡河西去；他從此一去不復返，祇有讓那些善信者望雲懷思罷了。

這次耶穌和弟子們的行程：大約從伯來地方沿着若爾當河往北走去，來到培三莊附近，便雇舟渡河。培三當時喚做西多保里，正在撒瑪里和加里肋的交界處，向北通熱納撒肋湖，往南沿若爾當河順流而下，經葉里谷，可轉

道折往京都。爲此，聖史路加拾柒章記着：「耶穌往日路撒冷去，路過撒瑪里和加里肋。」

十癩者

耶穌正要走進一個村莊，忽然有一種苦求哀懇的音浪像海潮般的迎面滾來，幾乎把耳鼓都震聾了：「師傅，耶穌，可憐我們吧！」耶穌定睛一看：原來是十個癩者站在遠處呼救着。他們的形狀已是堪憐，他們的呼聲更爲悲慘：「師傅，耶穌，可憐我們吧！」耶穌的慈心頓爲感動，就慈祥地向他們說：「你們去叫司祭們檢驗吧！」換句話說：「你們信賴我吧，你們的病就會得好！」

他們毫不遲疑，順命就去。他們的順命立刻得了酬報：當他們去的時候，他們覺得渾身的血液頃刻間從惡毒變到清新，他們的面貌換了狀態，他們的皮膚變了樣，他們的手足可以靈動自如了，他們變了，他們的膿蓋毒菌都消散了，他們的病痛脫身了。

這時，他們的胸腔裏該有些什麼樣的感想？他們簡直是快活得瘋了，他

們好像瞧見死亡往他們背後溜走了。其中九個忙卽輪起雙腿，奔向司祭們的住宅去了。倉忙間却忘掉了一樁最神聖的本分：謝恩的本分！

只有一個向後轉回的。

耶穌觸景生情，不禁浩然生歎。聖史路加記着：「其中一個，一看見自身痊愈了，就回來大聲讚美天主。他并且跪伏在耶穌足前，感謝他。這原是個撒瑪里人。耶穌說：『潔淨了的不是十個人嗎？那九個在那裏呢？沒有別人來歸榮於天主，不過就是這個外方人嗎？』耶穌就向那個人說：『起來走罷！你的信德救了你！』」原來受恩不謝，非但惹得吾主傷心，并且不能再邀得吾主其他恩惠了。

天國就在你們中間

了，就想出問題來請教耶穌，爲討民衆的歡心。法利叟人到處都有。他們看見十個癩者忽然痊愈

。天主的國，什麼時候來到呢？

他們心裏要說：有的人稱你是默西亞；你自己也說天主國臨到了；你的

徒弟們也跟着你一樣呼喊着。可是你至少該給我們說說：什麼是天國臨格的標記哪！

如德亞人渴望默西亞的誕生，他們研究這位「達味之子」降來的先兆，爲能確定他誕生的時期。可是法利叟們誤想了，以爲天國臨格之前應該有一番驚天動地的情况。耶穌却給他們回話說：

「天主國的來到並非顯然可見的。人也不能說：看呀，它在這裏；或說：它在那裏。因爲天主的國就在你們中間啦！」

換種說法：天國臨格的情况，並不怎樣炫目耀眼，引人注意。但義撒厄爾民族所日夜祝禱的王國——基多的神國——却已經降臨大地了，它把自己的光芒暫時隱藏着，不呈於面，猶如他日衝天的大鵬，今日還不肯鑽出卵殼的一般。那些經師長老們，不會辨認神靈的珍寶，雖然生當偉大的時代，却做了不幸的盲者、被欺者；那欺哄他們的妖魔不是別的，却就是他們自己的偽學、驕矜。天國已在他們中間孵化，而且開始展長着：道理、靈蹟，他們已經聽到了。

許多，看見了不少，他們是在請問：天主的國幾時才到來？

一天主之國的來到並非顯然可見的；天主的國就在你們中間，一此處的天國定然不指看不見的聖寵而言；否則耶穌顯然證明了：那些法利叟們，默西亞的仇人，倒是具有天主聖寵的真聖人，而不是假聖人了：這是說不通的。我們知道，耶穌立的教會有伯多祿做教首，教首以下，還有許多司牧司鐸以及普世信友，這顯然是有形的；它同時却又是超性的、精神的；所以耶穌的王國乃是天主的神國，與世俗的國家斷乎不可同日而語的。法利叟們帶着世俗的眼鏡，當然不認識它。現在天國已像一粒芥種萌了芽，透出地面，在努力生長了。天國真的臨到了，就在他們當中，他們義撒厄爾人的當中；可惜他們不認識它，因為它不像他們所夢想的天國。唉，義撒厄爾人哪，快快把你們的成見除掉，來聽他的教訓吧，他是因主名而來的福音的使者；你們聽了他，就能夠用信德的眼睛，而看見天主的神國！

基多榮降的一天

當時，俗見尚未除去的宗徒們，也正在夢想着老師顯

耀日的到來，耶穌為啓迪他們的蒙昧，就向他們說：「將來有時候，你們要希望看到人子的那一天——光榮的一天，——可是你們不會看到！」耶穌顯耀的一天，當在很遠的將來，斷乎不在他傳教的時期。他該當先受許多苦，并且要被這一代的人所擯棄呢！為此，宗徒們不該夢想，而該及早厲兵秣馬，枕戈以待！他們的師傅確實是個受苦的：默西亞。趕師傅去了之後，那鞭撻的苦辱就要輪到門徒們的身上了；門徒們早晚也要去的，而他們所希望於師傅的那顯耀的一天，仍還沒有臨到！耶穌此次三言兩語給他們開導了，同時却又指定了教會兩個重要的階段：第一是三載親訓，準備出發的時期；由基多的受難，展開第二個階段。當門徒們戰戰兢兢，承繼先業的時候，以外表觀之，他們似乎已經失了怙恃，實際他們的師傅隱身在光榮之中，依舊刻刻不離，時時在助佑他們。憑他們的肉眼，他們也不會看見他，他們縱然熱烈地希望他光耀的降現，可是他不到定時，無論如何是不肯降現的。

第二個階段直要到世界終末，這是個很長的時期；在這時期，要有假基

多假先知出現。耶穌預先知照他的屬下，叫他們要慎防各種哄人的話。如果有人給你們說：『你看，基多在這曠野裏哪！』你們不要出去。或說：『他在裏間屋裏哪！』你們不要相信。因為將來（審判日）人子降來，如同閃電一樣，起於東方，照到西方！

假先知、假基多哄人的話，固然足以煽惑人心，為害甚大，而那些沉迷世幻、不痛不癢的麻醉性，更足駭人！耶穌預言了：世界將專務於俗務俗事，而疏忽那救靈的重任。這種預言，每天在我們的眼前應驗着。

生命流水似的飛去，死亡，為我們各個人，是基多降臨的記號；可惜許多人想不到這事！

以前蘇多瑪的被難，是個很顯著的先例：在天雨硫火的前一秒鐘，城裏的人還正在照常吃、嗑、賣、買、種植、建築哩。本來這一切世務俗事都是許可的，祇要你不忘棄那主要的事件就行。所謂主要的事件，那就是契合天主，奉行主命。天主判人，只看你這一項的成績如何：『兩人同在一塊田裏工作，一個

被取，一個被捨；二女同在一起推磨，一個被取，一個被捨！天主大公無私，不偏毫末；他收取先務救靈事主的人，而放棄醉迷世俗的糊塗蟲！

弟子們，對着這幅描寫人類命運的圖畫，不由自主地戰慄起來了，驚異地問耶穌說：「主，在那裏呢？」就是說：那裏是靈魂的聚所呢？

耶穌——也許他指着正在天空翱翔的老鷹——簡單地答應說：

「那裏有屍首，鷹就往那裏聚集。」

這句神妙高越的話，可以這樣譯意：因為天主給了禽獸們以一種本能，使牠們選擇無誤，所以鷹能對準目的飛去；被選者也是如此，他們也好像長着靈妙的翅膀，會徑向「人子」那裏飛去，「人子」是被選者的目標，不息追求的目標。

寡婦告狀喻

路加聖經第十八章開首一句就是：「耶穌又向衆設喻，教人恆心祈禱，不要懈怠。」接下就是寡婦告狀喻。聖史用了自己的口氣，說明

耶穌設喻的宗旨。

「某城市中有一個判官，也不害怕天主，也不敬重人。那裏又有一個寡婦，時常來找他訴說：『請給我申理復仇！』那判官日久不肯理會。後來他心裏自己說：『我雖然也不害怕天主，也不敬重人，可是這個寡婦常來囉唆我，我將要給他評理，免得她常來討厭！』」

那個目無天主，心無人道的惡判官，如果非有金錢的賂買，或權勢的壓迫，是不肯替人理事的；可是，他給一個窮寡婦纏擾不過，終於也肯理會她。那麼，何況我們仁慈的天主呢？天主很愛我們，天主不給我們力不勝任的担子，也不讓我們孤獨受苦，祇要我們恒心求他，他無有不來照顧的。

教我們該恒心祈禱，這是本比喻的焦點；但有人要說：常常祈禱，是否可能？

答復是：耶穌並不教人一天到晚，一夜到天亮，不輟的念經默想，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他只教人常常順從主旨，善盡本分，在工作時祈禱。天主所作的，工作也便是祈禱了。

那個寡婦定然不會一天到晚站在判官門首的；同樣的，我們每天的念經默想，也有限定的次數；世上沒有一個苦修會，定了不准出堂的會規的。那麼所謂常常祈禱，便是說常心祈禱，總不敗興，一次求不見納，那末再次，三次，直至無數次；天主至公至慈，定不會叫我人白白的求他，寡婦撈着機會便去見官，我們也該當做效她的恆心，盡量地越多越好，想念天主，和天主談話。這種談話的資料很多，因為各人有各人的需要：肉身的、靈魂的、各種各樣，另外我們生在苦世上，真是四面受敵，如果要不入仇計，脫免凶惡，那末只有呼號主保。

聖史接着記述：吾主說：「聽聽這個不義的判官說的話吧！被選者日夜呼號，天主豈忍不救，而不給他們評理的嗎？我給你們說：他必要快快給他們評理的！」

他必要快快給：這一「快快」二字，能引起人們的詫異。耶穌剛才教人恆心祈禱，總不灰心，現在却又說天主快快就要允准的，看來前後不是有些

矛盾嗎？——不，沒有什麼矛盾，這不過是我們的心理作用，因為，暫世比了永生，可算什麼？被選者有時一再祈求，而總不見允，他們熱切地希望着，不耐地等待着，當然覺得時間過於久長了。把我人的不耐耐去衡量時間，時間就覺得過於久長了；把天主永遠的計劃去衡量時間，時間就覺得過於短促了。

聖奧斯定說：「在你看若久長的，實際是很短促的。這世上的一切過去的多麼迅速！人的長壽比了天主的永遠算什麼？要是你願意忍耐，你就賞識天主的永遠吧！你為何自討苦吃呢？他是永遠的。他不卽伸手救你：你可把你的心浸入天主的永遠裏，那麼你將像他一般的永遠，并且同他在一塊永遠生存着。」

不斷祈禱，恒心祈禱，好容易辦到嗎？恒心，不是一個高超的德行嗎？但是，是要修這高超的德行，謙遜，堅信和切望，是少不得的。尤其是信德，它是祈禱的主要滋養料。耶穌在一寡婦告狀喻——之末，這樣說：「但是人子降臨時，他能在世上找到信德嗎？」耶穌顯然重視信德。他預言了：在世界之末，將有不

堪的情況，人們麻醉於世務俗事，只知吃嗑買賣，不思祈禱上主，可比從前那諾厄和洛德時代的氣象。信德和愛德，行將消滅；只有那屹然不動，始終如一的信主的人，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

兩種人的祈禱

有幾個自充義人，輕看別人的，耶穌又給他們講了這個比喻。聖史把耶穌這次設喻的動機，先給我們解釋了。當時耶穌說：「有兩個人上聖殿祈禱去，一個是法利叟，一個是稅吏。法利叟站着祈禱，心裏這樣說：『噢！天主，我感謝你，因為我不像別人一般的搶劫不義、奸淫，我也不像這個稅吏的樣子。我每七天守兩次嚴齋。凡我所有的收入，都捐輸十分之一。』」這是一幅描寫如神的簡筆畫！寥寥幾句，映出一個驕矜自象的典型人物來。

本來，站着祈禱，有何可責之處？聖教初興時，熱心教友在地窟中也是站着祈禱的，古教律書上記着祈禱的方式：跪、伏、坐、立，都有。但是，現在這個站着祈禱的法利叟，態度驕傲，自稱義人，他自以為在天主家裏猶如在自己家裏

無異；他和天主講話，毫無拘束，他不會哭訴，他不知哀懇。他如果對天主致謝辭，也不過是在替自己誇耀一番。

這段比喻，顯然寓着譏刺的意味。旁人聽了覺得有趣，而那些法利叟們聽了，覺得很不自在。

人們並不責他劫掠、不義、或奸淫，人們也並不逼他每七天守齋兩次。按當時的齋規，每年只有一次該守的嚴齋。他所以該受譴責，只是因為他貪虛榮、好矜張，靈魂已陷入於死亡的狀態，而還傲然自居，目中無人，這實然是最堪憐的。

在一尊冰冷的石像背後，呈現着一個俯身認罪的稅吏：「那個稅吏却遠遠地站着，不敢舉目望天；他只是捶着胸膛說：『噢！天主！寬宥我這個罪人吧！』」

禱辭是簡短的，却很有價值。他承認了天主的尊嚴和自身的卑微。天主是無上的判官，常懷着無限的慈心，等着人去祈求；至於人呢，卑微至極，又帶

着許多罪過，確實可憐，人在天主台前只該不斷地俯身捶胸認罪罷了。

比喻之末，耶穌又加上一個斷語，含意更加高深：「我告訴你們：這個人回家去，成了義人，勝過了那個人；因為誰高舉自己的必被降壓，誰降壓自己的必被高舉。」

明白超絕的講師，巧妙地展開論題，從一個小比喻上，引出一個普遍性的、關於永遠問題的結論：驕與謙，是判別永遠生死的關鍵。驕者是天主的仇人，謙者是天主的朋友。我們應該學謙抑驕，切莫輕視旁人！一切所有，皆歸功於天主，在天主台前，謙謙遜遜的叩首頌拜，感謝天主。

稅吏的那種禱辭，亦該多念念：「噢天主！寬宥我這個罪人吧！天主不聽驕傲的人，而只賜恩寵與謙遜的人。」

聖女嬰孩耶穌德肋撒寫說：「我睜眼看看我自己，不能沒有一種可怕的情感：我任憑那法利叟走前去，我只是滿心依靠，再三念着那稅吏謙遜的禱辭：啊！我覺得，我即使良心裏裝滿了一切能犯的罪過，我仍然不失依

恃之心；我將碎心痛悔，去投入救世主的懷抱中。」

第十一章

婚姻問題

寶，拾玖，三十一、十二、
谷，拾，二十一、十三、

容孩近我

谷，拾，十三、十五、寶，拾玖，十
三、十四、路，拾捌，十五、十七、

教友全德

寶，拾玖，十六、二十四、念，一、一六、谷，
拾，十七、二十七、路，拾捌，十六、二十七、

(廿九年十二月)

休妻問題

吾主昭示婚姻正義

古教時的權宜辦法

分居不離婚

守貞殊難

容孩近我

青少年

耶穌回語

修全德的秘訣

賂賍穿針孔

棄俗從主的酬報

傍晚傭工喻

休妻問題

瑪竇聖史記載：「有法利叟人上前來試探耶穌說：『請告訴

我們，爲了任何緣故休妻，究竟使得使不得。』」

休妻問題，在當時如德亞各派主張極不一致；仇黨以此問難耶穌，其用意可謂險惡至極。耶穌却趁此良機，給我人講明了夫婦神聖的關係。

申命篇念肆章開首寫着：「如果有人娶了妻，和他同居了，後來却因得妻子有什麼疵點而厭惡她，他可以寫休書交給了她，就把她打發出去。」

梅瑟顯然許了休妻。依法離婚後，是否可以再娶再嫁，經上雖未言明，但可以由離婚的手續和宗旨，推究得知。原來寫了休書交給女人帶着，無非使她有再嫁的可能；并且，如果被休之妻有再嫁的可能，那麼休妻之夫當然也有再娶的權利。對於這點，如德亞人無有異議；只有對於那「疵點」的解釋，就很不一致了。

在耶穌傳教前大約半世紀時，有兩大宗師，持論各異，一是夏馬以，一是尹勒爾。夏馬以派註解從嚴，以為：必須女子有了犯奸的污點，丈夫才有提議休妻的可能。這說，大半的如德亞人視為過於嚴格。尹勒爾派註解從寬，以為：男子對於女子，有了任何那種的不滿意，便可提議離婚，休妻再娶，譬如烹調

的不得法，面貌的不如人——因為他已找到一個更俊俏的女子——這類的疵病，都是休妻的足數條件。在耶穌時代的巴勒斯坦，尹氏的學說雖未盛行，但離婚的案件，已經不算少見。

耶穌將怎樣回答呢？從夏氏還是從尹氏？如果開了離婚的門戶，雖然從夏氏的學說，主張條件嚴格，結果總是不可收拾！

吾主昭示婚姻正義

耶穌回答說：「你們沒有念過聖經麼？厥初大造

生人，只造一男一女，且說：『為此，人要離開父母，結合妻子，兩人成爲一體。』

創世紀，貳，一四。所以夫妻已經不是兩個，乃是一體罷了；天主所聯合的，人不要把它離散。」

婚姻問題，誰都知道是非常重要的；耶穌是明師，三言兩語，神妙不測地，把這難題解決了；他並不拾人的唾沫，他只運用他無上的權威，揭示了天主最初規定的制度。

人類不只是一種高等動物；人類除了肉身之外，還有靈魂。禽獸只依着

本能而行動，人類更靠着理智及意志而有爲。天主這樣高看人類，又提高人類意志的作用，是要由男女雙方一次的同意，結合成爲夫婦，那麼關係終身，不可中途分離，別求配偶。這不但是社會秩序所要求，這更是倫理和宗教的命令。天主在造化一男一女的當兒，就規定婚姻的章程。他不但給夫婦以生理上的和諧，他更使他們順從倫理和宗教的命令。婚配原是一種契約，終身的契約，由雙方自由結成的契約。一兩人成爲一體，所以夫妻已經不是兩個，乃是一體罷了！一兩人成爲一體，這不但是兩人的意志作用，這更是天主的工程，是天主借了男女兩人的意志，把他們結合成爲一個。耶穌所以說：「天主所聯合的，人不要把它離散。」

天主最初立定的婚姻制度，實在是極神聖的，極嚴正的；後來這制度慢慢地鬆弛起來，耶穌來整頓教律，來復還婚姻最初的嚴正，且又把它立爲一件聖事。從此，婚約與聖事，二而一，已不可分論：締結婚約的男女兩人，就是婚配聖事的舉行者，同時也就是婚配聖事的領受者。依法配合的新夫新婦，

非但多得天主的寵愛，且得占受天主特賜的寵佑哩。

古教時的權宜辦法

夫婦匹配，關係至切，無可脫離；耶穌明晰地親口這

樣講了。此種講論，顯然與如德亞祖傳的聖經註解不相吻合，但在聖經原文，却明明有根有據。如德亞人對於出自聖經的道理，當然沒有推翻的胆量；只是他們一不問，二不休，聽了耶穌的揭示，便作進一步的追究，要想陷害耶穌入於不解的矛盾：如果耶穌按創世紀証明了婚姻的嚴正性，那末申命篇上休妻的條文該如何講解？所以他們又問耶穌說：「既然如此，為何梅瑟還命人給休書而出妻呢？」他們這種問法，實然狡詐。但梅瑟何曾命人離婚休妻？梅瑟不過規定休妻時，應該給一張休書為証。這休書到了女子手中，便成為她獲得自由的憑証，所以是很有關係的。請一讀這類書契的內容：

一開天闢地後年月日，余某某，不受任何威脅，情願以某家之女，余正室某氏，休逐出家。自休逐之日始，伊得絕對自由，可以隨意擇配，任何人不得稍加干涉。謹遵梅瑟及義撒厄爾律法，立此休書，當即交伊執存，作為已被休逐

之據。」

耶穌問來即答，當下就說：「這是因為你們心硬，所以梅瑟許了你們休妻；當初並不是這樣。」

耶穌一言啟蒙，經義瞭然。梅瑟並未命人休妻，——他不過暫行寬許罷了，他這種權宜辦法，實屬出於不得已，因為當時倫理思想還幼稚的可憐，嚴正的法律不容易遵守，所以說：「因為你們心太硬。」

分居不離婚

瑪竇聖史記載：耶穌解釋了梅瑟的經文，接着又說：

「我告訴你們，無論誰休妻——假若不是為犯奸的緣故——而另娶，就是犯奸淫；誰若娶了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奸淫。」

第十六世紀時，誓反教人把這段瑪竇經文，妄加曲解，他們以為：至少婦人犯奸的一個光景裏，耶穌誰許了離婚。後來他們又擴充「犯奸」的意義，於是離婚的門戶大開。

誓反教人的曲解，實是毫無理由。原來聖經上疑難的字句，該用別處顯

明無疑的經文來參照解釋，這是以經註經的科學方法。如今遇到瑪竇經的難句，就該把路加經瑪爾谷經和聖保祿書信中關於離婚問題的字句，先行討論明白。

路加拾陸章十八節記着：「誰休自己的妻子而另娶一個，就是犯奸淫，誰娶被休的妻子，也是犯奸淫。」這還不彀清楚麼？

瑪爾谷拾章十一節寫的更清楚：「誰休自己的妻子而別娶一個，就是同她犯奸淫。妻子如果棄了本夫而另嫁別人，也是犯奸淫。」聖史瑪爾谷爲羅馬人寫了這經句。當時羅馬人，對於離婚問題男女有平等的權利。聖史目擊時代的不良，乃謹按耶穌的遺訓，或依照聖伯多祿的親訓，握筆直書，以作時代病的良劑。

聖保祿致格林多人第一書柒章，寫的還要詳晰：

「至於那已經婚配的人，我命他們——其實不是我命，乃是主命——妻子不要和丈夫離散；若是離散了，不能改嫁，或是同丈夫再和好；同樣地，丈夫也

不要休妻。一

耶穌立的婚姻新律，有了這麼清楚的註解，還有什麼疑難暗晦麼？夫妻倆本來不應該離散；萬一因着重大緣故，不能同居共處，然而婚姻的關係並不因此而解除，夫妻依舊是夫妻，雙方絕對不能有再婚的可能。他們所可能的，或是分居不再婚，或是設法彼此重新和好同居。

我們看了上面的三條引證，就可明白：瑪竇經文，並不是許人因犯奸而離婚。

經文彷彿是這樣說：出妻是不可能的，除非妻子有了犯奸的行為，——但是，誰如果休了本妻而另娶一個，那無論如何是犯奸淫。

瑪竇聖史把耶穌的兩層意思，併在一句講。兩層意思是：第一，夫婦同在世時，其中一個無論如何不得再婚，因為婚約是雙方終身的約，須待一方去世，婚約才得解除；第二，夫或婦因對方犯奸的緣故，可以離散分居；並且，按諸瑪爾谷經，非但男子可以出不忠之妻，而女子亦同樣可以出不忠之夫。

這是耶穌規定的婚姻新律。瑪竇伍章三二節也有同樣的記錄：「我告訴你們，凡休妻的，若不是爲犯奸的緣故，便是叫她犯奸；誰娶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奸淫。」

無論怎樣講，耶穌從未許人可以離婚，再娶或再嫁。

守貞殊寵

宗徒們聽了耶穌一番嚴重的話，不禁失興，問師傅說：「人同妻子的關係若是這樣，還不如不婚娶的好！」他們那時已經懂得耶穌新律的意思；男子婚娶之後，便不能再婚再娶，那麼女子婚嫁之後，亦不能再婚再嫁。

耶穌給他們說：「這話，不是一總的人所能領悟的，只有蒙受寵召的人才能領悟呢。」從知絕色守貞，斷非人力所能。聖召實在是天主賞賜的特殊之恩寵。

耶穌又接着說：「因爲有從母胎生來的閹人，有被人閹的閹人，也有爲天國自閹的人。這話誰能領悟就領悟吧！」

守貞修道，當是爲天國，爲事主，爲超性的宗旨。要惟宗旨神聖，守貞纔是可貴。司鐸、修士、修女等，他們爲天主而棄俗修道，他們的犧牲是偉大的，他們將獲得童貞榮冠的代價。聖召既是這般高貴，誰蒙天主的選召，誰就該承行主旨！

容孩近我

聖經前三卷，每卷都記着一容孩近我」的故事。誰讀了這段故事，如果是畫家，就要把它畫成圖，如果是詩人，就要把它咏成詩。

三聖史中，要算聖瑪爾谷寫的最生動，最仔細。他寫了那些母親們爲什麼領着孩子們到耶穌跟前來。原來她們要請求耶穌撫摸自己的孩子們，好像這一摸，便是將來孩子們獲得幸福的保證；他寫了宗徒們怎樣喝走那些送孩子來的母親們，責斥她們來攪擾師傅的清靜；接下，他大胆地寫着：耶穌看見了——看見了宗徒們的行爲——就惱怒。一別的兩位聖史，也許爲了審慎或尊敬起見，就沒有把這細小情節記下；瑪爾谷却毫無忌諱，信筆直書，遺給了我們一節反省和默想的好材料。

耶穌向宗徒們說：「讓小孩子們上我這裏來，不要阻擋他們！因為天主的國正為像這樣的人所有。我老實給你們說：誰如果不領受天主的國，如同小孩子一樣，不能夠進去。」

我們慣常喜歡小孩子，因為在他們身上，活躍着詩意，光明，潔淨，誠實，嬌愛，新嫩，總之一句，我們可找到孩子們的天真爛漫，大自然的美妙傑作。但是這樣的鑑賞力還嫌得平庸，淺膚，沒有明瞭造物化工的深意。

耶穌告訴了宗徒們，也告訴了我們，一個小孩子是不該當被人輕視的。為甚麼緣故？因為他為天國而受造，因為他是一粒無量止的種子，因為他是全能的化工，美妙的化工，不特此也，他還是諸德的表率，他還是大人們的榜樣。大人們如果失去了他們幼年的德性，非把它回復過來，斷乎升不了天國。為此，耶穌給那些孩子們逐個逐個按手降福了。他們都有天堂的希望，因為他們都具有一個寶貴的靈魂。他們每個都是善牧的羔羊，最喜愛的羔羊。

富少年

耶穌降福孩子們的景況，使宗徒們很覺動心，我們行將講解的「富少年」一事，情節美妙，同樣的足以動人。耶穌趁此機會，就誠懇地講了全德的道理。

耶穌降福了孩子們，走出屋來，迎面奔來一個少年，攔住去路，雙膝跪下，虔恭誠敬，像要苦求耶穌什麼似的。他來，並非爲求什麼肉身的好處，他來是爲求教救靈魂的大問題。看了他的狀態，聽了他的話，可知他不是個平常的少年。

他雙膝跪下，究竟要懇求什麼恩典？

「善師！我該做甚麼，可以得常生呢？」

看吧，這是個意志高尙的少年！他把人生的唯一要務放在眼前，他不在金銀和健康的背後吶喊。他尋求上進，因爲他願意得幸福、真實的幸福，願意得生命、永遠的生命。

往下，我們將見到，那個少年還是一位富少年！但他却不因着家財充裕，

就心滿意足，他還來請求得常生的方法，足見他的思想，確實高人一等，所以「耶穌定睛看他，就喜愛他。」

可是在那雪白的質地上，還有一個黑點，這就是他滿望而來，垂頭而去的根由。看他開首跑來跪求的態度，我們已可想知，這是一個性情活潑的青年。活潑好動，原是青年的特長；但是如果缺少涵養，那麼就會呈露遊移無定的短處，這是後話；現在且先聽耶穌的回話。

耶穌回話 「善師！——這個稱呼似乎有些奇特，至少有些稱讚的用意。耶穌對於德未深詣而尋求上進的靈魂，總是非常寬和，他便利用這「善師」

的稱呼來善言開導：

「爲甚麼你稱我「善」呢？除了獨一天主之外，沒有善的啦！」

意思是說：你用了這個「善」字來稱讚我，你却忘了：「善」——純然的善，整個的善——乃是天主性體的特長呢。你如果在我身上找到這個「善」，那麼你會看出我的使命是神聖的，你漸漸地會懂得什麼叫做「天主子」。

哩！

耶穌顯然有意提攜他，叫他在信德的道路上向前跨進一步。

那少年原來可以這麼回答說：「我稱你爲善，因爲我知道，你說的話是從天主那裏來的，也可以引人回歸天主的。」可是他沒有這麼說。

耶穌於是接着說：「你知道天主的誠命：毋邪淫，毋殺人，毋偷盜，毋妄證，毋哄騙，該孝敬你的父母。」

少年人回答說：「師傅，這一切，我自幼都遵守了。」

他現在稱「師傅」，不稱「善師」了；但是他根本還沒有明瞭耶穌訓話的深意。由他的回話，我們知道，他已經遵守了那些普通的誠命，而此次他來請教的，並非普通的爲善方法。他却理想着一種更高妙的德行哩。瑪竇聖史明明寫着：他說：「我還缺什麼呢？」確然，他願意前進、前進、盡量地前進。這種意志的確是可欽可佩！他正在企望着一善師——給他啓示修成全德的秘訣哩。

少年如此宣布了自己的誠意，耶穌——至善的師傅——定然不肯置之不理，雖然預見他沒有實踐的果敢，却也諄諄地答復他的誠意。

修全德的秘訣

誰如果願意用盡方法，走德行的道路，達到成全的地步，

就該傾耳恭聽耶穌的告諭：

：你如果願意是成全的，去吧，把你所有的變賣了，施給了窮人，那麼你必有寶藏在天上；然後，你來跟隨我！

啊！這麼新穎的話，在耶穌以前，是絕對不能聽到的；但是，天主聖子到了世界上，這話也隨之而來了。誰丟了吾主，可再在那裏找到全德？修全德，只是在棄絕一切，跟隨耶穌。

耶穌是天主聖子，他既然親自給人指示了修全德的道路，誰還能想出別的道路呢？

宗徒們最先聽從了耶穌的呼召，其後，代代有萬千的男女修道者，勉追着宗徒們的後塵。

那個富少年的意志可嘉，但果敢不足：「他聽了這些話，就垂頭喪氣的走了，因為他有很多的產業！」

天主召人修道，並不強勉人應召。棄俗修道，跟隨吾主，必須人自情自願，慷慨犧牲。富少年的行爲，便是一「失聖召」的一個例子！

駱駝針孔 耶穌此次又對着錢財，起了無限的感歎。瑪爾谷聖史記述說：

「耶穌周圍一看，給門徒們說：『有錢的人進天主的國，是多麼困難呀！』門徒們很驚訝他的話。」

門徒們的驚訝，也自有其理由，因為那時候，如德亞人把錢財看作一種自天降下的恩賜！耶穌曾多次給他們糾正思想；可是謬見根深，極難剷除。

至於富少年這一面，耶穌似乎對於他的前途起了悲觀。棄俗修道，本非誠命，只是一種勸諭；但是如果耶穌當面諄諄勸諭了，而還怯懦不前，那麼這人的常生問題確實可慮了。

此刻耶穌不顧門徒們的驚訝，還是接着剴切痛論：『小子們，信任財帛

的人進天主的國多難啊！駱駝穿針孔，比富人進天主的國要容易些。

門徒們越發驚訝，彼此議論說：「這樣，誰還能得救呢？」

富人做了財奴，就不能在常生的道路上前進，這是多麼可怕的事！門徒們恭聆了師傅的一番教訓，覺得句句與常人的成見相反，他們油然起了愁思，以為升天堂為大多數人是不可能的了。

富人升天固然是難，但是，別忘了：仁慈的天主曾對人類發了憐愛之情。耶穌定睛看看宗徒們，說：「為人是不可能的事，為天主却不然，因為在天主一面，沒有不可能的事。」天主把極寶貴的聖寵分施與吾人。聖寵常在人間活躍着，它有極大的能力，它能够製造出良善的富人。聖教會內產生了擁有鉅財，而心清神貧的好子女。可惜這類的富人為數太少罷了。

棄俗從主的酬報 最忠誠而最爽快的伯多祿，開口就問耶穌：「你看我們棄捨了一切跟隨了你：我們將來可得些甚麼呢？」

耶穌答應說：「我老實告訴你們，你們跟隨我的這些人，將來在重生」

衆人復活)的時候,人子坐在他光榮的寶座上,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寶座上,審判義撒厄爾十二支族哩。

耶穌將立十二位宗徒做他國內的判官,和他同朝審判;但他的國,非尋常的國,非今世的國。他不把現世暫時的幸福許給跟隨他的人,他却把後世特殊的光榮許給他們。

傍晚僱工喻

宗徒們在世上,過着貧窮卑賤的生活,在天上,却要得到特別光榮的座位,從這方面看來,今世與來世的生活,恰巧成一個反比例。

師傅耶穌,既答了伯多祿的問,講了宗徒們將得的酬報,索性再拓開界限,把天主無窮仁慈的工程,指示給我們看。

人們走上天國的道路,樣子既有不同,時辰亦分遲早。誰若澈悟了這端真理,那麼既不能自誇其功,又不能妒人之長,更不能信口評判天主奧妙的慈愛。

時當春季,和風吹面,農人正忙着在葡萄園裏工作。耶穌就取眼前的景

物，設喻訓人；當然，他故事中的各種情節，未必盡與那時候的實情相符，但是，我們知道，耶穌能就極平常的事物，演講出極高妙的道理來。我們仔細聽耶穌的故事，同時體味這故事的深意吧！

了工價；一天一個銀錢。天國就像一個家主，清早出去僱人，治理他的葡萄園。他同工人約定了工價；一天一個銀錢。

靠手爲活的勞工們，大清早就麤集在街路口，等人家來講價僱用。當時一天共分十二時，日出算第一時，日落算第十二時。

到三點鐘時光——便是上午九下——家主又出去，看見市上還有人閒立着，就給他們說：你們也往我的葡萄園裏去，我將要按公道給你們工錢。他們就去了。六下，九下，家主又出去，同樣地做了。大約到了十一點鐘時光——便是傍晚五下，——他又出去，看見還有人在那里閒立着，就給他們說：你們爲什麼整天在這兒閒立着呢？他們對他說：因爲沒有人僱我們啦。家主說：你們也往我的葡萄園裏去吧！到了晚上，葡萄園的主人給他的管事人說：你叫上工

人來，給他們派工錢，從晚來的發起，直發到早來的。約在十一點鐘僱的人來了，每人領了一個銀錢。那先僱的人也挨次來了，他們只想自己能領的多，不料每人也只領到一個銀錢。他們領的當兒，抱怨家主說：那晚來的，不過做了一個鐘點；我們整天受勞受熱，你竟待他們如同待我們一樣！家主對其中的一個說：朋友，我沒有叫你抱屈，你同我約定的，不是一個銀錢麼？拿了你的走吧！我願意給晚來的，如同給你的一樣。難道我不可隨我的意思辦嗎？因為我良善，所以你就側目看我？

蒙召的人多，被選的人少！
吾主講完了故事，又加上說：將來後者居先，先者居後，亦是這樣，因為

葡萄園指聖教會，家主指天主，上市僱人，指天主召普世人奉教敬主。世人蒙召進教，雖有早晚的不同，但如果恪守規誡，將來都得升天堂，享常生，不過照每人的功勞，光榮有大小不同罷了。

比喻又是針對如德亞人講的。如德亞人常以天主特選之民自居，他們

藐視異邦人，以爲異邦人縱得歸正，也不能得到和他們同樣的酬報。這般自尊自大。不但辜負了天主特選的恩，還要作下釘死吾主的大孽，以致遭天主的嚴罰。他們蒙召最早，將來回頭進教，信從耶穌，反在其他民族之後。

居先，我們先得領洗進教之人，也勿輕視那沒有進教的外教人。一將來後者先者居後。一天主的深意，誰敢妄測呢？

第十二章

復活辣匪祿

若望，拾壹。

道經葉里谷

實，念；谷，拾；路，拾捌，拾玖。

(三十年三月)

你所愛的病了

耶穌的淚

復活辣匪祿

緊急會議

避居厄弗稜城

上京去

二徒覬覦尊位

開二瞥目

稅吏匪蓋

授金喻

得國喻

你所愛的病了

我們講到公元三十年三月的事了。耶穌受難的時期離

此刻已經不遠了。他正在若爾當河沿岸傳教時，忽來了一個伯大尼村的送

信人。伯大尼是個小村莊，在日路撒冷城東五里許，耶穌的友人辣匪祿，瑪爾

大和瑪利亞瑪達肋納兄妹三人就住在這村上。他們這一家在地方上要算是數一數二的了。不幸辣匝祿患病甚重，姊妹兩個就差人去報告耶穌，給耶穌說：

「你所愛的現在病了。」說話很簡單，情詞却不能再懇切了。我們記得聖母在加納吃喜酒時，要求耶穌顯個奇蹟，她不說別的，只說：「他們酒沒有了！」現在瑪爾大姊妹差人來報告耶穌，也不說別的求救的話，只說：「你所愛的現在病了！」呀！這真是祈禱的好榜樣！

耶穌聽了辣匝祿得病的消息，不立刻動身，只說：「這病不至於死，但為天主的光榮，叫天主子因之得光榮。」他明見一切未來事，他這次却這般說話，並故意遲延，無非是要把他顯行的，這個特別有關係的聖蹟，要揚反抑的教那些迷矇的仇人們注意罷了。

聖若望這樣記着說：「耶穌向來愛瑪爾大及她的妹妹瑪利亞並辣匝祿，既聽見辣匝祿病了，還在那一樣的地方，又耽擱了兩天，然後對門徒們說：

「我們再往姑達去吧。」門徒們給他說：「拉彼，如德亞人才要用石頭打你，你還往那裏去麼？」

耶穌回答說：「一天不是有十二鐘點麼？人白日走路，因為看見這世界的光亮，就不至於磕碰。人若黑夜走路，就不免磕碰，因為他沒有光亮。」耶穌說了這話，又給他們說：「我的朋友辣匪祿睡着了，我去叫醒他。」門徒們想說的是平常的睡覺；就說：「他若睡覺，就要好了。」於是耶穌就明明地給他們說：「辣匪祿是死了。因為我沒有在那裏，我倒為你們喜歡，叫你們好相信；我們就往他那裏去吧！」

直爽的多默，就給同伴們說：「我們也去同他一齊致命吧！」他們走到伯大尼，辣匪祿已經葬了四天了。只見許多如德亞人前來弔喪，並安慰瑪爾大姊妹兩個。

一瑪爾大一聽見耶穌來到，就去迎接他，瑪利亞却在家裏坐着。瑪爾大問耶穌說：「主，那時候你若是在這里，我的哥哥死不了；到底我知道，就是你

如今不拘求天主什麼，天主也必定給你的。☩

耶穌給她說：☩你兄弟還要復活。☩瑪爾大說：☩我知道末日復活的時
候，他也要復活。☩

耶穌給她說：☩我就是復活，就是生命。信我者雖然死了，也必生活。誰活
着信我者，必永遠不死！你信這個麼？☩瑪爾大說：☩主，是的，我已信你是基多，
來到世上的活天主之子。☩

在這段對話裏，我們可以看到耶穌的偉大，與瑪爾大的信德。

瑪爾大說了這話，就密密地去叫他妹子瑪利亞說：☩師傅在這裏，他
叫你呢。☩瑪利亞聽見，急忙出來往耶穌那裏去。因為耶穌還沒有進村，還在
瑪爾大迎見他的那地方。那些同瑪利亞在家安慰她的如德亞人們，看她急
忙起身出去，也跟她出去，說：她必是要上墳墓去哭去了。

瑪利亞到了耶穌所在的那地方，一見他，就投在耶穌足前，給他說：☩主，
那時你若在這裏，我的哥哥不死了。☩耶穌看見她哭，還有同她來的如德亞

人也哭，心中悲傷，也流淚哭了。

那些如德亞人也感動了說：「看，他多麼愛他呵！」

耶穌的淚，竟然也感動如德亞人。是因為他的淚，出於真情。可惜，如德亞人中，有幾個反嘍咕說：「他能叫胎生的瞎子看見的，他豈不能叫這個人不死嗎？」言外是說：他如果真是天主子，豈不能叫他不死？」

復活辣匝祿

為叫寡信者相信，更為垂聽心愛者的泣禱與希望，耶穌就

命人把辣匝祿墓上的大石弄去。瑪爾大打戰着告訴耶穌說：「主，已經臭了，因為已經四天了！」耶穌給她說：「我不是給你說了嗎？只要信，必將看見天主的光榮。」人們把石頭弄去了。耶穌舉目向天說：「父，我感謝你，因為你聽從了我；為我，我知道你常常聽從我；但是我說這話，是為周圍站立的羣衆，叫他們信我是你打發來的！」這裏，豈不是耶穌清清楚楚說出要復活辣匝祿的宗旨了嗎？」

陰森森的墓穴，已開在面前，耶穌走前一步，大聲喊說：「辣匝祿，出來！」

亡者便應聲而出，只手足還纏着布，面上蒙着首帕。一股不可形容的恐怖，侵入了在場衆人的心靈。在夜涼淒淒的暮色裏，已死四日的辣匝祿起來了；渾身殮布纏着，只不便行走。耶穌就給人們說：「你們給他解開，讓他走吧！」

這聖蹟影響重大。聖史若望接着說：「那些來慰問瑪利亞和瑪爾大的如德亞人，見了耶穌行了這事，多有信了他的；却也有幾個走去見法利叟人，把耶穌所行的事，告訴他們。」

緊急會議

一衆司祭長和法利叟人聚開公會。他們說：「這個人行了許多奇蹟，我們可怎麼辦？若是聽他這麼做去，那末衆人都要信他，而羅馬人也要來毀滅我們的聖殿和我們的國家了！」其中有一個人名叫蓋法，是那一年的大司祭，他向他們說：「你們不知道什麼；你們也不想，一個人替百姓受死，免得全國淪陷，是爲你們有益處的啦！」

無疑地，這次會議中，發生了自相矛盾的爭論。耶穌顯行了無數的聖蹟，他們中有誰不知他們知道耶穌不可輕易撞撞的，他們要下手，可是下手不

成，因為他們見了耶穌就發抖。耶穌的威力，實然使他們望着生懼；但是耶穌宣講的那種超然的道理，却不能使他們信服，因為他們理想中的默西亞並不如此。他們不相信，可是民衆的信仰，却一天增強一天了，他們覺得一時無法阻止。如果常此以往，不再設法，那末耶穌聲勢日大，定要引起羅瑪人的妒忌；一旦羅瑪人藉端興兵，借討逆爲名，不但京城聖殿要毀滅，而且義撒厄爾民族，也大有被滅亡之憂！

蓋法是一個非常會用政治手段的人，他於是就利用羣衆心理，挺身而出，斬釘截鐵的反激說：你們都不懂事，也不想，一個人去替百姓受死，免得全國滅亡，是爲你們有益處的啊。

這幾句話，竟使意見不一致的仇人們聯合起來，聖史若望說：

「從那天起，就決定要殺耶穌。」這是三月下旬的事。不到半個月，蓋法就實行了他的計劃。

若望聖史在蓋法話後，又加上一段按語，給我們解釋蓋法的話，說：「這

話不是由他自己說出的，只因他是這一年的大司祭，就預言了耶穌將為百姓受死，不但為他一國的百姓，并且還為集合散布各國的天主的子女咧！——就是耶穌的死，不但為如德亞國人，而且也是為普世萬民。

論蓋法一面，他當然沒有想到耶穌為人捨身的深義，什麼本國百姓的神益，什麼普世萬民的救援，他那裏肯去顧慮；但是天主借他的嘴，來發揚了救贖的奧義。蓋法發言的當兒，那裏有什麼高超的思想，他只是勢利薰心，營謀私益罷了。因為他那年正當大司祭，所以天主却揀選他做了預言的工具。

避居厄弗稜城 受難大事快臨到了，耶穌就退居到厄弗稜去，好像是為自己揀了一個避靜的地點，為在那裏收斂心神，興工祈禱。

「耶穌不再在如德亞人中間明明的往來。他避到鄰近野處，一座名叫厄弗稜的城裏。他在那裏同門徒們住了幾天。」

厄弗稜城在日路撒冷之北，距離大約二十公里。

那時候，散居在各處的如德亞人，已經開始陸續地上京去，為準備過巴

斯卦瞻禮。人羣間，不時可聽到談論耶穌的話。他們在聖殿裏找尋他。他們又站着彼此議論：『你們的意見怎麼樣？他不來過瞻禮麼？』

人們都知道，司祭長等已經出了通緝令，誰知道他的下落，誰就該報告長官，以便拘拿。

末次上京 惡黨的毒網已布得密密層層。耶穌在厄弗稜城小住，是爲暫

行遁跡遠去，躲避敵鋒。那也是因爲時期還沒有到來。等聖父規定的時期一到，他就得挺身上路，到日路撒冷去。是以三月梢的某一天，他忽兒叫宗徒們準備同行到日路撒冷去。宗徒們是習於聽命的，當然沒有反抗；可是聖瑪爾

谷清楚地記着：『他們害着怕跟隨他。』

行路時，耶穌另把十二位宗徒叫到一邊來，給他們說：『你看，我們現在上日路撒冷去，先知寫的關係人子的話都要應驗了；因爲他要被交付於外教人。他們要譏笑他，侮辱他，唾污他，把他鞭打以後，還要殺死他。但是，他第三天要復活。』

耶穌把他受難的情節都描寫出來了。一切可怕的刑具，都在他眼前歷歷呈現着。死，確實人人都害怕。你如果知道，在最近的將來，你必定要死，并且死的極其可慘，你此刻還能够寢食如常麼？更有怕死的人們，雖然健康如常，但一想到早晚不能避免的一死，他們也會立刻齒牙交戰，渾身發抖起來！洞燭未來的耶穌，竟能泰然暢談自身可怕的死，好像在講論一個旁人的死亡似的啊！那真多麼勇敢啊！

但是，宗徒們呢？聖路加接下寫道：「他們一點不懂，這些話爲他們是隱秘的，他們不明白他說些什麼。」

二徒覬覦尊位

那兩個「雷霆之子」，雅各伯和若望，聽了師傅這番壯烈的話，竟然想師傅榮登王位的時期近了，心中做着那奢望的幻夢。就去看他們的母親，原來她也是朝聖團的一分子，在自己的行伍中走着上京的路。她和兩個兒子商量了一回，就領了他們來到耶穌跟前，跪下朝拜，像有什麼重大的事件，要商請於耶穌的。

耶穌就問她：「你要什麼呢？」

她說：「你叫我這兩個兒子，在你的國裏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

耶穌回答說：「你們不知道你們所求的是什麼，你們能飲我該飲的爵麼，能受我該受的洗麼？」

二徒很爽快地答說：「我們能的！」

耶穌鄭重地給他們說：「我該飲的爵，你們果然要飲，我該受的洗，你們果然要受；但是坐在我右邊左邊，這事不在我給你們：這事爲誰預備了，就給誰。」

二位宗徒對於師傅的預言，真是一些不懂。但耶穌並不責怪他們的奢望，他看出並俯納他們的熱誠慷慨，就預言了他們日後將捨身致命。

開二警者目 耶穌既定意要先到伯大尼，而後進京，他就取道葉里谷。葉里谷城有新舊兩座，相距不遠；新城爲黑落德所佈置。當耶穌出舊城而入新

城時，他自己一行人外，再加上無數跟隨他的當地民衆，自然人聲更雜沓，更熱鬧了。路旁有兩個瞎子，其中一個名叫巴爾底默，聽見了這麼嘈雜的聲音，他就開口問道：這是什麼一回事啦？有人給他說是耶穌路過。立刻，他大聲叫喊：『耶穌，達味之子，可憐我吧！』旁人叫他不要作聲；他那裏肯聽，只是狂叫着：『耶穌，達味之子，可憐我吧！』他的同伴也學着他大聲呼求。耶穌站住了，說：『叫他來！』可憐的瞎子，正席地坐着，聽得有人在呼喚他，給他說：『你放心！起來吧，他叫你哩！』

巴爾底默一聽見說：『他叫你哩。』他就扔下衣裳，一躍而起，到了耶穌跟前，他的同伴當然也跟他來了。他來。耶穌問他說：『你願意我爲你做什麼？』瞎子說：『我的師傅，叫我看見吧！』

耶穌回答道：『去吧！你的信德救了你！』

同時耶穌的手在他們眼上一摸，他們就豁然開朗了。

稅吏匝蓋

在耶穌顯蹟之後，民衆們說不盡的興奮，活躍。一剎那，耶穌的

前前後後，更擁擠着無數的人頭，以致後來的無法走近耶穌，就是只要一瞻耶穌的芝輝，也竟難於如願。

耶穌正在葉里谷穿過的當兒，那裏有一個總稅吏，名叫匝蓋的，聽說耶穌到來了，他好奇的也極願去瞧他一瞧。

他渴望眼見耶穌一次，可惜他身材矮小，擠在人羣間，實然無法看見。勇敢的稅吏，這時也顧不到什麼臉面，他往前奔跑，直到人羣前面好多路，找到了一棵野桑樹，他就搭攀上樹，在樹上等着，他想趁明師走過這裏時，定然能瞧他一眼了。

他這般的誠心，終於得到了酬報，而且是出其想望的酬報。耶穌走到那裏，抬頭一看，就說：「匝蓋，你快快下來，因為我今天該在你家裏住下！」匝蓋很快活地急忙從樹上下來，把耶穌接到他家裏。民衆間少不了有窺窺私議的，彼此說：「他往罪人家裏去啦！」可是耶穌眷愛罪人，原來是爲他聖心最喜歡的事。

在匝蓋家裏，還有一樁更爲動人的事情。那個稅吏，好像已經懂了耶穌的意思。大概那時，他良心上蒙了感動，且看他規規矩矩的站在耶穌面前，自認自承的說：「主，我現在就要把我一半的財物，施捨給貧窮人。我若訛詐了誰的什麼，就加四倍償他！」這話裏，包含了公道與愛德，他這種辦法，是很中耶穌意的。也許匝蓋曾背法斂財，叫那些法利、叟、叟、叟輩，都當他是個重大罪人；但是，他却會用救主這次的眷顧，而獲得悔罪蒙赦的洪恩。當他聽到耶穌說：「救贖之恩，今天到了這家裏，因爲他也是亞巴郎的子嗣。人子來，正是爲尋找喪失的人！」那時，他的心頭，當如何快活安慰呢？

授金喻

耶穌光顧了匝蓋的家，便再行就道，往京都去，路上看見門徒等大都面呈愉快，都想一天主之國快將顯現了，他於是給他們講了以下兩個比喻：「授金喻，」和「得國喻。」一面爲糾正門徒們的謬見，一面爲表示自身地位的尊嚴。耶穌說：

「有位顯者準備到遠處去，動身前，叫他的僕役來託他們掌理銀錠：一

個給五錠，一個給二錠，又一個給一錠；分配好了，還這樣叮嚀道：「你們拿去
做買賣，直到我回來！」他於是束裝就道。受五錠的那個，即刻運籌經營，又賺
了五錠。受二錠的那個，也去認真做買賣，正好又賺得兩錠。獨有那個受一錠
的，他領了銀寶，就拿來包在手巾裏藏着。

過了多時，主人回來了，就同他們算賬。

那領了五錠的，上前來，又另外獻上五錠說：「主，你託給我五錠，看我又
賺了五錠。」主人給他說：「善哉忠僕！你既在細事上盡忠，我要把許多的事
派你管理啦！你進來享你主人的福樂吧！」

那領二錠的也上前來說：「主，你託給我二錠，看我又賺了二錠。」主人
給他說：「善哉忠僕！你進來享你主人的福樂吧！」

那領一錠的也上前來，說：「主，我曾把你的一錠銀寶，包在手巾裏存放
着。因為我怕你，我知道你是個嚴厲的人；沒有存本，就要收利，沒有下種，也要
收割的！」主人給他說：「惡劣的僕人！我就憑你的口供，定你的罪。你既然知

道我是個嚴厲的人，沒有存本就要收利，沒有下種就要收割的，爲什麼你還不把我的銀錠放入銀號，好等我回來，連本帶利的取出來呢？於是對左右說：「把他這銀錠奪過來，給那個已經有了十錠的。」我告訴你們：凡是有的，再要給他，叫他充足有餘；那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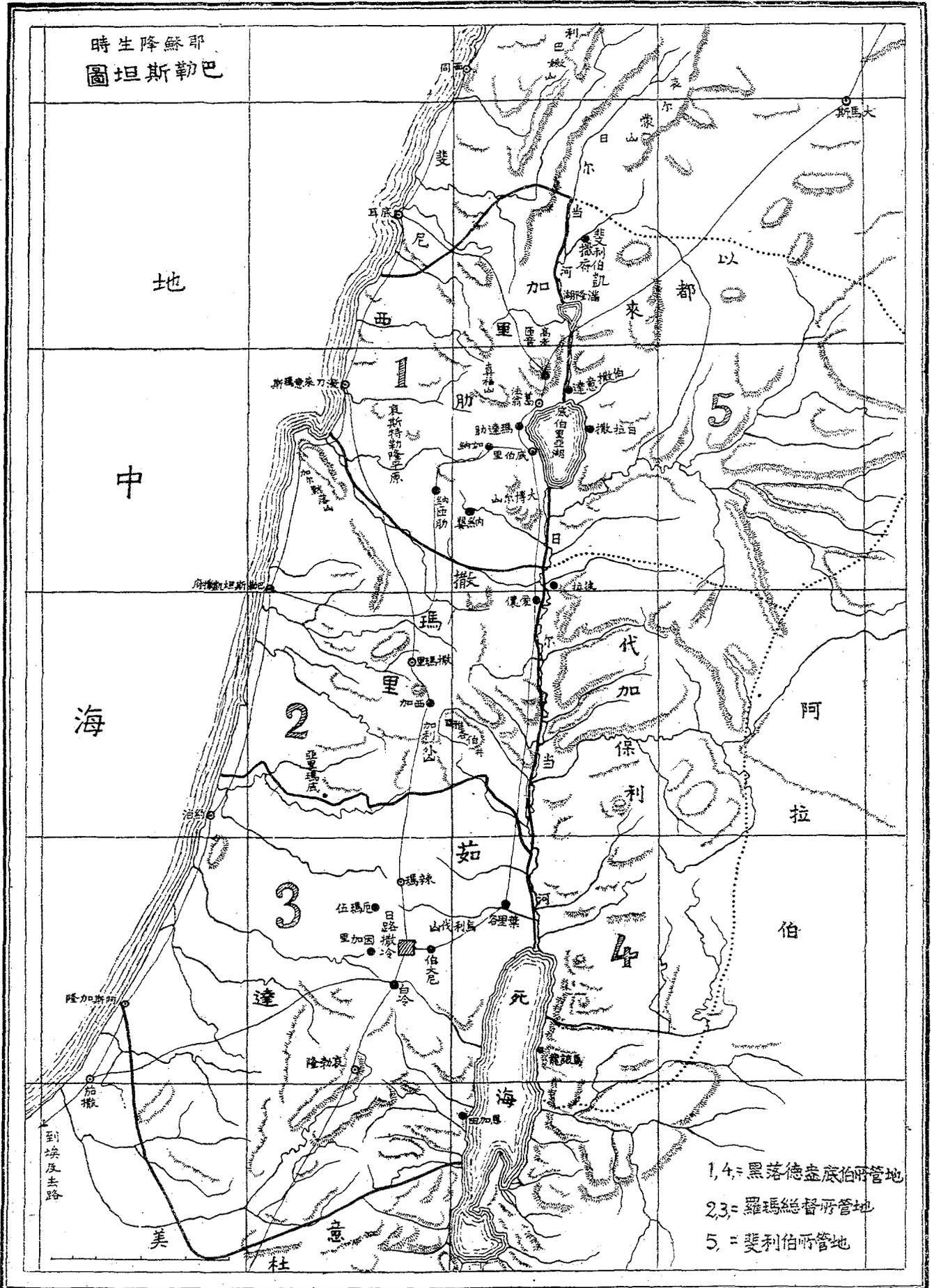
比喻很清楚。這是告訴宗徒們，別想天國可以不勞而獲的。在天國臨格之前，還該準備受一番試探。猶如主人在外的當兒，僕役輩還該各自工作，等待主人回來，得能按功行賞。

得國喻

「有一個貴人，往遠方去，想得了國再回來。但是他本國的人懷恨他，在他後邊差了人去，說：『我們不要那個做王。』他後既得了國回來，就厚賞那些忠僕好友們，這個給十座城，那個給五座城。行賞好了，他又向左右說：『至於那些仇人們，不要我作君王的呢，你們就拉過他們來，在我面前吮殺了！』」

這是卽事構喻的一例，因爲當時羅馬屬國甚多，屬國之君，須得受封於

羅馬皇帝，否則不得為王。黑落德的兒子亞格老，會到羅馬去運動封王，那知如德亞人不服，跟着差人去求皇帝勿准所請。結果羅馬皇帝依舊冊封亞格老為如德亞王。



羅瑪皇帝，否則不得爲王。黑落德的兒子亞格老，曾到羅瑪去運動封王；那知如德亞人不服，跟着差人去求皇帝勿准所請。結果羅瑪皇帝依舊冊封亞格老爲如德亞王。

耶穌講這比喻的寓意，祇爲揭示自身應有的權位。他該有君王的權位，神聖不可侵犯的權位。禍哉，那些反抗他權位的人們！

不久之後，耶穌便將跨驢進京，在巴爾瑪青枝下，萬民歡呼聲中，微示了他君王的地位與尊榮。

P. Rob. Sonderkamp SVD,
Cath. Mission Yenchowfu, Shantung
山東濟州府天主堂

VITA D. N. JESU - CHRISTI

Translatio Sinica operis

L. CRISTIANI

“Jésus-Christ, Fils de Dieu, Sauveur”

Sonderkamp

IMPRIMATUR

Die 24^o Junii 1938

✱ A. HAQUISÉE S. J.

Vic. Apost. Shanghai.

上海惠主教准

天主子
救世主
耶穌基多傳
中冊

一九三九年六月 初版

原著者 法國 L. Cristiani 司鐸

逡譯者 耶穌會 王昌社 司鐸
南京區 馬士光 司鐸

審閱者 耶穌會 楊維時 司鐸

發行所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

24
171222
07

171222

(4)

21